

1985

中國經濟年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省圖書館
文舊書
號

J
42-112

1
2

中國經濟年報

第二輯

——一九三五年——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中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中國經濟年報第二輯目次

(一九三五年)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一年來的幾個重要問題

- 一 各國經濟考察團與列強投資.....11
 1. 各國經濟考察團紛紛來華.....11
 2. 考察團來華與中外“經濟提攜”.....15
 3. 列強對華投資競爭的新趨勢.....19
- 二 中日經濟提攜和開發華北經濟.....25
 1. 九一八事變後的日本.....25
 2. “提攜”和“開發”的真相.....27
 3. 從“提攜”中我們所得到的“利益”.....30
- 三 新貨幣制度.....33
 1. 英美日對華貨幣權的爭奪.....33
 2. 財政危機與英鎊集團的勝利.....39
 3. 白銀跌價和日鈔在華行使.....45
 4. 經濟復興與幣制統一運動.....49

四	國民經濟建設問題	56
1.	中國經濟建設的特徵	56
2.	山西的“十年建設”	58
3.	廣東的“三年計劃”	61
4.	實業部的建設計劃	63
五	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問題	65
1.	現代化的徵象	65
2.	現代化的評價	68
六	土地村公有問題	73
1.	土地村公有方案的來源	73
2.	土地村公有方案的內容	75
3.	土地村公有的幾個根本問題	79

第三章 貿易

一	世界貿易略呈好轉中的中國對外貿易	83
二	入超激減和出口增加的評價	86
三	列強對華貿易戰的展開	93

第四章 工業

一	一年來工業總趨勢	101
二	輕工業	105
1.	棉紡業	105
2.	繅絲業	113

3. 麵粉業..... 118

4. 火柴業..... 119

5. 捲烟及橡膠業..... 121

三 重工業..... 123

1. 軍事原料工業..... 123

2. 煤礦業..... 125

3. 水泥業..... 128

五章 農業

一 殖民地化的農業生產..... 131

二 日趨嚴重化的土地問題..... 139

三 水旱災荒的合流..... 146

四 農民大眾死裏求生..... 152

六章 金融與財政

一 金融..... 155

1. 一年來之總的回顧..... 155

2. 金融市場的變動實況..... 158

3. 銀錢業者的投資活動及其消長..... 162

二 財政..... 167

1. 一年來幾種重要稅收的回顧..... 167

2. 中央財政收支的檢討..... 169

3. 一年來政府平衡赤字的對策..... 172

第七章 交通

一 鐵道	175
二 公路	179
三 航空	182
四 航業	185
五 電政	188

第八章 東北經濟

一 概述	191
二 日本的“東印度公司”——滿鐵會社	193
三 工業	199
四 對外貿易	202

附錄 中國經濟之統計資料

1. 近八年來中國對外貿易比較表	205
2. 近五年來主要列強對華貿易所佔百分表	205
3. 一九三五年進口商品分類統計	206
4. 一九三五年出口商品分類統計	208
5. 近三年來進出口商品分類比較表	210後
6. 中國農產品輸出貿易指數表	210後
7. 東北對外貿易額統計	211
8. 上海進口物價指數表	211
9. 上海出口物價指數表	212
10. 一九三五年主要工業生產指數表	212

11. 最近五年來在華中日英三國紗廠比較表..... 213
12. 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全國紗業操業狀況表... 214
13. 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上海洋莊絲市平均價升降表..... 214
14. 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出口生絲國別比較表 214後
15. 一九一二——一九三四年中國煤礦生產量表..... 215
16. 近六十年來中國耕地面積增減之趨勢..... 216
17. 中國各省農家土地經營面積分配概況..... 217
18. 三種租額折合之比較及其佔地價之百分率..... 218
19. 各省市合作社社數統計..... 218後
20. 上海對外匯價表..... 219
21. 英美金銀市價指數及金銀比價統計表..... 220
22. 一九一二年以來中國現銀輸出入統計表..... 220後
23. 一九二一年來上海各銀行現銀存底統計表..... 221
24. 中中交三行發行額統計表..... 222
25. 最近上海內國債券及股票指數表..... 223
26. 倫敦證券市場中國外債債票市價表..... 224
27. 歷年國家預算歲入歲出對照表..... 226
28. 一九三四年度及一九三五年度中央財政預算表... 227
29. 最近三年中國國有鐵道營業的收支比較..... 228
30. 中國國有鐵道商品運輸比較..... 228
31. 全國公路年別統計表..... 229
32. 全國公路省別統計..... 230
33. 最近三年全國進出口商輪國別統計..... 231

第一章 緒論

我們必須向全世界的“學者”們宣告，當中國的民族危機越來越深刻，中國的大眾快要全部變做某帝國主義的奴隸的時候，我們是沒有權利輕率地學樣，哼起“景氣來到”的調子的。事情恰巧相反，當世界上“景氣恢復”的呼聲叫得越高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經濟便越發陷於世紀末樣的悲慘境地。

其實，我們又何嘗相信目前資本主義世界有正常的景氣呢。我們深切地了解，資本主義各國的景氣只是少數金融寡頭和軍事企業家的恩物，而與廣大的大眾無與的。一九三五年的資本主義世界，雖然已經跨過了恐慌的最低點兩年了，然而有沒有從恐慌昇化到繁榮的氣息呢？數字與事實是不愛說謊的，牠們證明以恐慌惱人最兇的殖民地乃至法，西等國起，一直到已經“繁榮”了的英日止，都不能保證繁榮的必然來到。

事情也的確有使資本主義的歌手們擊節歎賞的地方。你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三五年不是已經比一九三二三年大有增加嗎？



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每月平均)

1929	100
1932 恐慌最低點)	62.4
1933	64.4
1934	76.5
1935 上半年)	81.7
(九月)	83.3

(根據“Annalist”誌)。

同時,越是侵略成性的國家,牠們的生產似乎越是增加得厲害。假如我們把一九三五年各國的生產跟一九三二年相比,排列一個程序出來,那末結果是(“+”號表示增加;“-”號表示減少):

德——(+)73.4;	日本——(+)41.9;	匈牙利——(+)40.2;
芬蘭——(+)39.0;	意——(+)37.7;	美——(+)37.5;
加拿大——(+)37.5;	智利——(+)36.9;	瑞典——(+)35.9;
希臘——(+)34.9;	丹麥——(+)32.4;	羅馬尼亞——(+)28.8;
英——(+)24.8;	波蘭——(+)22.1;	奧——(+)19.4;
挪威——(+)12.1;	荷蘭——(+)5.9;	比利士——(+)1.9;
法——(-)3.2;	西班牙——(-)3.5。	

從這裏,首先我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世界在特種蕭條期內的發展,是極端不平衡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來誌,工業總

生產量當然會沒有達到一九二九年恐慌前的水準(見“Annalist”誌所列表)，可是中國已經有一部份國家，像英，日，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各國，以及匈牙利，羅馬尼亞，希臘等國，牠們的生產已經到達甚至超過一九二九年的水準。這些國家的工業生產佔到全資本主義世界總生產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還有一些國家像美國，加拿大，意大利，德國等，牠們的生產雖然還沒有恢復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却是以一九三二年集就“與年俱增”，一九三五年還是有顯著的增加。這些國家的生產量佔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總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此外有一些國家牠們的工業生產還是逗留在恐慌最低點的水平；牠們近年來可以說毫無進展，就是有些進展，也是極慢，而且極不堅定。這裏有法國，比利士等國，牠們在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總額中佔到百分之十二左右。

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他們工業生產的發展主要是因為軍備的擴充，和軍需工業急速的開展。這一點我們可以用跟軍火製造最有關係的生產工具生產的擴張來證明。根據國際聯盟一九三六年一月份的統計所載，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工具的生產指數(以一九二九年的生產為一〇〇)如下表所列：

	美	英	德	日
1929	100	100	100	100
1932	27.6	73.2	34.4	91.3(1931年)
1934 (10月至11月)	37.4	91.2	75.9	177.3
1935 (10月至11月)	74.7	100.9	110.8	190.6

上面這四個國家在恐慌之前佔有全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百分之七十，因此牠們生產工具生產的急速膨脹，以及資本的更新，確乎使整個世界的經濟生活，發生重大的影響。在這裏，我們當然並不是說，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工具的擴充，其唯一的原因是軍需業的膨脹。比方說吧，英美兩國對於生產工具的需要是在很快的擴大，然而這種擴大除開軍備的擴充一點以外，資本主義內在力量的運動也是決定的因素。自然，在德國和日本，情形就大不相同，德日兩國重工業的發展差不多全部是政府備戰政策的結果，在那裏，戰前的軍事和通貨膨脹景氣，的確是緩和恐慌的決定的因素。

以上我們說的是限於工業生產，現在我們來看資本主義世界的農業是怎樣。農業恐慌的繼續擴大和加深本是此次資本主義世界特種蕭條的主要現象之一，而在一九三五年，這種現象也跟着工業狀況的改進，大有緩和的模樣。第一，資本主義世界的農產量雖然還比不上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間的平均數，可是比起一九三四年來確乎有些進步了。

資本主義世界的農產收穫量(單位百萬噸)

	1935	1934	1935對 1934百分數	1935對1929—33年 平均的百分數
小麥	83.8	81.5	103	98
大麥	28.0	25.5	110	96
燕麥	46.0	25.6	129	99
玉蜀黍	69.5	52.4	133	88

同時農產品的價格也已經有上漲的趨向。比方像英國除棉花一項以外，別種農產(特別是植物油類)都漲價了，這裏的原因就是因為工業生產的繼續開展。畜產的價格也在上漲，比方：美國和丹麥的牛，倫敦的醃肉，美國的和英國牛油等等，都在漲價。

現在我們還來看看全世界的貿易。在一九三五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貿易無論在數量上和價額上，都比一九三四年增加。

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貿易

(1929 — 100)

貿易總值(以金價計算)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十月
1934	34.0	33.5	32.9	35.9
1935	33.1	33.4	34.0	38.1
貿易總量				
1934	75.7	76.1	75.6	—
1935	77.0	77.7	76.1	—

自然，這種貿易的增加量是非常有限，跟一九二九年相比，還差得很遠。同時，貿易的擴展和工業生產的擴張簡直是不能相比。

我們從上面看到，無論在工業上、農業上和對外貿易上，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生活確乎有一種向上發展的趨向。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忽視，資本主義的經濟，在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條件之下，牠往前發展的可能性是異常有限的。從一九三二年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明明白白告訴我們，在若干國家所表現的經濟活躍，實際上跟資本主義世界正常的景氣和繁榮，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牠不過是一種特殊的，多半是人為的“活躍”，牠不能表示資本主義內在力量的強固，說它能夠順利地向“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發展；事情剛剛相反，這種特種的“上昇”恰恰是建築在資本主義極度的動搖，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極端尖銳，而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不安，以及牠們和殖民地中間的矛盾，都在空前深刻的基礎上面。這些基本的條件規定目前那種“神氣活現”的“活躍”和“景氣”，只是力竭聲嘶的副產物，而決不能保證長此堅定的發展上去。

事實倒是這樣：資本主義世界生產的新的中斷，或是說，新的危機的前提，正在很快地，並不隱潛地成熟起來，不錯，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同恐慌最低點相比，已經發展了不少，然而生產機關的停歇依舊很多。在德國，工業生產指數雖然

比一九三二年已經增多73.4%，但是工業機關不停歇的部份還不過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六十。在美國，鋼的生產雖然發展得很快，但是製鋼的生產機關還有半數還停歇在那裏，等着人們去撥動。目前生產機關之沒有全部給資本家利用，就阻礙着工業機關的擴大，更不說新的工業建設了。

各國資本家用了空前的勞動強度和減低工資的辦法，來完成他們的“繁榮”。生產是增加了，資本家所得到的利潤也增加了，然而在生產之外，却仍舊有成千成萬的工人在等着工作做。各國的報紙也都承認，目前慢性的失業比起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九年來要嚴重得多。一九三五年美國的工業生產增加33%，而參加生產的工人却只有增加9%，勞動強度提到怎樣緊張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同時期內，工人工資只增加23%，還因為工資全額購買力降低百分之四的關係，實際工資只增加31.9%。一九三五年十月份的生產雖則只比一九二九年的水準低下21%，可是失業的工人還有一千三百六十萬人。據國際聯盟的估計，如果各國生產機關吸收工人的速度仍舊像目前這樣遲緩，那末全世界的生產即使恢復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全世界失業的人數，還要超過恐慌前失業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五。據另一種估計，以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世界的失業人數佔到全體工人的10%，而在目前號稱“經濟活躍”的時期，失業工人仍舊佔到15%呢。

農民大眾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的日趨惡化也是異常顯明，農業恐慌雖然緩和了一些，然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方面的改善，對於中下層的農民幾乎完全沒有份的。此外，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相互間矛盾的尖銳，以及牠們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關係的惡化，使得國際間經濟的聯繫陷入破裂狀態，同時通貨的依舊混亂，資本輸出的停止，國際間短期信用的缺乏等等，這些都是使這個殘破的資本主義世界，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的恐慌走去的主要條件。

半殖民地的中國，在一九三五年就生存在這樣一個悲喜劇的世界環境中間，也就是生存在一種備受侵略，“哭笑不得”的境況中間。強鄰的巧取豪奪實在是使中國民族的經濟在一九三五年經歷災難的最主要的原因，工業的破爛，農業的更加淪為日本資本的附庸，對外貿易的無法進行真正的改善，國內市場被人割裂，財政危機的越發深刻，所有這些，主要的都是某帝國主義加緊侵略的結果；同時所有這些，也就是緩和日本國內恐慌、造成牠“耀武揚威”，自誇經濟“繁榮”的主要原因。在這裏，我們明明白白看到，中國人民的血肉做成了日本軍閥財閥“繁榮”的原料。

其次，我們剛才說過各帝國主義國家生產的增加，主要是因為軍事工業的擴展。在這裏，我們除了看到某帝國主義拼命擴軍，對華採取直接軍事行動，使我們的華北和內蒙在一九三

五年實際淪亡以外，我們還要指出：中國的農產和礦產恰巧可以供給各帝國主義，特別是某帝國主義，擴充軍需工業的需要。中日經濟提攜在一九三五年更具體的進行了“農業的中國”也就更具體更全般地變做供給“工業日本”的原料供給地，和劣貨的銷售場。一九三五年中國輸出貿易的稍見進展，主要是因為桐油，錫，銻等出口的增加，這樣就可表示：為中國抗戰所必需的資料都在源源流出，而帝國主義者軍擴以後，對華大肆侵略所需要的原料，我們却源源供給。一九三五年某些農產生產的增加，對外貿易的“好轉”，“經濟提攜”呼聲之“高入雲霄”牠們的意義就在這裏。

第三，帝國主義間的衝突目前正進展到最尖銳的階段，同時通貨的混亂在一九三五年還是“有增無已”，這些表現在中國經濟上的，便是英美日在華貨幣戰的白熱化。中國政府在一九三五年採取新貨幣政策無疑的是英國對華政策積極化的表現。接着，美日雙方都起來反攻。美國用它雄厚的金圓勢力，日本使用牠銳利的鎗炮飛機，分別在紐約，華北動員起來。結果，中國的貨幣權一面有被美元拉去的危險同時華北的幣制，也快要歸東京的財閥手裏。

第四、中國的“經濟建設”在一九三五年還在飛速進展。英國在日本積極對華侵略之前，為要保持其在中國，特別是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利益起見，對於中國鐵道的建設，似乎特別

有興趣。據中國銀行的報告，——南京鐵道部，和各省省政府，各商辦鐵路公司，共定有建築約二千五百公里新鐵路的計劃，在一九三五年已經完成了五分之三；這裏最重要的自然是粵漢鐵路在一九二五年所添築的七百二十公里一段。粵漢鐵路的完成，以及欽渝，成渝，川漢等路的興築，對於整個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各帝國主義在華的利益，一定會引起一個很大的變化；這變化是不是能用帝國主義間的戰爭，或一個內戰，來規定牠的性質和形式，我們現在當然不得而知的。

此外，國內公路的建築還在不斷努力中，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底，由全國經濟委員會所協築的公路已在二〇，〇〇〇公里以上。因為國內戰事重心遷移的關係，同時還因為中日要想竭力“共同防共”的關係，公路建築的重心已經逐漸由東南省份，移到西北各省去了。這種公路的建築，在將來日本發動進攻蘇聯的時候，也許會表現牠最大的功效來的。

總括說一句：中國民族的經濟生活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向上發展的一年中，非但沒有跟着表現出好轉的傾向反而一天一天走向完全奴隸化的境界上去。然而，這還是在世界“景氣”的年頭！假如我們想到資本主義世界新的恐慌，快要到來，我們中國長此被人加緊侵略的時候，我們整個民族，我們全國勞苦的大眾，將遭受怎樣的厄運呀！

第二章 一年來的幾個重要問題

一 各國經濟考察團與列強投資

1. 各國經濟考察團紛紛來華

這一年來，儘管有若干企業家——特別是軍事工業家和軍火貿易者——掙得了多麼豐厚的利潤，儘管有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在唱着怎樣樂觀的論調，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創痛依舊是帝國主義列強最嚴重的“內顧之憂”。在這裏，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即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列強，固定資本的過剩，生產工具的棄置不用，確是資產者羣目前所“焦思苦慮”，非找出路不可的唯一擔心事。帝國主義列強之所以“甘願”而且競爭貸款給它們的基本敵人蘇聯，它們之所以不怕麻煩地去跟許多弱小國家重訂商約，尤其是它們之所以紛紛派遣經濟專員或考察團等到中國來“視察”，正就是它們“見利勇爲”而“趨之若鶩”所演出的拿手好戲。

真的一九三五年各國經濟考察團的紛紛來華，幾使我國

當局和實業界中要人大有“應接不暇”之感。首先是美國的遠東經濟考察團，團員共有十五人，團長是福勃斯。該團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廿二日離美出發，四月四日先到日本，約留半月即離日來華，於同月廿二日抵滬。據福勃斯自己宣稱，該團團員均屬美國銀行業，食品業，煙草業，紡織業，以及與航空輪船等交通事業最有關係的人物。他們這次來華，據說是在對這“大國”作最周密的考察。因此，他們的足跡所至，華北自青島平津而達綏遠，華南經過福建而到廣州，華中自武漢而至重慶成都。他們自六月十八日起，陸續離滬返國，在華所費的考察時間差不多有兩月之久。福勃斯對於遠東殖民事業經驗的豐富（他在近三十年來曾任菲律賓總督，菲島問題調查員，海地調查團主席及駐日大使，並且來華已經四次），就是證明美國經濟考察團的來華所負任務的重大。同時，先後在華十餘年，所謂“中國通”的美人白克博士，他自一九三四年九月間奉美總統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的電召回國之後，曾對中國經濟現狀做過詳細報告。到了一九三五年三月，他便以美政府所予中國經濟視察員的資格，重行來華。他於四月間先赴東北的遼甯，吉林，黑龍江及哈爾濱等各處調查，南下時經冀豫各省，五月初沿長江一帶至湘鄂川三省調查，八月初又轉往閩浙粵桂滇黔各省調查。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現況的重視，於此可見一斑。

英國遠東經濟考察團對於中國經濟現況作了這樣周密的考察之後，其它列強自然決不會袖手旁觀的，特別是英國。因此，在一九三五年的六月中旬，英國所倡英法美意日五強共同選派財政代表，到中國來調查貨幣狀況和研究財政問題之議，便甚囂塵上。後來，英國所倡此議雖終未獲成功，但它自己的雄心，却並未就此罷休。果然，英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終於在八月十日起程來華了。他在途中經過加拿大後，九月六日先到東京；在日逗留約計兩週，即於同月十九日離日，二十一日到達滬上。羅斯在英地位很高，在過去，一九三三年時他曾擔任赴美談判戰債的代表，在同年夏季所舉行的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中，他又是英政府的首席代表。現在呢，他仍是英國財務部的重要官吏，他跟英國在野的一般經濟專家不同，他是國際經濟戰爭台上的頭等脚色。所以，單就這點而言，大英帝國對於目下中國經濟的重視，並不亞於金元王國。羅斯此番來華，同行者有英國財政部的巴志，和英倫銀行專家羅傑士。直到最近（一九三六年四月），李滋羅斯還沒有離開中國，這亦可見他來華工作的如何繁重了。

英美對於中國經濟現況的調查，既是這樣重視，日本看了，當然不會“甘為人後”，雖說在這日益具體的中日經濟提攜過程中間，日本對於中國經濟的認識，已比誰都來得清楚，可

是日本考察團的絡繹來華，却比誰都來得精明。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日本政友會所組織的考察團首先來華，它有團員七人，大多是日本貴族院的議員。他們在日本政治經濟界中都負有相當聲望，在華各處視察約有一個多月光景。其次是日韓共同組織的經濟考察團，團員共計十人，七月初頭到滬，後來曾在西北和冀南等處詳細考察。最後又有日本電通社所組織的中國經濟考察團，團員有三島海雲等十四人，十月中旬到華後，主要是在視察華北的經濟現況。將來，日本的考察團或個別的考察員，自然還要不斷的派遣來華，因為日本當局是預備以十萬元的巨款，供給外，陸，海，藏四省，作為調查中國經濟之用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日本舉行閣議時陸軍省方面的提議）。

除此以外，德國也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固定資本的過剩也給了它以莫大的威脅。它雖不是英國所謂各國共同選派調查團來華的一份子，它對中國經濟的重視，却跟它的收回舊有殖民地的迫切要求，是相扶而行的。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德國就有兩種考察團的組織。一個是由德政府所派遣的遠東經濟考察團，團長為全權特使克撲博士（Dr. Otto C. Klop），團員有遠東問題專家諾爾和銀行專家羅森柏倫等。另外一個是由研究中國問題的德國協會所派送，團員有史特留，拉特曼等。前者先赴日本約留數週之久，接着又往東北，

至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才到關內。

在意大利的飛機大炮，殘暴地向東菲猛烈轟炸，帝國主義列強狡猾地在進行它們共同宰割阿比西尼亞的一九三五年，我們這堂堂“大國”，還能有這許多經濟考察團前來探望，無怪有些人認為：列強之於中國，到底“與衆不同”而“待我獨厚”呢。

2. 考察團來華與中外“經濟提攜”

假如說，過去幾年來，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全國經濟委員會工作的活躍，是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展開的表現；那末，一九三五年各國經濟考察團的紛紛來華，便是歐美列強跟中國，特別是中日之間“經濟提攜”成長的象徵了。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上海晨報的社論早已指出，隨着技術合作而來的必然是經濟合作。所以，各國派送來華的經濟考察團或視察專員，他們儘管表示此行的任務祇是調查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他們的目的，到底還是在於跟中國“經濟提攜”，這是毫無疑義的。

然而，各國經濟考察團或視察專員的來華，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除開調查而外，自在援助中國恢復繁榮”呢？

先說英國，即羅斯來華的使命。根據羅氏在英動身時所發表的談話，並據那時倫敦方面的電訊所傳，以及他在中國時的一切言論和行動，羅氏來華的使命約可分成下面四點：

(一)調查中國的幣制，以謀中國貨幣的穩定，而圖與中國金融取得更深切的聯繫。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中國幣制的大改革，儘管中英當局一再聲明與羅斯來華無關，可是在四日之前的幾天中間，羅斯和英國駐華大使賈德幹與中國孔財長的數度會議，中國幣制改革後，國幣與英鎊間的聯繫，英國各方面對於中國此舉的積極贊助，顯然都是英國已把華幣拉入英鎊集團的事實(請參看本章第三節)。(二)從事於中英之間借款問題的探討。在這裏，關於中英舊債的整理，關於在華原有英資的保障，以及對華新投資的進行等，都是它們探討的對象。(三)特別重視於中英貿易的開展。羅氏在來華二月後到達天津時曾表示過：現在非談中英經濟提携之時，應該注意兩國間的相互貿易。這種說法，明顯表示中國幣制改革之後，中英經濟提携的第二步驟，非先發展中英貿易不可。(四)考慮英國在長江流域努力的如何維持，和調查它在華南努力的現況。羅斯在視察長江流域各地後，認為與各地銀行商業各界，深能取得聯絡，所得印象都很好。同時，當他往華南考察時，據說是與西南經濟的整理和香港的幣制問題和貿易問題大有關係。一句話說完，怎樣保持和推進衰落中的英國在華經濟努力，乃是羅斯來華唯一重要的任務。

其次說美國。美政府所派中國經濟視察員白克氏的來華，他的任務與羅斯大致相同，考察範圍亦在經濟和貨幣兩方面。

但據美國遠東經濟考察團來華調查後所作的報告，則它不僅一般地指出中國需要外資的援助，且提供給美政府許多更具體的計劃。其中最主要的有四點：第一，關於美國的購銀政策所給與中國的影響，必須注意到中美間的貿易關係，不然就會得到相反的結果。所以購銀政策應該按步就班地逐漸進行。第二，關於中國財政的：在全國經濟委員會和開發中國財政的財團方面，美國要派員參加幫同設計。第三，關於長期投資的：在一般的建設計劃，尤其在鐵路和整個運輸業方面，美國有的是資金和材料，儘可積極參加。第四，關於貿易和銀行事業的：美國必須在中國建立強有力的貿易和銀行機關，因為美國在華的企業，一九三五年中倒閉的有二十五家之多，而新開的只有十一家。這樣看來，美國遠東經濟考察團的來華，它的任務也不過是承接著美國過去對於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支持精神，而企圖更進一步鞏固它在中國的經濟努力罷了。

至於德日兩國經濟考察團來華的任務，那就更加顯而易見了。德國經濟考察團團長克樸氏，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應上海兩團體（國際問題研究會及中國國際貿易協會）的歡迎會上，曾經發表過他關於“德國現時經濟問題”的意見。當他講到德國對外貿易的新方法時，他就說道：“德國海外屬地，都不能供給需要之原料，故極力對出產原料與需要工業品進口的國家，推廣貿易；中德貿易，即因此等情形，較有擴展的希

望……在國民政府已有成功的開發天然資源下，德國將來在華當購買充分之原料與礦砂”。同樣，當日本電通社所組織的中國經濟視察團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三日到達濟南時，該團團長三島海雲氏曾發表過一次談話。他說：“日本係工業國，中國為原料國，不但原料須中國供給，而出產工業品亦須中國農村購買……故很希望中國農業發達，使中日兩國交受其利”。（關於這種“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妙論，到本章第二節還要詳說。）從德日兩國考察團團長的這種口吻中，無疑義地證明：它們來華考察的任務，是想以“經濟提攜”的名義為藉口，而實際上做它們那更進一步殖民地化中國經濟的勾當而已！

所以，國聯對華的技術合作運動，一九三五年中雖然仍在繼續，却已遠不為一九三四年那樣的活躍。全國經濟委員會一九三五年度的事業費祇有六百萬元，竟較上年度減少半數以上，而該會所設的西北辦事處，也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底就撤銷了。全經會事業的這樣收縮，說得好聽些，是因若干建設事業都已次第“完成”(?)的緣故。其實國聯所派來華專員的“無所施其技”，倒是該會工作不得不緊縮而說不出的苦衷呢！各國經濟考察團的紛紛來華，無非是列強對華經濟侵略的另外一套花樣罷了。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益世報的社論說的很對：“中國如與各國經濟提攜，中國是犧牲品；中國如與日本經濟提攜，中國仍然是犧牲品。”

3. 列強對華投資競爭的新趨勢

誰都知道，列強在華的資本，其勢力最雄厚的原是英國。可是，歐戰以後日本在華經濟勢力的擴張，“九一八”以來日本在華經濟和政治上控制力量的加強，已使英美和其它列強都受到相當的威脅。與一九三三年美國給中國的棉麥借款，一九三四年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積極進行，都表現出英美方面對於日本的反攻。自然，日本對於英美這樣的反攻，非但絲毫沒有畏縮，且運用它多種多樣的外交方式，終於在列強對華的投資競爭中佔了上風。一九三五各國經濟考察團的紛紛來華，尤其在中日經濟提攜愈益具體化時，中國經濟考察團的赴日觀光，正描畫着列強對華的投資競爭，確已進入了一個短兵相接的階段，而呈示出一種新的趨勢來。

一九三四年年底中國政府向英要求的二千萬鎊借款，本來是國聯對華技術合作過程中更具體化的計劃。接着，因為對英借款沒有成功，中國便向美國銀行要求，以確實担保作一億美元的借款。後來此項借款也失敗了，中國於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向英國交涉，願以英美烟公司的烟稅作担保，要求英國給與八千萬元的借款。可是這種交涉也終於未有結果。於是，自從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駐美英大使林德賽訪問英國務副卿費列浦氏，會商共同對華貸款之後，英美乃至國際聯合對華借款的聲浪，就唱得非常的高。日本對於這樣的局勢，不消說是抱

着斷然反對的態度，因為一九三四年中有名的四一七天羽聲明，它的根本原則在日本是決計不肯輕易放鬆的。所以，國際對華借款的問題，後來雖由英國正式向日，美，法，三國提議企圖重新恢復四國銀行團的組織，結果却終於被日本所唱的“中日提攜無容列國置喙”的論調打得粉碎。

國際對華借款的終於未能成爲事實，除開日本方面的堅決反對而外，英美之間矛盾的一點沒有減退，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英國所唱的列強共同對華借款，這在牽制日本獨佔在華利益而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上，美國當然是完全贊同的。但是，我們知道，英美兩國間的衝突是具有世界範圍的意義，它們對華的投資競爭決不會因需要共同對日而有所減弱。在英國高唱列強共同對華借款以援救中國財政危機的時期，英國所派財政顧問羅斯爵士的動身來華，原是預備繞道美國，跟美當局交換意見後才來的。可是，一方面因爲美國認爲它與英國派赴中國的財政視察團始終未有合作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因英國認爲，美國對於緩和鎊元鬥爭所提的條件和態度仍然跟過去沒有兩樣，所以羅斯的行程，終究並未取道美國，反而先到日本去了。這就是列強對華投資競爭中，英美並未能聯合起來共同對日的一種象徵。

此外，我們在英美對華投資的對象方面，可以更顯著地看出它們倆相互傾軋的如何劇烈，一九三五年三月底，英國工

業界曾擬模倣中美棉麥的辦法，向中國建設機械借款五千萬鎊，供給中國交通用具，以“援助”中國的交通事業。到了同年五月，國民政府的鐵道顧問哈孟得氏，他是英國的鐵路專家，他曾視察四川，貴州，雲南等地，目的即在建築四川的鐵道，例如成都重慶間的成渝線，重慶漢口間的川漢路等。其後還有英商麥邊洋行與南京政府間一千萬元的礦業借款，四川煤礦開採權的全部為英商安利洋行所獨佔，以及湖南所產錫礦已有十分之九握在英商手裏，所有這些事實都足以證明英國對華投資一般的傾向和激進的程度。自然美國鑒於英國這樣的企圖，是決不願意稍示屈伏的。早在一九三四年年底，就有美國獨佔四川陝西兩省石油的傳說，並有中美擬合資開採廣東肇慶鐵礦的接洽。美國遠東經濟考察團的調查報告中說得更明白：美國對華的長期信用，非着重於運輸業特別是鐵路事業的投資不可。不但如此，該報告書中述及電報事業和航業時又指出：美國非有充分的船隻不足以發展或保持中美間的貿易；要保持和發展中美間的商業，同時又非將汎太平洋的電報費降低不可，而且至少要降至上海跟倫敦間的水準一樣。這就是一九三五年英美對華投資競爭中更具體的表現。至於中國幣制改革後與英鎊聯繫的愈益密切，以及由美國因此所造成的白銀價格的一度狂跌，那更不消說得，是鎊元鬥爭絲毫未見緩和的反映。

最後，在這一九三五年列強對華的投資競爭中，我們不得不指出兩種新的趨勢來。

第一，在日本與歐美列強對華投資的尖銳對立中，在英美兩國對華投資的積極競爭中，英國是正在走上積極與日本妥協的途徑。因為，至少在保守黨下的英政府想來，祇有這樣，英國在華固有的經濟勢力才有維持的可能。在李滋羅斯尚未動身來華之前，英前外相霍爾就已說過：“欲保持中國秩序安定，迅速進步，則第一步必須首先促進中日兩國的良好關係；第二步則應使中日兩國與抱同樣利益及目的的其它各國共同合作”。當羅斯將要離日之前和來華之後的幾天裏邊，他不是希望與日合作，共同進行對華政策，就是說“中國改革之任端賴他國的援助，尤以在華具有巨大利益的英日，更為主要份子”。同時，在日本方面，它對於英國之願與合作以抗美國，認為是有價值的援助。這就是說，它對於中英日三國經濟合作的前途是抱有相當希望的。所以，一九三五年八月廿六日上海每日新聞曾經記過：“中英日三國經濟合作的前途，候羅斯到華以後，將更見光明”。不錯，在羅斯離日來華之後，尤其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中國幣制改革之後，英日合作的程度非但沒有進展，它們相互間的衝突反而倒在愈益增大。但是，真如同年十一月六日東京朝日新聞的社論所說：“中國之與英鎊聯繫或與日圓聯繫，不成何等問題，問題乃以此次中英借款為

契機，英國的對華經濟活動，今後將發展至如何地步”。居然日本對於中國幣制改革，首先是極力反對而百般破壞的，後來却終於諒解了。這裏邊的原因，是否即由於中英借款，因為日本的反對而未有多大成果，我們固然很難斷定。可是，有一點是我們可以確信的，即英日對華的經濟政策至少（在上述的場合）的確已獲得某種或暫時的妥協了。自然，在這裏，我們並不是說，英日在華的投資競爭就此已經消除。剛剛相反，惟其因為它們競爭的劇烈，惟其因為日本在華經濟勢力的增大，所以英國目前的任務，正在想盡種種方法，企圖積極與日本獲得妥協。李滋羅斯的所以遲遲乎尙未離華，賈德幹的先赴日本，並建議設一中日財政顧問，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第二，在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基礎上面日本對華的投資乃至日本在華的整個經濟勢力，是在積極的展開，正和它在中國的政治勢力一樣。這裏所說以“中日經濟提攜”爲基礎者，我們非指出它的特徵不可。它的特徵最重要的有兩點：首先，一般說來，領土的絕對完整和國家主權的絕對平等，是兩國經濟提攜絕對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可是，在目前中日經濟提攜積極進行的過程中間，東北四省的淪亡，冀東偽組織和華北其它類似偽組織的存在，誰都知道，中國領土完整的被日破壞，已成爲無可諱言的事實。這樣，隨着中國領土實際上的不完整，中國主權的失却平等自然已不消說得。何況，中國實業界

領袖赴日的經濟考察團團長吳鼎昌氏，簡直已創立一種論調，好像中國的主權根本無需乎平等似的。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他在日本外務次官重光氏主持的宴席上，他引用了我們孟老夫子的“唯仁者唯能以大事小，唯智者唯能以小事大”這兩句話之後，就說道：“故望今後日本能明瞭‘以大事小’之原則於中日外交之前途，定能收得最大之成功”。素來以“堂堂大國”自豪的中國，現時竟用過去藉以征服人家的政治理論來束縛自己，即自己甘願降為“小國”的地位而希望人家來征服，這就是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一個重要特徵。其次，吳鼎昌氏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在東京實業界所主持的懇談會上也曾發表過演詞。他以爲：中日兩國經濟之至今不能走上提攜的軌道，全是由於認識的錯誤，即以爲兩國經濟是有利害衝突的。他以爲：“日本已進而爲工業國，中國則仍爲農業國，兩國間的生產品，衝突之點很少，即使有衝突的生產品也儘有協商避免衝突的餘地。這就是說，按照吳氏的主張，日方所唱“工業日本”與“農業中國”的原則倒是正確的認識，中國紡織業的愈趨崩潰而日本在華紡織業的積極擴充，倒是兩國協商避免衝突的成效呢！這種情願以中國爲犧牲品的論調，便是現階段“中日經濟提攜”中的另一個重要特徵。

在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進程中間，因爲有了上面兩個特徵，所以日本對華投資的飛躍發展，乃是意料中的事情。大

約在過去十五年中間，日本對華的非法債權約有七萬萬圓之多。中國當局對於這樣大量的債務，已經予以確認而開始償還的，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據說已有八千萬元。無怪日本的輿論界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對日態度的改善是異常顯著的了。因此，日人所發起的大規模的對華投資機關興中公司便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在大連宣告成立了。

總而言之，各國經濟考察團的紛紛來華，無非是一九三五年列強對華投資競爭的另一種新的姿態。而所謂“中外經濟提攜”，或“中日經濟提攜”也者，不過是配合着這種姿態的一種烟幕彈而已。在這種姿態中間，因為日本和歐美列強衝突的尖銳，因為英美之間的衝突毫無減弱的傾向，特別是因為中國實業界要人情願“以小事大”去奉承日本，所以連大英帝國也正在希望獲得日本的妥協，日本便顯然佔了上風。然而，全中國大多數的民衆，難道甘願做日本經濟的奴隸嗎？

二 中日經濟提携和開發華北經濟

1. 九一八事變後的日本

九一八事變後，一般不抵抗主義者，除掉應用他們的“唯武器論”來證明中國不配和日本作戰外，還認為敵人的侵略是地方化的事件，或者是可以把它地方化的事件。胡適博士就曾說過這樣的話：“華北停戰雖不能使敵人將東四省退出一寸

一尺，至少也應該使他們不得在東四省以外多佔一尺一寸的土地”。這種把敵人有計劃的侵略作地方化的幻想，不用說，後來的“中日經濟提攜”和華北事件等事實，都證明其為荒謬了。

日帝國主義佔領滿洲以後，這幾年由於軍費的膨脹和加強對國內勞苦大眾剝削的結果，在軍需工業和輸出品工業的繁榮上建築起虛偽的景氣。滿洲生命線的獲得，替日本經濟恐慌打開了一條血路，但同時也在前途安置了更大的危機。

第一，日本幾乎不費一顆子彈佔領的滿洲，在佔領之後却剿“匪”剿得筋疲力盡。日本軍人那種原始的殖民地劫掠和厲行毒化政策的結果，使滿洲生產力大大的衰退；這一塊肥肉，經過日帝國主義者大嚼之後，變成了一塊雞肋，而所謂“匪”，也就愈剿愈多起來。這些“匪”對於不抵抗主義者作最辛辣的諷刺，而且已如大宅壯一氏所說，將他們的“根基深深地建築在過去和現在的滿洲政治經濟組織裏面”。因此日本不費代價獲得的滿洲，便不得不化了極大的代價，來維持所謂“王道樂土”的治安，然而還是無效！

其次，日本近年來竭力擴張生產設備的結果，生產過剩的傾向，已很顯著，尤其是人造絲，棉紗等纖維工業和洋灰工業更其來得嚴重，這些工業部門的股票，也不斷跌價。這種傾向，發展下去，將要把景氣的紙老虎戳破。

第三，日本所夢寐不忘的蘇聯，又正在經過第一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努力而愈加強盛起來，牠在遠東的軍事佈置和防禦工事也逐漸完成和強固，在這時期，日本取得更廣大的戰時根據地和對牠建立起更長的包圍線，也更成爲必要。而近年來，尤其是最近中國西北部和晉，綏等省的不安，又使這種必要更加灼熱起來。

最後一點，或許也是決定的因素，是中國方面所表現的驚人的慷慨；這使日本感覺到再不作更進一步的行動，未免辜負了中國方面非份的殷情盛意了！

於是日本帝國主義便在“滿洲國”康德二年提出了“中日經濟提攜”的方案。在同年着手“開發華北經濟”，建立了傀儡國第二號——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同時又在冀察兩省籌備完成了傀儡國第三號，在年底還創立了中國的東印度公司——興中公司。

2. “提攜”和“開發”的真相

據說，中日經濟提攜是“中日兩國都有利益的工作”，並且有人說是日本“悔過自新”的表示。據報紙所載，日方所擬中日經濟提攜方案的原則是“工業日本，農業中國”，其內容主要是如下六點：“一. 農業方面，接受日本之技術指導，農產品以增進日本工業之利用價值爲要。二. 開發中國礦業，對於資本技術兩方面，均協力合作。三. 開發交通運輸業之技術資本

的合作。四。紡織業與其他工業之合作。五。設立中日貿易協會等，謀民間之接近。六。設立中日協定稅率。”

從這六點看來，首先，日本是想包辦，壟斷中國的農產和礦產，以“增進日本工業之利用價值”，造成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分野。但是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由農業國進展到工業國，是歷史的，進化的途徑，現在日帝國主義指示給我們途徑，却是使中國固定於所謂農業國的階段上，並且是專以農產品增進日本工業之利用價值的農業國家！這種政策，其實是使日本成為中國的宗主國，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供給原料的寶庫和銷納生產品的尾閘，是一望而知的事情。只要是稍知廉恥，懂點常識的人，就不該說出中日經濟提攜是“中日兩國都有利益的工作”這種話來！

自然，日帝國主義除了經濟的動因外，備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經濟恐慌和備戰的熱狂，就像引擎的活塞一樣推動着日帝國主義侵略行動的激進。他們高倡“交通第一主義”，要替中國“開發交通運輸業”，也無非是為了保證原料供給的便利和取得戰爭上的優勢。

一九三五年七月間，滿鐵根據他們所組織的三個委員會（負責調查鐵道、港灣、產業）的報告，決定首先着手經營華北鐵路。其第一部計劃就是先完成滄石線，由石家莊直達滄洲，和正太路聯絡，準備攘奪井涇煤礦。再趕築彰濟線，自彰德通至

濟南，與膠濟線聯絡，企圖把持華北第一之清化鎮鐵礦，煤礦等。同時更把滄石線延長到大沽，作華北富源的出口港。第二步計劃是把平綏路改爲中日合辦性質，把該路延長到蘭州，西甯，完成華北外廓鐵路，以便開發西北。

這部計劃完成，華北富源就成爲日本予取予求的囊中物，而去進攻蘇聯時，日軍也可以由津沽和青島方面迅速輸送到西北。

現在我們再來說到華北的富源和富源的開發。華北五省的煤儲產量佔全國53%，鐵礦儲量50%，羊毛佔全國25%，小麥26%，豆類20%，花生43%，還有棉花（察綏在外）42%。日帝國主義者在他們“發覺滿洲實等於一味苦之檸檬”後（日本鷗尾博士語），面對着這些富源，尤其是煤，鐵和棉花，早已垂涎欲滴。因爲它正缺乏紡織業的原料，（雖然在東北，一九三四年棉田面積已增加到十九萬八千畝，比一九三三年增十分之四，但從日本整個需要說，究竟還很不夠！）它正愁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不夠穩固，它正在瘋狂地備戰，煤，鐵和棉花，軍事上都是不可缺少的東西。而這一切，滿洲絕對不能滿足日本，他們承認滿洲“實難期待其爲非常時之棉花供給來源”。他們說：“日本每年尚須由華北開平，法領印度之鴻基，輸入煤百數十萬噸，……………如日本得到開平煤礦之支配權，則日本製鐵用煤之懸念，完全可以消除。”（均見一九三五年八月十

一日日本經濟旬刊)所以,替日本着想,華北由日本來支配,是再好也沒有了。

以上我們已對“提攜”和“開發”就事實本身加以簡單的說明,下面再更具體地研究中國國民經濟,在“提攜”之後,“開發”之後,會受到些什麼影響。尤其要注意的是我們脆弱的民族工業的命運。

3. 從“提攜”中我們所得到的“利益”

中國經過我們的“友邦”“提攜開發”之後,將在“農業中國”的目標下專心爲了“增進日本工業之利用價值”而“發展”農業。換句話說,就是在中國供給日本農產品,日本把工業品傾銷到中國來這種形式上實現所謂提攜。本來這種經濟上的連鎖關係,存在於一切宗主國和殖民地。假使說這是提攜,那末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是和它的殖民地提攜了。以工業品掉換農產品,是一種慘痛的貿易,殖民地所以成爲帝國主義發展的營養料,原因就在此。現在日帝國主義的目的,就是要中國放棄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退回去做一個單純的原料生產者。使中國更固定的,更嚴重的受這種不公平交易的損失。

中國的民族工業,差不多只剩下奄奄一息的棉紡織業了。而現在華北棉花給日本攘奪之後,中國棉紡織業就只有關門大吉或拍賣給帝國主義兩條路可走,中國生產的棉花,原來就不夠用,日本棉商大量辦置中國棉花,已經使中國紗廠受

到致命的打擊。一方面中國每年須向印度及美國購進棉花三百餘萬担之多，另一方面，因人民購買力每况愈下和日貨競賣的結果，所產棉織品却年有過剩。日廠資本的有機構成較高，又憑藉着軍事，政治的力量巧奪豪取，中國棉紡織業早已一敗塗地。現在日帝國主義在提攜和開發的烟幕中，於平津建立日本紡織業的中心，同時青島，上海等地日廠，也更積極地活躍起來了。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二日英國蘭開夏赫華特公司宣佈了一個“驚異”的消息；謂“某方已向該公司獨家定造細紗合股機，一次竟達一千部之多。合股機普通裝有紗錠五百枚，依此類推，一千部共有紗錠五十萬枚，足夠普通大紗廠十二家之用。此項定造之機器式樣，適合中國多數紗廠使用。”（九月二十八日大公報）。這裏的“某方”，自然是我們的“友邦”了。它定了一千部細紗機，來“提攜”中國的紡織業，大概沒有一家華商紗廠聽了不寒心的。

“提攜”和“開發”使華北的棉花完全便利了日本，日貨棉織品用更大的規模傾銷，中國棉紡織業還那裏來的生路？

煤鐵礦業的命運也完全一樣。中國煤業的不景氣，本來已一年比一年尖銳，並加速度向殖民地化過程中行進，一九三四年度，幾乎沒有一礦不虧蝕，工人工資之積數月不發，或將工人解雇，產量也都激減。同時河北的怡立，正豐，長城等公司，也都有日資侵入。本年度中法越約的訂結，每噸越煤課

稅減至〇.八九金單位，又造成越煤傾銷的便利。但日帝國主義的“開發”，却更普遍而深入地給予中國煤礦業致命的打擊。

六月間，榆關柳江煤礦被關東軍協助着泰記公司，加以佔領。這事實就告訴我們整個中國煤礦業的命運。對這種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劫掠行爲，那些“睦隣”的人們連最軟弱的抗議也沒有，民族資本家們奔走呼號，自然一點效果也得不到了。最後以相當代價出賣給泰記公司的建議，也至今沒有得到什麼結果。柳江經營三十餘年，有職工三千餘人，產烟煤和無烟煤，可說是“國人在華北商辦的唯一佳廠”。現在是一命嗚呼了！這種對殖民地的劫掠行爲，誰敢担保將來不重演呢？

至於鐵礦，東四省失去後，中國這一宗富源差不多已全落入“友邦”之手。現在日帝國主義還在那裏大舉搜索。興中公司在積極籌備開採龍關鐵礦，並且還在設法統制晉省鐵工業；最近還向晉閩提出晉省煤礦應由中日合辦，中國這些殘存的富源，不久也要給日本囊括而去。

至於麵粉工業，華北是主要的原料供給地，同時華北又是比華中華南具有更大銷納力的麵粉市場，華北被“開發”之後，該業所受的打擊，一定不會在東北失去之下。此外如火柴工業等，由於中國領土的逐漸縮小和日貨優勢逐漸增強，當然也都同樣不可挽救。

不論是奄奄一息的鐵工業，和被掠中的重工業資源，都會

在“提攜”和“開發”中被“睦鄰”的人們斷送給日帝國主義。何況我們知道日帝國主義的提攜方案中，還澈底肅清中國民間反日意識並制定更有利於日本的協定稅率等提議；這種提議，當然全面地制服中國，使中國自縛其手等待它來宰割。

所以中日經濟提攜和開發華北都是滅亡中國的手段，而絕對不會使中國也有利可圖。中國人民大眾，爲了民族的前途，是必然要起來反抗的！而且已經反抗着了！

三 新貨幣制度

1. 英美日對華貨幣權的爭奪

世界經濟整個掉入恐慌的深淵了，資本主義各國的金融制度瓦解着，銀行如風吹一般倒閉着，幣價如水一般狂瀉着，經濟恐慌顯現着資本主義世界末日的來臨。

帝國主義諸國家不願自己跟着這世界向沒落的路跑。它要掙扎着把這種頹勢挽回，它拚命想用損人利己的手段把自己從這個恐慌的泥淖中拯救過來。於是在國內，加緊對工農大眾的剝削，向海外，緊緊的把殖民地抓到自己的手中。關稅壁壘，跌價探拚，收買，勾結，排擠，用盡一切手段把別人打下去，把自己抬上來，最後甚至於不惜用槍炮，飛機，毒瓦斯等，武裝一戰。

在這裏，貨幣戰爭作爲結束一切經濟戰爭踏上武裝衝突

最後一幕而出現。禁止金出口，放棄金本位，貨幣貶值，抑低匯價，金融帝國的大不列顛就以這許多手段，最先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出現在戰爭的舞台。跟着它搖旗吶喊的是它統屬下的一大羣殖民地和自治領，以及和它有密切關係的半獨立國，如瑞典挪威丹麥葡萄牙，埃及玻利維亞和芬蘭。大不列顛耍技之後得到巨大的收穫了，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兩年中間的世界貿易它佔到了很大的比率，而且恢復了它久已失去的世界的第一。這個貨幣跌價的法寶是何等有效呵！然而緊隨着它之後，聲勢兇猛的“東亞大將”也出現了，日本不但在一年之內步隨着鎊價跌落30%，而且趕上前去把日圓跌價至50%。於是日貨又在世界市場上泛濫了，英貨到處被排擠，甚至在它自治領和殖民地內也造成了喧賓奪主的形勢。

美國正式出現到這個戰爭舞台上是在一九三三年。它眼見得英日已經角鬥着了，而自己的市場却成爲它們角鬥的犧牲，這是忝爲‘金元王國’的資格。來一個反攻！該年春天它也放棄了金本位，美元也就大跌而特跌。結果又奪回了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已失去的市場。另一面，因爲在國內實行通貨膨脹的緣故，又賺得一個該年夏季暫時的繁榮。

一九三四年貨幣戰爭進入另一個階段。

英鎊集團是更進一步了。它一方面把自己集團內的諸國家人馬配齊，配置得更爲緊湊，同時另一面它又把金鎊大斧磨

得更爲鋒利，一舉而打下了金集團內的猛將捷克。在這裏，美國的回手是八月九日的白銀國有令，它要把國內的白銀用每盎司〇.五〇一元的價格收歸國有，同時，爲要達國庫準備至金三銀一的比率，它還要向世界市場購買白銀，在一，一五二，七〇〇，〇〇〇盎司以上。

帝國主義國家之所以要這樣你廝我殺，拚命把自己的貨幣跌價的意義，不僅是想在對世界貿易上可以佔到上風，而且在壟斷整個的殖民地上也可以得到決定的優勝。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知道，爲要使自己的過剩商品在殖民地的銷售市場維持永久於不墮，過剩資本繼續的能榨取到額外利潤，而且能得到一般工業與軍需工業的豐富而廉價的資源起見，殖民地國家的財政金融的全般控制固然要緊，貨幣制度的成爲本身附庸更爲必要。因爲只有如此，殖民地國家的貨幣與本身貨幣才能黏結在一個固定的比率之上，因而在商業和投資上的一切風險都可以免除，自己的資本就可以大踏步地在殖民地上獨步了。尤其在這通貨管理的時代，貨幣價值的漲落，完全操在金融寡頭的政府手裏，只要於自己有利，任多少可以跌多少，而這個已成爲附庸的貨幣制度也必須跟隨着它漲跌。一紙命令，真勝如百萬雄兵！帝國主義國家所以臉紅耳赤把貨幣貶值者爲此，所以抬高或抑落銀價者亦爲此。它們主要的目的無非都爲奪取殖民地的貨幣權呀！

世界上的殖民地在大戰以前早已分割完了，在遠東，單留着一個表面上維持獨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是半殖民地，所以它雖然在金融制度上帶着濃厚氣味的買辦性，但是它的貨幣權總算還沒有落入某一帝國主義的掌心。因而對於中國貨幣權的爭奪，也就成爲近年帝國主義努力的目標。

早在一九三〇年的時候，“金元王國”的代表凱末爾顧問團來到中國了。他替中國計劃改行金本位，擬了一個金本位幣制條例草案，訂定了中國預期採用的金本位幣“孫”。他計劃着這個“孫”的價值黏結在美元四角的比率之上，結果這個計劃因爲金貴銀賤的風潮受到了挫折，凱末爾也因爲九一八的炮聲嚇跑了。

美國接着的努力是白銀政策。它一眼看見中國是一個世界上唯一用銀的國家。它假使把世界上的白銀大部份集中在自己手裏，世界市場的銀價由它可以自由決定的時候，於是經過每盎司白銀固定的美元價格，中國貨幣也就可以和美元聯結起來。這在它的巨大資本勢力說來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何況這個白銀政策還有把南美諸虛金本位國家拉入到自己懷裏來的作用呢！

果然，白銀政策發生威力了，美國的庫存白銀在激急猛進之中，而中國的庫存則在狂流一般向下減落，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的情形如下表：

上海中外銀行存銀數

	存銀數 (千元)	指 數
1934,7	562,630	381.94
8	525,618	334.31
9	455,307	306.27
10	422,237	278.85
11	390,942	246.10
12	350,179	227.34

一九三五年從中國的庫存數字上看，似乎沒有很大的減少。但是美國在倫敦全年購銀共得三九一百萬盎斯，而這許多白銀的來源據說如下：

一九三五年倫敦現銀流動表(1000盎斯)

各國輸入				輸往各國	
日本	85,600	新西蘭	19,846	美國	391,156
香港	73,000	比利時	8,405	印度	5,772
中國	19,452	澳洲	7,254	法國	2,021
印度	12,454	荷蘭	5,440	荷蘭	1,719
蘇俄	15,224	其他	9,336	其他	5,826
法國	6,941	總計	262,952	總計	406,497

(Messers. Mocatta & Goldsmid's Annual Circular)

在這裏，很明顯的日本和香港，是最大的輸出國，然而我

們知道日本的產量每年只七百萬盎司，而它的出口量超過產額至十倍以上；香港是一個轉口的商埠，更談不到銀產。這許多白銀輸出從那裏來的呢？誰也知道單靠上海的庫存數是不足以說明中國的白銀狀況了。

當中國的白銀正在患敗血症一般滾滾流出，工商業因資金枯竭而癱瘓倒閉的過程中，美國工商界還派了一個遠東經濟考察團到中國來。作為考察團在中國登陸的一聲禮炮是，美國突然把銀價從六角四分提高到七角一分。金元王國也許想，如此一來，一個中國的貨幣權就可以由考察團攜回到美國去。然而，考察團終於在全國飛行一週之後，帶回去的不是中國的整個貨幣權，而只是幾條銀塔。這象徵着，美國還需要在白銀上繼續加工，至於中國的貨幣權，已經有人在作梗着，並不是那樣容易到手的事情了。

作梗的是它最大對手英國。英國當美國大吹大擂拚命購銀的時候，却悄悄的命令它在遠東的前哨匯豐，把中國的白銀運往香港，同時它又把投資在中國之工商業上的資金盡量挖空（拍賣申新七廠就是一例），使中國工商業更感到虛弱，因而紛紛倒閉。這樣，美國即使得到了中國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同時，它還可以賺取一筆高價出賣白銀的利益了。

僑居中國的沙遜爵士也曾為他的祖國出了很大的力量，他一面借了四百萬元一筆金鎊借款給中國，一面又發表了救

看上海金融計劃書，在這書中說明，中國只要實行鎊券計劃，中國貨幣同英鎊聯繫起來，中國將得到更大借款的幫助。

當英美你一手我一拳互相爭奪着的時候，東亞主人日本不能緘默了。它除掉繼續在華北轟着大炮之外，它也得要用經濟上的利益來誘引南京和它“親善”了。它雖然自己沒有半文，但表示着它也願意借款給中國。它不願這樣一個溫馴的階下囚，再去作別人的戰利品，這不是有損“東亞主人”的光榮嗎？

然而，所有這許多瀾天漫着的雲霧，一等羅斯爵士遠道東來，終於“撥雲霧而見青天”了。

2. 財政危機與英鎊集團的勝利

羅斯爵士於八月間在倫敦啓程了，他此行負着祖國所付的很重大的使命。第一，他必須把由美國白銀政策所引起的，爲祖國“以退爲進”的撤退政策所助成的，中國經濟的支離破碎的局面考查清楚，是否還有充足利權可以作提供借款擔保？第二，他必須疏通得“東亞主人”的諒解，是否允許英國給中國以借款的幫助，因而把中國的貨幣權也就聯結到英鎊上面來。但同時，日本在華的急進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也要拉攏美國來共同加一點壓力使日本保留下一部份殘羹。這兩點，羅斯是費了極大的遲疑的。羅斯也知道，中國因爲歷年“安內”費用支出的巨大，財政赤字已經到不能彌補的地步。九一八

以後所造成的局面，更使關稅收入受到巨大的打擊。舊稅如鹽稅等稅雖然加的已經加了，但也只能作為已失稅源的填補。雖然也能增多一些，但與突飛猛進的支出相較實在是太不足道了。新增稅源也顯然受到阻礙，交易稅被交易所經紀人反對而緩徵，遺產稅因為不能在遺產的大本營上海推行有效，所得稅也還在計議之中。所以，中國本身實在是需要一筆外來的借款。當一九三四年九月，據日本報紙的記載，中國政府會向英國磋商借款。至十二月，南京當局更向列強銀團提出了借款的要求（上海泰晤士報一二，二八。）那時候英國本想順手牽羊的向中國提供一筆借款。可是結果終於延遲下來了。所以要延遲的原因，第一點固然為担保基金的問題；而更重要的一點，則為即使能找到担保，該担保的安全上也應該予以極大的考慮。遠東局勢早已不是幾年前的局面了！關稅雖然一向在英國的掌握，鐵路建設也盡是投資担保的資源，然而今日是安全的担保，難保明日又會變成“東亞老盟友”保護國土內的主要的稅源。假使能把貨幣權抓到手上來，自然冒險一下也是值得的。所以在中國提出借款的要求之後，英國也就作了一下試探的工夫。三月間，召開南京貨幣會議的醞釀就是英國拿來作試探的作用。它一面說明中國借款的必要，同時又說明澄清中國貨幣實為借款之先決條件。最後則指明中國貨幣澄清之必然的前途。然而試探的結果，知道日本是堅決的反對了。

羅斯爵士的東來就是想挽回這種僵硬的局面，繼承他的祖國在遠東所施行的政策。很明顯的，美國是它在這個貨幣戰爭的主要的敵人，在世界市場上也不能有跟美國講聯合的可能。日本把大部份的權益一口獨吞固然值得妬忌，然而要跟美國共同去壓迫日本來更改已成局面也是夢想。而且日本自九一八以後，確實也已成爲東亞名實相符的主人翁了。在地中海，意阿問題正逼着英國把遠東的艦隊都調回西方去，用自己的海軍威力也顯然不能把日本嚇倒。反之，只要一翻臉，自己的殖民地和自治領隨時隨刻都有被攻擊的可能。從這許多事實考慮的結果，英國決定只有再和日本講舊交，羅斯也只能用和顏悅色的態度去拜訪東京。

羅斯帶了一肚皮的和氣去拜會東京當局，然而他從東京當局所得到的却是一大桶冷水。羅斯向他們聲明這次東來是專爲調查的，而且調查結果將作爲和日本共同對華政策的參考。并且聲明英國絕對不單獨提供借款給中國。然而日本當局却說只能中國在日本的全般支配之後，才來和英國談合作的對華經濟政策。

羅斯爵士究竟不失大國風度的紳士氣，從從容容的離開東京到中國來了。他在中國受到的已經不是冷冷的招待而是熱烈的歡迎。他報答這個盛情的禮物，則是英國無論在千困萬難之中也要借款給中國。他最先一方面調查，一方面還想日本

能回心轉意，所以向中國提議中英共同承認滿洲國，希望日本能允許他單獨舉行對華借款。然而結果仍舊被日本反對了。羅斯是不能辱沒他的祖國的光榮的！他是既勇敢而堅忍，他排除萬難，他在中國的感激涕零之下，終於在一個半月的時間之內，造成了巨大的實果，幫助了中國在十一月四日產生下一個破天荒的新幣制。

這個新幣制在中國歷史上是如何開天闢地的，我們一看牠的主要內容就可以知道：

第一，這個新幣制把中國數千年來用銀的習慣廢止了。以後無論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的支付，一概不准使用現銀，要用中，中，交三行發行的法幣。至於其他銀行在十一月三日以前所發的鈔票，在兩年之內雖然照常通用，但最後必須逐漸收回。

第二，由中，中，交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使法幣對外匯價可以按照目前匯價穩定下來。

第三，設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辦理工幣準備金之保管及其發行事宜。

從上面三點看來，無論它的規定是如何胆大而無十分可靠的担保，（例如外匯的穩定現金的集中等等，誰也不能說有十分的把握。）但是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偉大的變革。

可是這個變革固然偉大，我們不能不說羅斯的功績是更

爲偉大。因爲這個對中國偉大的變革，同時也就他的祖國——英鎊集團的巨大的勝利。這個理由可有五點：

第一，中國這次幣制改革，據日本報紙的記載，確實是靠英國借款撐腰的。當羅斯抵滬後，匯豐銀行及麥加利銀行曾提出中國人在該二行之存款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移交中央銀行。一方面，由中央銀行發行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紙幣，交送英商銀行，以備中國存戶提取存款。同時在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即以此款作爲四成準備，連同上述一億二千五百萬元向正金銀行收買日本貨幣，作爲外匯之準備基金。這個消息雖然不十分確實，可是這種借款方法並不普通，誰也不能斷定這種傳說是毫無根據。

第二，這次新幣制所規定的匯率，據宋子文氏說，是根據最近五年的平均匯價爲標準。很明顯的在這裏所謂標準也者，並不是美元和日金而是羅斯爵士的祖國貨幣——英鎊。看下列數字就可明白：

	倫敦電匯	紐約電匯	橫濱電匯
1930	1/2.740	29.853	60.40
1931	11.905	22.138	45.54
1932	1 2.731	21.486	77.45
1933	1/2.828	26.055	100.75
1934	1/4.141	33.911	113.55
平均	1/2.470	26.690	79.54
現定	1/2.500	29.750	103.00

一般人以爲此種現象爲匯兌“釘住”政策，與加入什麼貨幣集團無關，蓋此種現象，中國貨幣不但“釘住”英鎊而且也“釘住”美元和日圓云云，這種說法有否別種苦心不得而知，但事實已證明他們不過在爲某一貨幣集團辯護而已。一九三六年二月，因爲銀價暴跌的結果，美匯已經放長爲三十元二角五分，而英匯不動這個事實，一面固然意味着美元的進攻，一面也證明中國貨幣與英鎊聯結特別密切的關係。

第三，據羅斯爵士聲明，這次幣制改革他並未預聞，但與他的意見相符云云。並且在發佈新幣制令的第三日，羅斯爵士雖然否認英國已給中國以借款，但說明中國地位實在應該借款，而且放棄銀本位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云云。這表明，幣制改革他實在是預聞的，而且預先計謀到的。至於英國借款給中國，予中國以“精神上的援助”（Moral Support）在羅斯的意思即使已經成爲事實，也不是爲英國而是中國的利益了。

第四，在這次新幣制中英使館的幫忙，是向來所不會有過的。英使館那樣尊重中國的法權，禁止在華英僑用銀，扶助中國法幣的成長，在中英外交史上不會找得先例，在其餘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也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第五，新幣制後中國要求外商銀行交出白銀掉換法幣，別國在華銀行是拒絕了（如日本）或者也起碼猶豫了（如美國花旗）。獨有匯豐麥加利等無條件的答應交出。這也是開歷

史前例之所無的。雖然後來也與其他外商銀行、除日商銀行）一體均沾了掉換折扣的利益，但是首先答應的“那種精神上的援助”的作用實在是不可輕視的。

爲什麼？這是英鎊集團的勝利呵！

3. 白銀跌價和日鈔在華行使

在幣制改革後一個月內，英鎊的對手美國却保持空前的緘默。這並不是美國願意中國的貨幣權落入英國手裏去，而是在那時候，一方面日本因爲英國不徵得它的同意而一意孤行，所以在華北的進攻也更爲積極；另一方面，海軍會議正要開會，日本也正欲廢除華府會議所規定的五，五，三比例。無論在中國或在世界規模上，美國都需要和英國取得暫時的一致。

可是事實的經過，英國使美國失望了。英國在遠東固然不能和它合作對付日本，在海軍會議席上也表示出遊離態度。美國一月來的緘默不過使英國多做一番預備工夫。美國在失聲之後覺得還是應該來一個反攻。

美國已經明白：白銀政策固然把中國的幣制完全破壞，但另一方面也已授予敵人英國以一個利用的機會。化了四二二百萬美元的高價，徒然屯積了七七五百萬盎斯的白銀，結果離開金三銀一的比例仍是還很遙遠，反使中國和香港趁此機會改革幣制和高價出賣白銀。這並不能算一個聰明的事情！

但是它也明白：它是一個白銀最大生產者，同時也是一個

白銀最大收買者。它一手握有世界上最多量的黃金，同時也是一手握有世界上最多量的白銀。要操縱倫敦銀市場和世界市場實在是不成問題的，作為反攻最鋒利的武器還是這個白銀做成的利斧。十二月九日美國運用它的老武器舞出一套新花槍，它決定以後不在倫敦購銀了。

果然，倫敦的銀價如響斯應，九日突然慘跌，十一日起跌風尤甚，倫敦銀市場竟至不能決定市價，開歐戰以來的第一次。自此以後世界銀價一瀉千里，倫敦由十二月七日的二十九便士降到月底的二十二便士；紐約由十二月九日的六角五分降到月底的四角九分；孟買由十二月九日的六十五羅比降到五十三羅比。這對中國的新幣制以及英國滿懷的計畫不能不說是給予重大的打擊。因為自從新幣制實行以後，英國正在幫助中國出售白銀，同時英國也有可能把印度的存銀借給中國，用高價換取黃金和外匯來穩定中國的匯率，因而把中國貨幣與英鎊的聯系也弄得鞏固起來。現在，白銀一跌價，這個計謀自然可以擊破了。

美國當然不能只以消極的擊破敵人為滿足，白銀跌價還有它的積極作用。美國雖然把銀價降低但是它却並沒有停止購銀。不過它不在倫敦購買而在孟買，蒙特里以及直接向中國購銀吧了。這意義，世界銀市場的中心是由倫敦向紐約移動了，同時它又向中國誘引，假使要穩定外匯，美國也是能夠給

予幫助的。不過，中國的白銀已不需要到倫敦去轉灣，只要向紐約直接輸送，只要把中國所有的白銀一起或者大部份存在紐約的庫存裏邊，美國是願予中國以幫助的。果然，消息傳來了。

據路透社十二月二十五日倫敦電：紐約大通銀行和花旗銀行已代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購進白銀五千萬盎斯；同時說明用外匯維持中國貨幣。另一方面國內消息：中國政府已將一千二百萬盎斯白銀由林肯號輪船運赴美國；到一九三五年底，中國政府運往美國的白銀據說已達七千五百萬美元之多。我們假使再一檢查全年各月中國白銀公開進出口的情形，那末就知道至十一月為止除五月份有一百多萬元出超以外，其餘各月份都有少量入超的。可是十二月份一個月之內，却有六千六百五十四萬元的巨額出超呢。

美元決不輕讓盎格羅兄弟（英鎊）長久盤據這塊肥沃的天地，可憐中國又須搖擺在英鎊與美元之間做一個再醜婦了。

英國把中國貨幣權一把拉到自己懷裏去，不但惹起美國的醋意，而且也招致日本極大的憤怒。羅斯過東京，日本是一百個的“不賣賬”，羅斯來中國後，日本也是半真半假的輸送着英國單獨對華舉行借款的消息。這許多消息一半確是事實，一半也是日本故意造出這種空氣，表明它不能允許這種行動。然而，羅斯竟不顧“東亞主人”的雅意（實際上是顧過而沒有

蒙到允准!)而貿然獨行了。而且羅斯還胆敢發表意見說華北獨立爲不聰明之舉，沙遜爵士也敢說在貨幣改革後中國政府已更有力量。這真是有忝“東亞主人”的威風!所以日本是憤怒極了!最先它在冀東防共自治區成立以後，便是緊隨着一個華北獨立的醞釀。接着駱平武官作了一個：“南京政府如欲強制收回現銀，與華北處於共同利害下之日本，必舉全國之力以赴之”的聲明。此外實際行動上則爲，一、上海的日商銀行拒絕中央銀行的要求交還白銀，一九三六年二月且有把上海白銀一千萬元運往華北的消息。二、華北現銀拒絕南運，一九三六年二月，天津的匯豐麥加利花旗荷蘭等十一家外商銀行，將庫存白銀五百萬運滬掉換法幣，但被天津市當局加以扣留，強迫在天津掉換。三、在中國境內造成日圓區域。據一月間各報記載：“在滬日僑，前曾聯合日本銀行及日本大商店數家，組織銀團，擬發行日金紙幣一種，額定二百萬元，限於本埠日僑使用。茲悉此項發行日金紙幣辦法決計將發行範圍擴大，使此項紙幣可以在全中國各埠使用。除上海外，如南京杭州漢口青島北平天津汕頭烟台香港廣州桂林濟南等埠各日本工廠商號，亦一律使用此項日金紙幣。即華人方面和日人交易，此後亦以日幣爲流通手段。至發行總額則已增至五百萬元。”日圓區域造成的意義，主要當然是和英鎊和美元集團的對立，但更重要的一點，則爲中國幣制完全的破壞。過去在華外商

銀行雖然也發行紙幣，但都以中國貨幣（元）為單位。這是一種紙幣發行權之侵佔，而非一國貨幣權之侵犯。可是這次日圓區域所行使的是日圓而不是以華幣為單位的日商銀行的紙幣。這種貨幣行使的結果，本位貨幣的同價流通原則，當然破壞而成二種計算單位，固不必說；在該區域內，經濟上將完全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將更成必然的事情。九一八以前的滿洲，目前的雲南和廣州都是實例。最近雖然這個計劃，據報載並沒有得到日本使館的允許，表面上可以暫時的輕鬆一步。然而當這中日整個局面正在日進一日的時候，又誰能相信不是在計謀着更大規模的進攻呢！

4. 經濟復興與幣制統一運動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新幣制對於中國經濟實際所發的影響。一般人對於新幣制存着兩個奢望：第一，中國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初期，因為叨着金貴銀賤的氣運，帝國主義把白銀向中國傾銷，所以，曾經有過一度虛偽的繁榮。那時候，國內外貿易生氣蓬勃，一般物價也步步升漲，工業也現着景氣，金融界的投機活動更大交鴻運。可是從九一八以後，這種景氣也就隨着炮聲烟消雲散了。接着來的就是這幾年來的白銀滾滾外流，銀行資金全部凍結，地產事業一落千丈，工商業相繼倒閉，國內外貿易日趨蕭條等現象。人們想，假使有一個機運，或者有一個政策，能夠把以往的“繁榮”恢復起來，即使這個繁榮的

本身是虛偽的，却也是值得豔羨的！所以，一看見新幣制令頒佈，一對照列強貨幣貶值後的假態繁榮，他們想中國也許能來一個同樣的好轉。他們忘記了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在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之點：帝國主義有獨立的政治主權，而中國是沒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除對國內工人階級可以加緊剝削以外，還有殖民地可供它們作額外榨取，轉嫁一切恐慌的垃圾；而中國是一個被榨取的半殖民地，現在正向着完全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因此帝國主義可以有假態的繁榮，而中國連這一個假態繁榮都是不會有的。

第二，中國因為濃厚的封建勢力的存在，加以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範圍的劃定，以及帝國主義對買辦勢力有意無意的扶持，中國的貨幣顯示着各色各樣的地方性。不但在輔幣上有二十銅元與當十銅元，廣東雙毫與江南銀毫之分，就是在本位貨幣也有毫洋與大洋等等之別。至於各地省當局所行的省票，商會所發行的銅元券等，更是琳琅滿目，雜然並存於全國。雖然新幣制令能以煌煌告示規定只以中，中，交三行的紙幣為法幣，使全國的幣制統一起來，這在住慣外國，吸受過資本主義文明的鍍金博士們固然熱望，在專賴薪工度日或是專做一點零小經營的大眾們也何嘗會不樂於接受。然而他們也忘記了，一紙命令決不與一個強大的政治權力相等，中國在目前這種表面統一的基礎上，決不能建立一個以實際統一的政治權

力爲基礎的統一的幣制。

經濟復興論者用一套連環圖畫描寫道：新幣制由中，中，交三行統制外匯，在有利的匯率之下穩定起來，對外輸出就可以增加，外資也可以招致進來。而且，外匯穩定可以減少投機，國內投資却可向正當的產業上面用力。另一方面，新幣制把現銀集中，通貨數量由政府可以隨時伸縮，物價高漲自在意料之中。而最重要的一點，中央準備銀行因此可以給各銀行以再貼現的便利；並且可以騰出一筆基金來創辦地產抵押銀行，使地產事業恢復。這樣，地產這一副“籌碼”就可從凍結的狀態之下滑潤過來。最後經濟復興的目的就可以達到了。

經濟復興的第一個法寶是穩定外匯，幣制改革後的二月來的事實似乎也已證明了。但是我們必須要指明，第一，這個穩定只是暫時的，要外匯的長期穩定在中國簡直是不可能。第二，就是這個暫時的穩定也並不是中國的利益，反之，倒是列強的好處。任何人都知道，一個國家要把外匯在自己有利的條件之下穩定起來，必需要自己有一個雄厚的資金來作外匯平準基金，譬如美國有二十萬萬元，英國則有三億七千五百萬鎊，而我們中國，這一點可以說是非常缺乏。華商銀行所有的庫存截至十月底止是二九三，五二九，〇〇〇元，即使加入外商四千餘萬元，一共也不過是三億三千餘萬元，用這許多資金來作基金以穩定外匯顯然是不夠。因爲即如英國那樣巨大的

數目，到一九三四年，據說也已虧耗乾淨了。在這裏，顯然要別的新方法。把已有的存銀高價出賣是一法，向國外借款是一法。這許多現在也已實行了。然而從這樣所得來的“穩定外匯”，是否會於本國有利固然成爲問題，就是能維持多久，只有靠別人的鼻息吧了。

事實的證明也是如此。因爲新幣制對英鎊特別的有利，以英匯至今維持而不墜。然而美匯却並不是這個樣就完了。幣制頒佈的時候，美匯規定是二十九元半，至一九三六年一月却放長爲三十元二角半。美國在白銀跌價之後也喊着：要中國能夠把白銀直接運到紐約去，它也願意幫助中國把外匯穩定下來，這是表示什麼呢？原來所謂幫助穩定外匯也者，爲的就是那個貨幣權呀！

有許多也在想把貿易加以統制，這個也是空想的說法。一個沒有關稅壁壘和獨立主權的國家談不到什麼統制是很明白的，此其一。即使統制成功了，在連年水旱災荒，農產力極度破壞，民族工業繼續衰落的情況下，用什麼來擴張對外貿易也是成爲問題的，此其二。當自己國內許多基本工業沒有建立以前，農產也因恐慌與災荒的交織還需仰給外國的時候，要竭力限制外貨進口並不是聰明的辦法。因爲限制進口的結果，物價必然高漲，對於大衆低度的購買力却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此其三。無論是“招致”來的外資，或者民族資本，在一般大衆完全

困在飢餓陣線上的時候，繁榮是不會有希望的，因而外資也是招致不進來的，此其四。何況，所謂上面所說的外匯穩定，因為國內政治上的不安，購買外幣比較可以安全，購買外幣的人在匯價穩定的狀態之下更可以得到保障，於是反給資本逃避以一個鼓勵。此其五。穩定外匯和統制貿易，得來的不是經濟復興而是經濟更深一層的衰落。人們也許會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百萬元破記錄的出超和一九三六年一月份的同樣的事實反擲過來。然而請人家注意，那個出超一部份是由於中國輸入極度的衰落，主要的原因則是由於六千六百萬以上的破天荒的白銀出超造成的，詳細的情形請參看貿易一章當更明白了。

新幣制改革給予中，中，交三行以“通貨數量的伸縮”的權限倒確是事實。然而我們看見的只是“伸”不是“縮”，下列的數字就是這個證明。

中，中，交三行發行鈔券總數表

	中央銀行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
1935			
10	131,246,364	119,455,496	54,862,900
11	150,892,914	147,605,851	69,810,200
12	176,065,369	286,245,042	176,244,950
1936			
1	220,641,090	308,118,309	190,809,700

從上列這許多十一月以後突然增加的數字看來，因為掉換現銀的關係，我們自然還不能說是已經鬧通貨膨脹，不過幣價的貶值也確是事實。十一月四日倫敦銀價為每盎斯二/五。五便士，依此為準，銀元的理論平價當為二/〇.〇八八九便士，而法幣對倫敦實際匯價則規定為一/二.五便士；這就是說，新幣制把法幣貶值40%了。在政府，這種理論平價高於實際匯價65%的利益，用法幣把銀元掉換進去，每元即可掉得一元六角五分，實際上獲利六角五分。因而，即以上海中外銀行的庫存三千三百萬元計算，就可獲利二萬一千四百五十萬元。假使把所有白銀收歸國有，獲利當更為可觀。在人民，却是一筆莫大的損失了，因為最直接的表現，物價已大為高升，人民的購買力也已大受打擊。假使從這筆資金拿來救濟工商業的見地來說，人民原是應該把眼光放遠大一點。然而工商業的救濟喊了一年並沒有實現，現在一時也自然無從舉辦的。只有地產抵押銀行倒聽說已在創立中了。不過這個地產銀行將來是否會重踏一九二九——三〇年的覆轍呢，這是誰也不敢担保的。而且當這遠東局勢非常緊張，許多在上海的洋商都想把地產出押或者脫售，把資金匯回祖國，這反造成資金的逃避了。另方面，帶有買辦性的上海的大部份商業，因為金融弛緩的結果，他們便可以儘量進口洋貨。樣這，新幣制又在盡鼓勵洋貨進口的作用了。

新幣制的第二個功用——統一幣制也並不是樂觀的。南京當局本來的願望，無論是華北和華南的地方當局都沒有執行，華北在日本的支持之下，白銀絕對不允起運。日本反而在華北想獨闢一個日圓區域。廣東當局更“將計就計”的在同月七日頒佈同樣的命令，把“白銀國有”很巧妙的解釋為“白銀省有”，把省銀行鈔票也很聰明地來代替中，中，交三行的鈔票成為法幣。廣西當局也來一個同樣的引用，白銀也不能出廣西的省門一步。南京政府於無奈何之下來一個讓步，兩廣的省鈔也就在默認之中正式變成爲法幣了。不准起運的白銀則設立各地“發行準備管委分會”來保管。起先原擬在平津漢口各設一處，再則加廣東一處，最後連濟青共四處。事實上，廣西的白銀也並沒有向廣州集中，廣州的分會也是早已成立，事後請求加委而已。

綏遠及西北等邊遠省份，法幣的推行也大受阻礙。因爲在那裏，一則沒有推行的機關，二則民間用銀的習慣很深，對於法幣也並不歡迎。尤其在綏遠，據說因爲與新疆等省交易須完全用銀，法幣更是拒之於門外了。

在法幣推行之後，輔幣曾經一時感到大量的缺乏。因爲偷運，收買，窖藏，本位貨幣（銀元）在市面上不見了，唯一實質的銀毫和銅元也就成爲他們特別垂青的對象。於是有一批人的發財機會也來了。銅元券等小法幣的發行（河北就有三十萬

元)也與大法幣的發行現象並行起來。可是這個現象並沒有繼續多久，國家新輔幣的發行把這個“發行利益”就收回去了，因為輔幣原來應該“實值”低於其“面值”因而一個很小的新銅元也就可以從人民手中掉換三個較大的舊銅元，銀質的“大面值”也可以掉換銀質的“小面值”。政府固然計較不到這些，然而人民却感覺到，原來只要一個銅元買的貨物以後却須出三個銅元的價錢了。

四 國民經濟建設問題

1. 中國經濟建設的特徵

二十四年春天，國聯特派專家哈斯博士，來華調查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哈斯博士在跑遍中國以後，做了一個洋洋數萬言的報告，深深嘉許中國政府和中國民衆對於經濟建設的努力。據哈斯博士的意見：“中國的建設工作，現已超越設計而入於實行之途，從事建設事業者，每當工作實施之際，對於民族與地方之特殊情形，已有相當之自覺與認識。蓋唯實主義之教訓，甫經嘗試，即可矚瞭凡欲藉怪誕之力，俾中國旦夕得與具有經濟及技術結構之歐美爭強；或不假創造之力量，不求環境之適應，勦襲歐美成法，強施之於中國，實皆不思之論，而為事實所必不許”。這是國聯經濟專家給我們的“寶貴”教訓！

當然，跑遍中國的哈斯博士，決不致於沒有看到充滿農村

的面黃肌瘦的中國農民，和飄滿都市的“關店大拍賣”的廣告。所以哈斯博士的“嘉許”中國，或者並不由於中國的經濟建設真的有了什麼卓越成績，也不因為中國民衆在這經濟建設之中可以希望豐衣足食；他所“嘉許”的是中國的政府領袖已經有了“相當的自覺與認識”，他們既不至於“抄襲歐美成法強施之於中國”，更不致於妄想去同“歐美爭強”。他們深深知道，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國家；中國要想實行經濟建設，必須俯首貼耳地去接受歐美專家們的“指導”；和帝國主義者的“提攜”！

假使我們仔細研究中國任何經濟建設事業，都可發見它同帝國主義資本多少總有一點直接間接關係。例如粵漢鐵路的修築，是使香港的英國勢力可以直達長江；平綏鐵路的延長，是要便利日本軍部的西進政策；山西和廣西的開發，已有日本資本來同他們“合作”，廣東尤其是四川的建設計劃，也有英國資本來做他們的後盾。公路建設正在努力推銷着美國的汽車和煤油，航空事業也表現着美國資本和德國資本的激劇競爭；最近日本提倡着的“中日經濟提攜”更充分表現着所謂經濟建設的半殖民地性質。這樣的經濟建設，自然難怪代表歐美帝國主義列強的哈斯博士，也要深深“嘉許”了！

中國經濟建設的另外一個特徵，就是它的割據局面。儘管哈斯博士怎樣閉着眼睛胡說一九二八年後中國已經完全統一；可是事實擺在前面，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至少是有三大

體系；第一是中央系，包括長江流域和東部沿海各省；第二是西北系，這裏可以把山西來做代表；第三是西南系，這裏可以把廣東廣西來做代表，它們非但各有各的建設計劃，而且各有各的“統制”政策。例如山西爲着提倡土貨起見，不但抵制外貨，竟連外省國貨都在抵制之列；廣東省的保護稅則，也向外省輸入國貨徵收重稅。所以這種經濟建設非但不能促進國民經濟的統一，反而加深了各省政治經濟上的割據性質。在這割據工作中間，帝國主義列強的爭奪勢力範圍，自然盡了很大的推進作用。

2. 山西的“十年建設”

首先我們來研究閻錫山先生大吹大擂着的所謂“十年建設”，閻先生根據他在山西二十多年的深長歷史，和一套完整的“村政”組織，因此他的作風也是與衆不同。他有“物產證券”學說來做他的經濟上的理論基礎，他有“土地村育”方案來解決農村問題和防止“赤禍”，他更有“十年建設”計劃來發展山西的工業。據二十四年七月所發表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設第二次報告”，它的成績已有下列各項：

(1) 已有而整理者

一 山西省銀行——正在籌集資本

二 壬申製造廠——共分七廠：

a. 西北機車廠

b. 西北農工器具廠

c. 西北鐵工廠

d.西北鑄造廠

e.西北機廠

f.西北電氣廠

g.西北水壓機廠

三 育才機器廠

四 育才煉鋼廠——已歸併於西北煉鋼廠

五 硫酸廠——正在籌劃擴充

(2) 創辦而必成者

一 煉鋼廠——已成立西北煉鋼廠，二十五年可以竣工。

二 肥料廠——尙未進行。

三 毛織廠——已成立西北毛織廠，二十三年九月開工。

四 紡紗織布廠——正在籌辦。

五 紙菸製造廠——已成立晉華紙菸製造廠。

六 蘇達廠——擬與電解食鹽工廠合併。

七 洋灰工廠——已成立西北洋灰廠，二十四年四月開工。

八 印刷廠——已成立西北印刷廠，二十三年一月開工。

(3) 創辦而期成者

一 電氣總廠及分廠——總廠已購機器，分廠正在籌辦。

二 電氣機械製造廠——已成立電機修理廠。

三 電解食鹽工廠——正在進行中。

四 製糖廠——正在試種甜菜中。

五 染料廠——尙未進行。

六 汽車製造廠——已成立汽車修理廠。

- 七 飛機製造廠——尙未進行。
- 八 人造絲廠——正在調查研究中。
- 九 農工銀行——已成立鹽業銀號。
- 十 商業銀行——已成立鐵路銀號。

(4) 必要而特設者

- 一 西北窯廠——二十四年一月開工。
- 二 西北皮革廠——二十四年一月開工。
- 三 西北煤礦第一廠——二十三年八月開工。
- 四 西北製紙廠——正在建築中。
- 五 西北火柴廠——二十三年八月開工。

看了上列報告，我們不免驚羨山西“十年建設”計劃的偉大成績。然而細加研究，那又不免令人失望。雖然山西已經有八個機械製造工廠（壬申製造廠的七個工廠和育才機器廠），可是這八個工廠的營業數額，全年總共不過一百六十萬元；不及短短一條京滬鐵路營業額的十分之一！雖然山西的煤炭埋藏名聞世界，可是西北煤礦第一廠的每日全部產量（二百噸），僅僅等於蘇聯採用“斯塔漢諾夫方法”的一個煤礦工人兩小時的工作成績！這樣一個滑稽的對照，未免令人掃興；然而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這樣看來，這轟轟烈烈的“十年經濟建設”計劃，它的全部成績，恐怕只夠排擠若干規模更小的私人企業，並替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統制計劃，做了一點清道工作。

3. 廣東的“三年計劃”

同山西省的“十年建設”可以相映並輝的，就是廣東的“三年計劃”。廣東同山西截然不同，它是全國通商最早，而且也是最富裕的一省。所以它的建設規模，比較山西多少是要廣大一點。根據該省報告，從二十三年五月起到二十四年四月一年中間，省營物產售價收入如下：

錫 鑛	7,386,232元	29.42%
土敏土	5,920,404元	23.58%
糖 品	10,944,506元	43.59%
桔 水	609,645元	2.43%
硫 酸	103,978元	0.42%
紡織品	92,274元	0.36%
肥田料	51,451元	0.20%
合 計	25,108,490元	100.00%

到二十四年年底，廣東一共有十四家省營工廠 佔世界首位的錫鑛並不在內)。詳情如下：

一 紡織廠——共分五部：

a. 絲織部 b. 製絲部 c. 絹絲麻紗部 d. 毛紡織部

e. 棉紡織部——均於二十四年擴充。

二 土敏土廠——二十四年八月起已擴充。

- 三 蔗糖營造廠——現有四廠，均於二十四年八月以後陸續開工。
- 四 電化苛性鈉廠——建築完竣，二十五年春間開工。
- 五 肥田料廠——分三部：
 - a. 磷肥部——二十四年八月開工
 - b. 淡肥部——尙在建築中
 - c. 鉀肥部——尙在計劃中。
- 六 硫酸廠——二十四年添設新機。
- 七 電氣廠——尙在建築中，二十五年春間竣工。
- 八 飲料廠——行將竣工，二十五年三月可以開工。
- 九 紡織廠——運到機器，二十五年五月可以開工。
- 十 燃料廠——機器裝竣，二十五年二月可以開工。
- 十一 廣南船廠——已能修理船隻，並製造各種機器。
- 十二 廣東造船廠——正在建築中。
- 十三 鋼鐵廠——計劃完竣，預備採購機器。
- 十四 潯江水力電廠——計劃完竣，預備採購機器。

看了上引材料，就可知道廣東省的所謂“三年計劃”，雖然已於二十四年年底期滿；可是所得到的結果，只有紡織、水泥、製糖三個部門多少已有一點成績，此外還很渺茫。最近報載：“粵省軍政當局，以第一次之三年計劃，分爲整理與建設兩大部份；前者注重除害，後者注重興利。惟自施行以來，因省內農工商業特殊衰落，經濟極度破產所影響；故除害固未能如計劃規定者見諸實施，即興利者亦以政府財政困難之故，多未

舉辦。各縣市長，間有只知一味奉行上級法令，而於縣之範圍內稍有所樹建者，亦以側重消費方面，而不知從事於直接生產。且所需之建設費，又多抽自民間！以致人民不特未享建設之利，反受建設之騷擾與損失”。這或許是粵省“三年計劃”所收成效的最實際的批評吧！

4. 實業部的建設計劃

除掉晉粵兩省之外，廣西，江西，四川，浙江，河北等省，也是各有各的建設計劃；因為限於篇幅，並不能夠一一敘述，至於國民政府直接統制下的國民經濟建設事業，主要偏重於公路、鐵道、航空等類交通建設方面。關於這點，預備留到交通一章詳述；這裏只能很簡單地敘述實業部所主持着的工業建設。

據最近報載，新任實業部長對於生產建設非常重視；正在籌備建設各種大規模的工廠，可是直到現在，只有酒精廠已經開工出貨；此外都在計劃進行之中。目下正在建設中的，計有：

- 一 機器廠——廠址上海真茹路，一切工程，正在積極進行；預期二十六年二月可以全部落成。
- 二 造紙廠——廠址溫溪馬灣，官商合辦，全部股款四百五十萬元；二十五年四月開始建築，預期二十六年三月竣工。
- 三 漁市場——場址上海楊樹浦建築經費一百五十萬元；二十五年春季可以建築完竣。

此外在計劃中的有：

- 一 鋼鐵廠——擬設蕪湖，資本一千萬元。
- 二 汽油廠——擬設上海，資本五百萬元。
- 三 蠶絲廠——擬設杭州，資本八十萬元。
- 四 糖廠，人造絲廠，橡膠廠，水泥等廠，均由官商合辦。

看了上述一切，覺得幾年來的所謂國民經濟建設，實在找不到什麼可以妄自誇大的地方。儘管有人在把建設的成績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但是事實給我們的教訓是這樣：幾年來的努力結果，遠抵不上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一夜的損失！現在關外的傀儡戲劇，又一套套地搬到關內來開演了。假使華北（冀，魯，豫，晉，陝，甘，察，綏，甯）實行“自治”，那末我們的損失究竟怎麼樣呢？我們會損失全國耕地的40%，麥產的55%，棉產的60%，以上，羊毛的92%，煤產的53%，煤礦貯量的88%，鐵道的46%，公路的33%以上。這就是說，我們非但會喪失許多工廠，銀行，商店等等，而且會喪失一大部份國民經濟建設所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到這時候，一切國民經濟建設計劃，恐怕都會變成不能充饑的畫餅，甚至變成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地化中國的梯階。所以哈斯博士的“嘉許”，只值得給買辦和漢奸們去欣賞而已！

五 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問題

1. 現代化的徵象

近數年來，在中國經濟的演變之中，有一個現象是值得提出來討論的，那就是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問題。

這裏所說的現代化，是指資本集中化和組織合理化而言。這當然不是今天纔發現的現象，不過很意識地來加以檢討，就是直到現在還是非常必要。現在我們先來觀察近數年來銀行業資本集中化的過程。

據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統計所得，中中交等二十八家主要銀行的實收資本，其增加有如下表：

年 別	數 額(千元)	指 數
1921	95,509	100
1931	155,509	163
1932	156,777	163
1933	173,885	182
1934	254,439	257

計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一年這十年間，實收資本僅自一〇〇增至一六三，但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這四年之間，却增至二五七。這二十八家銀行的實收資本在一九三五年又有了巨大的增加，因為單就中中交三行而論，四月金融公

債發行後，即增官股六千萬元。所以近數年來，銀行業資本集中化的現象，就是單從實收資本本身看來，也是非常明白的了。

不過單看資本本身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追究這巨大的資本在其活動過程中，又使銀行的財富起了如何的累積，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看看它的公積和歷年的純益（仍以前記二十八家銀行為例）：

年 別	公 積 金		純 益	
	數額 (千元)	指數	數額 (千元)	指數
1921	25,353	100	12,667	100
1931	47,347	187	20,841	145
1932	51,876	205	26,286	208
1933	60,884	240	26,811	211
1934	(未詳)		31,248	246

公積金乃由歷年盈餘之一部份累積而成，計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十三年間，共增數額將及一倍半，將過去二年合併在內，其增加率總在一倍半以上。純益額也一年大似一年，充分表現出雄厚的銀行資本的威力。

此外放款業務和發行業務的擴大，也能具體地指出銀行資本的雄厚。譬如前記二十八家銀行的放款額，在一九二一年為五一五百萬元，一九三一年增為二，六〇三百萬元，計增三倍有餘，一九三四年更增至二，二五三百萬元，又比一九三一

年增多百分之四十，其增加速度愈近愈烈。發行以中中交三行爲主，今即就三行發行數額比較如下：

年 別(年底)	中 央	
	數 額 (千元)	指 數
1928	11,696	35.80
1934	85,339	261.20
1935	176,065	538.20

年 別(年底)	中 國	
	數 額 (千元)	指 數
1928	111,950	85.60
1934	136,868	104.56
1935	175,667	134.32

年 別(年底)	交 通	
	數 額 (千元)	指 數
1928	(未 詳)	
1934	57,883	139.65
1935	84,310	202.52

註：以一九三一年全年發行額平均=一〇〇

從前表，我們可以洞見發行額有驚人的發展，就行別言，以中央爲最，就年別言，以一九三五年年底爲最，這更告訴我們：國家銀行和新貨幣政策，對於增發紙幣都保有不可分的關

係。

從前述資本公債發行各點看來，我們可以明白懂得近數年來銀行資本的雄姿到底具有怎樣一個輪廓。不過，我們還應記牢這副雄姿是出現在全國農村凋敝，工廠倒閉，財政竭蹶和外貨充塞的恐慌年頭！

其次，關於中國銀行業的組織合理化，我們也可舉出許多事實來說明。第一，一九三二年三月，正當“一二八”戰爭之後，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和票據交換所的設立，使同業間的聯繫關係比較密切起來；第二，一九三三年四月廢兩改元的實現，使長江中下游的幣制能夠統一起來，從金融組織來說，就是使新的銀行更能戰勝舊的錢莊；第三，一九三四年春，銀行資本開始以提倡信用合作事業的姿態，比較積極地侵入農村，使其組織系統透過各種舊的關係擴大起來；第四，一九三五年四月，財部發行金融公債一萬萬元，充作中中交三行的官股，把它們改爲三鼎甲式的國家銀行，同年十一月更頒佈新貨幣政策，來加強它們的威力，和對一般銀錢業者的控制力量。僅就這四點看來，我們已經可以明白見到：中國的銀行業確是在經濟的政治的各種動力之下，使它本身的組織相當完密起來了。

2. 現代化的評價

對於前面所指出的各種事實，即關於中國銀行業如何日

趨現代化的事實，我們並不素朴地或單純地否認；不過我們也不願和少數人士一樣，把它們毫不分析地或過分誇大地承認下來。我們以為指出這種現象固然是萬萬必要，不過更重要的還在正確地闡明它的起因和影響。現在我們就按着前面的程序，先來看看中國的銀行資本是怎樣集中起來，它將來又可能有什麼影響。

我們曾經一再地指出：中國銀行資本的發展，是和生產過剩本身沒有多大關係，有時甚至一般產業愈衰落，它的發展反愈迅速。這是容易解釋的，因為中國的銀行資本自誕生那天起，主要就是替列強經售洋貨或為政府辦理外債，稍後因自己的羽毛相當成長起來了，就更沿着外資的道路，借款給政府或銷納政府的公債。譬如中交等行在魯豫皖三省設立分支行，其主要業務就是替英日等國收買煙葉和棉花，同時它們當然也經營各省對口岸的匯劃業務，不過此種業務多半又是由於銷納洋貨而引起。有些人以為近年來內地錢莊紛紛倒閉，而銀行反能代之而起，是中國國民經濟向上發展的產物；其實這是由於洋貨深入內地並擴大其流通網，使舊的錢莊組織不能盡其買辦性的職務，因而使新式銀行有起而代之的機會吧了！

至於說到中國銀行業的飛黃騰達有賴於政府的公債，那是更明顯了！我們總還記得中國銀行興起最多的年代是民六至民十一，和民十六至民二十，但是當時正是北京政府和南京

政府大量發行公債的年代。爲什麼呢？因爲執政者到了財政困迫而社會動搖的時候，只要能借到錢，利息高低是在所不計的。中國的公債所規定的利息雖在六厘至八厘之間，但因六折發行之故，往往在二三分以上，於是朝野間的大小財閥就紛紛起而組織銀行，來承受這一批一批的公債了。據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統計所得，中中交等廿八家主要銀行，自民國十年至廿三年這十三年之間，所購有價證券（百分之九十九爲政府公債）增加了八倍有餘，在資產總額中所佔的比重也一天大似一天，詳細有如下表：

廿八家主要銀行歷年有價證券統計表

年 別	數 額(千元)	指 數	佔資產總額%
1921	54,310	100	5.15
1926	90,085	166	6.47
1931	239,236	440	9.31
1934	475,563	874	12.36

中國的銀行因爲投資公債利息優厚，而且手續簡單，對於一般工商業經營，自然淡然置之了。到了目下這恐慌時代，它們自然更避而遠之。譬如一九三五年春轟傳一時的工商放款，到八月間才告實現，而且歷時數月，還不過放出一二百萬元，比起公債經營來，真是輕微的點綴呀！而且一般地說來，銀行對於工商家的放款，是發揮着強烈的高利貸資本的破壞作

用，而很少企業精神的。

因此，我們可以明白，中國銀行資本的日趨集中，對於一般國民經濟的改進是很少有幫助的。

其次，我們再來檢閱一下：中國銀行業的組織化又盡了怎樣一種機能呢？按前面所舉的實例而言，聯合準備庫和票據交換所的設立，對於民族金融壁壘的建設，確是有相當的貢獻，“一二八”之役，不曾將上海的金融組織摧毀掉，雖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但是它們的護衛力量也是不宜忽視的。廢兩改元一舉，對於國民經濟的推進，也演了很大的任務。不過我們應該記住：所有這些改革都不曾澈底觸及列強的和封建的障壁，因而都不能使中國銀行業在組織上取得嶄然的姿態和意義，至於銀行資本的投入農村，其意義比起廢兩改元來還更微小，它不過以較新的銀行組織來襲取舊的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在農村中的地盤而已！現在最使人迷惑的是三行改組與新貨幣政策，我們不是時常聽見人們說，中國是有了健全的獨立的國家銀行，和統一的金融制度了嗎？然而事實又是怎樣呢？在這兒，我們只需指出兩樁事實，就可將當前的迷惑消除：

第一，三行改組與新貨幣政策確是加強了中中交三行在華中金融市場上的地位，不過華北和華南的離心運動也特別激化。山西推行物產證券，也就是要鞏固山西屬下的“法幣”。最近它更設立法幣匯換處（因山西省鈔匯往省外，每千元要

貼水一二十元，故設該處平衡之），其作用與南京政府對外成立外匯平市委員會無異，換言之，即在穩定他自己的“法幣”的“外匯”。廣東因“中央”於去年十一月四日推行新法幣，即於同月七日頒佈其管理貨幣法，互相對抗。桂省也於同月十四日如法泡製，以廣西省銀行發行的桂鈔爲其無限法貨，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統一金融還未達到，而原來的割據局面反更加強了。

第二，澈底實施金融統制的新貨幣政策，實際上只有加強英美列強對華的統制。現在所謂外匯準備又多半操在美國手裏，日本又加強醋意，阻止白銀南下，作爲他自己未來的金融基礎。在這裏，殖民地化的過程比民族獨立化的過程不知快了幾倍！

從前面所說各點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中華民族未得解放以前，銀行業的組織化，其前途也不過是加強對外的隸屬和促進內部的對立，要想藉此完成一個獨立的民族金融組織，是只有到處碰壁的！

現在我們膽敢說一句：在現存狀態之下，中國銀行業的“現代化”是沒有光明的前途；反之在中國民族未解放以前，它愈“現代化”，它就愈將半殖民地的買辦性，封建式的高利貸性和割據性，充分地表現出來！我們要不忘記國外有帝國主義存在，國內有封建勢力殘留，同時我們更不忘記將它們澈底摧

毀，然後我們才能將中國的銀行業推進一個新的階段！

六 土地村公有問題

1. 土地村公有方案的來源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呈國民政府，請由山西試辦土地村公有制。在他的呈文中說：

“竊查陝北二十三縣，赤匪猖獗，勢若燎原。大軍圍剿，縱挫其勢，而不能除其根。如突圍而出，則傳染益多，更難善後。此剿共所以不能專恃武力，而須注意於政治力量也”。

同時閻先生又指出土地問題在山西的如何嚴重。他說：

“年來山西農村經濟整個破產；自耕農淪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淪為佃農雇農。以至十村九困，十家九窮；土地集中之趨勢，漸次形成。在此種情形之下，不但佃農雇農最易受共匪之煽惑；即自耕農半自耕農，鑒於自己之經濟地位日趨動搖，亦易受共匪之煽惑。共匪即以土地革命，為奪取農民心理之要訣”。

由於上述原因，閻先生看到了在這“地廣兵單”的山西，要想防止“赤禍蔓延”，除掉解決土地問題之外，恐怕別無良法。因此他便提出了傳誦一時的“土地村公有方案”，想自上而下地來消滅“亂源”。自從這個方案提出以後，全國許多刊物對

於土地村公有制紛紛討論。他們對於土地村公有制的態度雖然異常紛歧，但是他們——除掉極少數的例外——却已一致承認，土地問題在中國已經到了異常嚴重的程度。

過去曾有許多名流學者，利用“友邦”替我們捏造的統計材料；來證明土地所有權的如何分散。但是最近幾年，許多學術機關甚至政府機關所作調查，都已一致證明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幾乎有半數是握在少數地主們的手裏。另一方面，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貧農和農村工人，却是痛感土地饑饉。例如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查，全體使用田畝中間，租田所佔比重，江蘇常熟（七村）佔81.6%；浙江東陽（八村）佔68.7%；河南鎮平佔57.2%；陝西綏德佔53.4%。中山文化教育館調查，廣東番禺（十村）農民使用田畝中間，租田佔71.3%；廣西省立師範專科學校調查廣西蒼梧（六村）農民使用田畝中間，租田佔66.4%。據陶直夫先生最近所作估計，各類村戶的耕地分配約如下表：

中國土地的分配（一九三四年估計）註一

地 主	戶 數	%	所有耕地	%
富 農	2.4	4	700	50
中 農	6.6	6	252	18
貧農及雇農	12.0	20	210	15
合 計	42.0	70	238	17
	60.0	100	1,400	100

註：戶數單位百萬戶，所有耕地單位百萬畝。

有些名流學者，以為土地問題在山西並不怎樣嚴重；他們引用中央農業實驗所的估計，指出山西的佃農只佔14%，半自耕農佔20%，自耕農却佔了66%。其實，這佔農戶總數百分之六十六的自耕農中，至少有半數以上是異常缺乏土地的貧農，他們同樣受着土地問題的威脅。例如內政部的估計在山西全省，佔戶數14.9%的地主富農，佔有耕地的48.7%，而佔戶數67.4%的貧農雇農，僅佔耕地的27.1%

山西耕地所有分組統計(一九三二年調查)

類別	戶數		所有耕地		
	戶數	%	畝數	%	
私有耕地	100畝以上者	61,713	3.78	10,279,825	22.02
	51至100畝者	181,302	11.12	12,449,593	26.67
	31至50畝者	288,437	17.69	10,988,026	23.54
	11至30畝者	494,506	30.34	8,944,533	19.16
	10畝以下者	604,307	37.07	3,691,899	7.91
公有耕地			239,320	0.70	
總計	1,630,225	100.00	46,683,201	100.00	

這就是“赤禍蔓延”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晉閩所以“甘冒天下不韙”，提出土地村公有方案的社會基礎。

2. 土地村公有方案的內容

晉閩擬訂土地村公有方案的目的，是想自上而下來解決

土地問題：這樣用釜底抽薪的辦法來防止“赤禍蔓延”。然而，我們如果把他所頒佈的“土地村公有大綱”十三條細讀一遍，就會感到這種土地村公有制，同土地問題的澈底解決，實在相去太遠。因為第一，他們既不主張土地私有，也不主張土地國有，而是主張土地村有。據晉閻自己解釋：“土地村有，是使用分配問題，不是主權問題。即以主權而論，村屬於縣，縣屬於省，省屬於國；主權在村即是在國。……國內固皆國土，國土皆是村土。歸村有，有之事實，始有着落；……歸國有……有之事實，反爲落空。且村近而國遠：言村有，村人易知而易從；言國有，村人難諒而難從”。然而，這祇是用一種空洞的幻想，來掩飾他們鞏固地主豪紳統治的這種反動企圖而已。

誰都知道，在一個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過渡國家中間，鄉村常是殘餘封建勢力最穩固的巢穴。在現階段的中國，愈下層的地方政府，便帶着愈濃厚的封建色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所有鄉村政府，除掉“匪區”之外，都在地主豪紳們的掌握之中。所以，把土地的“使用分配”權力放在村政府的手裏，仍然不會跳出地主豪紳們的圈套。閻先生是早已看到假使提倡土地國有一定要受地主豪紳們的反對（其實晉閻自己也是堅決反對土地國有政策，因為國有政策是同晉閻多年保持着的割據政策不能兩立的啊）；可是假使提倡土地村有，那就比較容易獲得地主豪紳們的諒解；所謂“易知易從”，他的意

思大概就是這樣！

第二，使私有土地變成村有的方式，不是沒收，而是發行村公債來照價收買。當然，沒收土地是會違反地主豪紳們的利益，甚至侵犯私有財產這種“神聖”觀念，這是閻先生所不願意的。可是收買政策却就大不相同；牠非但不會使地主豪紳吃虧，而且會使他們得到許多好處。因為：一、在這“赤禍蔓延”的山西，死的田產遠不如活的現款來得穩固；因為田產不能帶着逃走，換成現款以後却隨時可以帶着逃到洋大人的租界上去過他們的逍遙生活。二、就算“赤禍”並不“蔓延”開來，放債也比收租來得靈活一點；尤其因為田賦年年增加，田產已經變成一個重累。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規定“推行之初，耕農對省縣地方負擔，仍照舊徵收田賦”；那末誰不願意把這重負轉嫁到農民們的肩上去呢？

許多名流學者還在那裏替地主富農抱怨；例如金融巨頭金國寶先生曾憤慨地說：“公債既係無利，償還又無年限，其所以勝於共產者又幾何”，其實這種耽心是件多餘的事情。地主豪紳的集團——村政府——既然實際掌握着土地的“使用分配”以及其他經濟政治權力，他們就有方法來保證這種村公債的十足甚至十足以上的兌現。尤其是在號稱“模範省”的山西，就連“村治”權威學者梁漱溟先生都曾“讚歎”着說：“山西近幾年參加幾次戰爭，一切徵發人夫，馬車，糧草，籌餉募債，得力

於村政府者非常之大”。現在山西連田賦徵收都由村政府的“里老”們來負責；他們根據這種徵糧派捐的豐富經驗，當然不至於叫自己白白吃虧。名義上面雖然沒有利息，但是誰又能夠担保他們不會浮收匿報；或在收買土地時候有意抬高地價，預先把這利息加到地價中間去呢？

第三，村公債的担保是：一、產業保護稅；凡動產不動產，均年抽百分之一。二、勞動所得稅；耕種田地收入十取其一，其它勞動收入徵收百分之一為基之累進所得稅。三、凡以資產生息者，應按所得利益徵收百分之三十為基之累進所得稅。四、凡村民無正當緣故而不勞動者，應照耕農所交勞動所得稅額徵收不勞動稅。然而在這中間，動產的保護稅和資產生息稅是很容易隱瞞的，因為動產和資產生息最不容易調查（自然主要因為地主豪紳對這兩項根本不願意去調查）。至於不勞動稅，也會弄得有名無實；不勞動的地主豪紳，誰都容易去替自己找到一個“正當緣故”。最有把握的，首先就是不動產的所得稅——說得明白點，就是農民繳給地主豪紳們的變相田租；其次就是農民所繳納的勞動所得稅。這樣，農民除掉代替地主繳納田賦以外，還要加上兩種額外負擔；這就是土地村公有制賜給山西農民們的實際利益！

最後，所謂村公有的土地，並不是按農村勞動者的戶口平均分配，而是按照耕作能力分配土地。假使土地不敷分配，那

未得不到土地的失業農民，就由村政府來替他們“另籌工作”。辦法固然定得相當週到；然而我們很可斷定，在這徧地失業的中國，村政府是再也沒有能力來替他們找這樣許多飯碗的。那末，這些從“村公有”的土地上面排擠出來的無地農民，他們所能盼望到的，恐怕只是永遠的失業而已！而且這種失業農民的存在，是同都市失業工人的存在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這就是說：它非但會剝奪無地失業農民的生活根據，而且會使分得土地的農民受到巨大的威脅。因為那許多農民應該從土地上面驅逐出來，村政府諸先生“自有權衡”；他們儘可憑着平日的好惡來下判決。這真夠使山西農民人人自危了啊！

3. 土地村公有的幾個根本問題

一般學者大多以為土地公有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土地政策；因此贊成的人固然稱頌它的如何消滅剝削制度，反對的人那裏害怕它會犯剝削者的利益。其實土地公有制度可以存在於各式各樣的社會形式中間。誰都知道，原始時代的氏族公社和村落公社，是以土地公有為其基礎。就在封建社會中間，也可以存在着一種變相的土地公有制度。例如魏晉時代的均田制度，土地也歸國家所有；全國人民一到了年就可領田耕種，而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的租稅。俄國農奴解放前後存在着的“密爾”，也可說是一種土地村公有制度。不過這些土地公有制度並未消滅剝削關係，一般農民仍然要用租稅勞役等等方

式去受封建領主，或代表封建領主的國王的宰割。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土地公有制度雖然從未存在，但是至少也曾存在於若干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思想中間。例如華勒斯等所提倡的農業社會主義（實際這是最進步的農業資本主義，因為他主張土地國有同時承認其它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

那末晉閻所提倡的土地村公有制，它究竟包含着怎樣的社會性質呢？在我們看來，它是一種封建或者半封建的土地公有制。因為第一：他反對土地國有，主張土地村有，而且並不變更鄉村政權；所以他非但沒有消滅地主豪紳，而且使他們的權力更加來得鞏固，因為他們掌握着全村土地“使用分配”的實際權力。第二，他反對沒收土地，主張收買土地；因此地主豪紳一面可以用村公債和稅捐這種形式來繼續剝削農民，一面還可以用剝削所得，來經營高利貸和其它剝削事業。第三：他反對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經營，不能積極提倡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這點留待下面再說），而保持着狹小的農民經營。這種小農經營是封建制度的最鞏固的基礎；因為它阻礙農業生產技術的自由發展，使貧苦的農民不得不經常地去依賴地主豪紳。

根據上述評價，我們可以看到晉閻的土地村公有制，除掉枝節上的缺陷之外，是有幾個根本問題橫在它的前面：第一，他想在地主豪紳的統治之下來解決土地問題；可是解決土地問題的終極目標，是要廢除地主豪紳的特權，甚至根本消滅地

主豪紳階級。思平先生曾經很正確地指出：“執行一種新的政策，而沒有一種新的力量，仍假手於舊勢力，是必然失敗的。”所以我們很可斷定，晉閩的土地村公有制假使不像“平均地權”一樣變成一張空頭支票：便會變成地主豪紳的“土地公有”制度。無論他走那一條路，他都不能解決山西的土地問題，因此也就不能防止“赤禍蔓延”。最近紅軍的侵入晉南，就是對於土地村有問題的一個最實際的答覆！

第二，所謂土地問題不僅是個土地分配問題，而且同時是個土地使用問題。這就是說：怎樣能夠消滅半封建的小農經營，保證農業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土地村公有辦法大綱雖曾規定：“如經村民大會議決，對於村中田地為合夥耕作者，即定為合夥農場”（按即集體農場）。然而我們知道，集體經營第一要有進步的技術——例如農業機械——來做它的基礎，否則決不能夠廣泛發展；關於這點，晉閩自然無能為力，因為他並不像蘇聯那樣，有什麼社會主義的巨大工業，來做發展集體農場的先決條件。第二，集體經營要有以消滅剝削制度為任務的勞動者的政權來做它的保證；因為推行集體農場的終極目標是要消滅剝削制度，這自然不能在剝削者的掌握之中發榮滋長。所以這種浮泛空洞的條文，決不能夠發生絲毫實際效力。

最後，誰都知道，中國的土地問題，同民族解放問題是密切聯繫着的。尤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直接控制下的山西，不

能積極反抗帝國主義，任何土地改革方案都會完全落空。現在太原已經設立着日本軍隊的特務機關；可是山西當局仍然根據着“攘外必先安內”的一貫原則，想用全力，甚至借助外力來解決防共問題。在這前提之下，土地村公有制縱然實現，也會變成日本帝國主義“農業中國”政策的一個執行機關。因為這時掌握着土地“分配使用”權力的土地豪紳集團，一定會奉行着日本軍部的命令，更有計劃地來供給廉價的工業原料，例如強迫農民種植棉花；甚至種植鴉片，實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毒化政策。說到這裏，土地村公有制的前途怎樣，也就夠使我們慄慄危懼的了！

第三章 貿易

一 世界貿易略呈好轉中的中國對外貿易

一九三五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大體上跟前兩年的情形相彷彿。所不同的，即就資本主義世界整個的發展動態看來，它的特徵已經不是恐慌，而是進入開始興旺的階段了。但是，正同這一次的特種經濟蕭條一樣，這種開始興旺的現象，它決不是一種“正常的”，真正進入一般繁榮階段的表現。剛剛相反，因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作用正在充分地強化，這種開始興旺的假態，將使新的週期恐慌，爆發起來，跟那無可克服的舊有恐慌的餘燼碰在一道。具體說來，這種新的週期恐慌將在生產水準已經超過一九二九年的國家首先爆發，比那現時仍在恐慌中的國家，一定爆發得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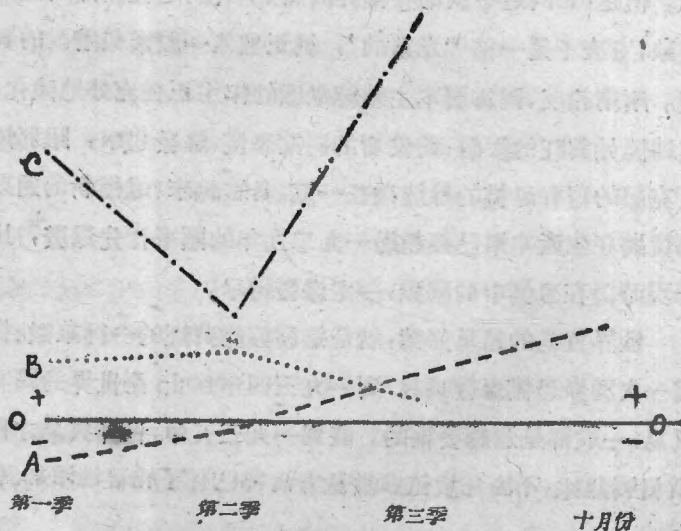
世界貿易的略呈好轉，就是這種假態興旺的一種象徵。從一次世界恐慌爆發時起，到一九三四年為止，全世界的國際貿易，一般都是愈趨萎縮的。直到一九三五年，世界貿易才稍為好轉起來，不論在貨值或貨量方面都已有了相當的增加。但

是，正因為這祇是假態興旺的一種表現，所以這種相當的增加，假如跟世界工業生產增加的速度比較，那真是太過落後了(參閱下圖)。

兩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貿易和工業生產(1929 = 100)

	年別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十月份
×以金計的世界貿易總值	1934	34.0	33.5	32.9	35.9
	1935	33.1	33.4	34.0	38.1
(A)1935比1934年增(+)	或減(-)	(-)0.9	(-)0.1	(+)1.1	(+)2.2
×世界貿易貨量	1934	75.7	76.1	75.6
	1935	77.0	77.7	76.1
(B)1935比1934年增(+)	或減(-)	(+)1.3	(+)1.6	(+)0.5
×世界工業生產 (Annal st)	1934	75.9	79.3	73.2
	1935	81.8	81.6	82.3
(C)1935比1934年增(+)	或減(-)	(+)5.9	(+)2.3	(+)9.1

註：國聯統計月報一九三五年一二月份，五四八頁。蘇聯對外貿易數字亦在內，但它所佔比重很小，故對總數並無影響。



那末這種世界貿易的相當增加，而比世界工業生產的仍太落後，究竟爲了什麼道理呢？在這裏我們只能很簡單的指出它最重要的四點來。第一，隨着軍事或有關軍事工業生產的極度膨脹，對於若干原料的需要特別來得急迫，這是刺激世界貿易相當增加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第二，整個世界銷售市場的慢性萎縮仍在繼續加強；第三，由於世界市場的日益萎縮，帝國主義列強不得不加緊它對於國內市場的獨佔；第四，爲了準備未來戰爭時的便利，帝國主義列強對於生活資料，運輸工具和武器等等，都在力謀自給自足政策的建立和加緊施行。總括後面三點，它一方面引起了經濟上國際分工的相當破壞，致使全世界進出口商品在商品生產中所佔的成分大大的減少，所以造成了世界貿易比較世界生產太過落後的結果。同時另一方面，它也正是資本主義在總危機中愈益退化的反映。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對外貿易，是跟世界經濟的整個動態和上述世界貿易的內容完全吻合的。根據海關貿易冊的統計，一九三五年中國對外貿易總值爲一，四九五，〇二〇，〇〇〇元，比起一九三四年來仍在繼續地萎縮。但是這種萎縮的程度，却遠不如一九三四年對一九三三年的萎縮程度來得厲害。同時，假如我們把私運進口的貨值約計三億二千餘萬元（據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上海的日日新聞所載，經某海關從業員專門的推算，約當一九三五年海關所計進口貨值的三成五）也

加在貿易總值裏去計算。那末，一九三五年的中國對外貿易總值就會變成一，八一六，七四四，〇〇〇元，就會比較一九三四年還增加了（據上報同日所載，一九三四年私運進口貨值約佔海關進口額的一成五，即一億五千四百餘萬元。如將此數加入貿易總值，則一九三四年爲一，七一九，三二九，〇〇〇元。）

自然，一九三五年中國對外貿易萎縮程度的減輕，甚至實際上比較一九三四年還有所增加，這決不是中國經濟一般發展的反映，更不是中國生產漸趨好轉和中國購買力漸次增高的表現，事實恰恰相反，日本在華政治和經濟勢力的激急擴展，引起了落後的中國生產機構之越發崩潰，使中國大眾爲了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要的日常消費品，也非仰給於舶來品，尤其私運進口的廉價日貨不可。這就是一九三五年的中國進口貿易所以比較一九三四年還增加了些，比較一九三三年却仍然呈示衰退的真相。同樣，一九三五年中國出口貿易的比較一九三四年爲增加，而仍不能跳出出口貿易一般的頹勢，多半由於列強備戰益亟，對於中國所能提供的原料或半製品，還不值得和不可能馬上全部採取自給自足政策的緣故。

二 入超激減和出口增加的評價

大家知道，單是入超本身和它的增加或減少，本來不能作爲一國經濟之發展或衰退的徵象的。因爲，在一個帝國主義國

家，假如它的對外貿易中主要的進口貨是原料和半製品，出口貨是全製品，而它還具有大量的無形收入（例如運輸費，在國外投資所得的利益等），那末，即使它有貿易上的入超，對於它的整個經濟也並不是什麼壞的現象。反之，在一個弱小或半殖民地的國家，假如它的對外貿易內容恰恰與帝國主義國家相反，即它的主要進口貨是全製品，出口貨是原料和半製品，而且並沒有充分的無形收入，那末，它的貿易入超固然是它整個經濟上的重大負擔，同時這種入超即使有所減少，也不一定是它的良好現象。所以，要知道一國對外貿易的入超和它的增大或減退是否有利於該國的整個經濟，是否足為該國經濟發展或衰退的反映，非先注意下列兩點不可：第一，要對於一國對外貿易的內容加以精確的分析；第二，要闡明一國貿易入超增減的主要原因。

不消說得，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對外貿易的內容跟我們上面所說一般的半殖民地國家沒有兩樣。中國對外貿易的貨值，除開一八七六年以外，簡直沒有一年不是入超的，而且入超的數額直到一九三二年為止，幾乎沒有一年不在增加。根據海關所發表的統計數字，中國入超數額從一九三三年起已有漸次減少的傾向，特別是一九三五年，入超數額似乎更有激急減退之勢；到了同年十二月和一九三六年一月，且發現了幾十年來絕無僅有的出超。於是，許多人就歡天喜地認

爲，這是中國經濟復興的徵兆，這是繁榮到來的先聲了。

但是，慢說這種入超激減的意義究竟在那裏，我們且就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來解釋一下。自從九一八後東北四省淪陷以來，私運風氣就一天天的囂張。這種風氣因爲地理上和政治上的關係，簡直無法把它抑止。到了一九三五年，隨着日本在華勢力的膨脹，隨着冀東僞組織乃至其它類似僞組織的形成，私運來華的日貨正像洪水汎濫般的那樣洶湧而來，直到現在還是毫無切實有效的辦法加以阻止。因此，假如我們把私運進口的貨值也加在海關貿易冊內所載進口數額上去計算，那末在貿易冊上所看到的入超激減現象，便成爲完全離開事實的一種假態了。這樣，入超不但沒有激減，反而還有增加的趨勢呢！（參照下表）

中國入超激減的假態和真相

（價值單位國幣千元；指數1926=100）

	海關貿易冊內統計數						連私運進口之估計數在內					
	進口		出口		入超		進口		入超			
	價值	指數	價值	指數	價值	指數	價值	指數	價值	指數		
933	1,345,567	76.8	611,828	45.4	733	379	188.2	1,345,567	76.8	733	739	181.2
934	1,029,665	58.8	535,214	39.7	494,451	122.1	1,184,114	67.6	648,900	160.3		
935	919,211	52.5	575,809	42.8	343,402	84.8	1,240,935	70.8	665,126	164.2		

上表私運進口估計數係根據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上海日日新聞所載計算

而得。但一九三三年數字則無此項私運進口額在內，好在當時私運數額遠不及前兩年之巨大，作比較時並無妨害。

其次，我們退一萬步來說。假定一九三五年中國對外貿易入超的激減是相當正確的，那末它的原因是什麼，它的意義又在那裏呢？關於這，我們可以從進口和出口貿易兩方面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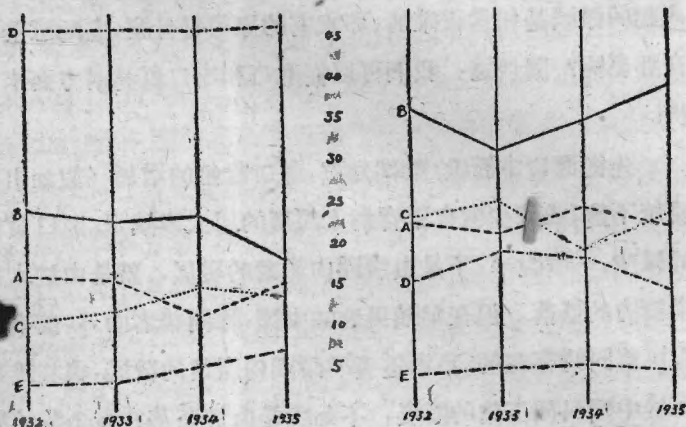
先從進口方面說：誰都知道，進口貨值的增加（假如出口貨值不變）或減少就會影響到入超額的增大或減退。進口貨值的減少，一般說來，不是由於國內產業的發展，就是由於大眾購買力的低落。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除開後者而外，前者是有可能同時存在的。不過這裏所謂國內產業的發展，與其說是由於中國民族工業的擴展，不如說是由於在華外資企業的興旺。因為，中國民族工業的愈益崩潰，無論如何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而全製品進口貨值在進口總值中所佔成分的繼續增大，和原料進口的又呈激減，都跟中國民族工業的崩潰具有相當的聯帶關係。至於飲食品進口特別是米穀進口的大量增加，正足以證明中國農業危機的依然嚴重，而原料進口的激減却並不是因為若干原料已由中國農產品來替代的緣故。所以，一九三五年進口貿易的減退，決不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結果；反之，它依然是中國購買力一般低降的反映，至多也祇是在華外資企業發展的表現罷了。

中國進出口商品內容分類趨勢圖

A. 飲食品; B. 原料; C. 半製品; D. 全製品; E. 雜類。

進 口

出 口



再從出口方面說：同樣，假如進口貨值不變，那末出口貨值的增加或減少，自然也會影響到入超額的減少或增加的。不錯，出口貨值的增加，普通總是有利無弊的。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為，在這裏出口貨的內容往往反映出外資在華控制力量的加強，例如中國出口貿易中，日貨也竟佔有相當地位的。中國的出口貿易無疑是以提供原料的姿態表現出來，所以在出口貿易中佔首位的就是原料。反之，在進口貿易中佔首位的全製品，它在出口貿易中竟站在最不重要的末等地位。不但如此，正與全製品出口額的日益減少

相反，原料品的出口貨值是在一年年的增加，特別是一九三五年，增加的速度是更大了。其中原因很簡單，即隨着國際風雲的緊張，帝國主義列強對於軍事工業的儘量擴展，對於若干原料（尤其是軍事工業所需要的）的需要自然愈加迫切了。所以，中國桐油的出口貨值一九三五年已一躍而佔首位，花生油和芝蔴的出口貨值竟較一九三四年增加了二倍半和三倍半之多，其它如銻礦砂和錫錠，錫塊等的出口貨值也都有了顯著的增加。至於生絲出口貨值的居然也能飛躍的增加，可說完全是有了特殊原因的緣故。這裏最重要的一點即是日絲生產的激減，它的產量，一九三四年比三三年減少13.9%，一九三五年又較三四年減少9.1%。總而言之，一九三五年中國出口貿易的增加，除開若干偶然性的特殊原因而外，祇表示出中國在提供原料上，愈益成爲帝國主義列強“與取與求”的對象了。

最後，縱使我們承認一九三五年的中國出口貿易已經有了顯著的增加，縱使我們承認中國入超額的激減確是事實，那末一九三五年的中國國民經濟是否因此而呈好轉了呢？不，我們的答復是：一點沒有因此而呈好轉起來。關於這，由入超激減所表現的中國一般購買力的低落；由全製品的進口相對增加而出口的絕對和相對激減所表現的中國民族工業的崩潰；以及由飲食品進口的增加所表現的中國農業生產的依然衰落；這些我們上面都已說過，不用再予分析。這裏所要指明：

怎樣的結論來。

的，即從上海出口對進口物價指數的差額上，我們可以得出

上海出口物價對進口物價指數差額表

(以1926=100, (+)為出口物價指數較高於進口者
(-)為出口物價指數較低於進口者)

原 料	生 產 品 消 費 品 總 指 數	
	平 均	均
農 產 林	1928 (-)13.1 (-) 8.4 (-) 0.3 (-) 9.5 (-) 1.4 (+) 4.8 (+) 1.9	1930 (-)35.2 (-)25.7 (-) 2.4 (-)27.8 (-)25.5 (-)15.7 (-)18.4
產 礦	1932 (-)42.7 (-)20.3 (-) 1.2 (-)35.6 (-)80.6 (-)35.6 (-)49.8	1933 (-)45.3 (-)21.1 (+) 4.2 (-)45.6 (-)85.1 (-)40.8 (-)50.3
產 平	1934 (-)49.7 (-)24.4 (+) 8.3 (-)38.2 (-)94.9 (-)53.0 (-)60.4	1935 (-)37.6 (-)29.6 (+)11.7 (-)28.9 (-)73.9 (-)51.4 (-)50.8

(本表由國定稅則委員會所編“上海輸入和輸出物價指數表”複製而成)

根據上表所示，我們可以證明下列四點：第一，出口物價

指數，一般的低於進口物價指數，顯然是國際貿易上不等價

交換形態的特徵，也就是中國對外貿易上半殖民地性質的反

映。第二，出口物價指數低於進口物價指數的差額，大多在這

次世界經濟恐慌之後特別來的顯著而有飛躍的增大，這正是

以表現帝國主義列強在半殖民地身上積極轉嫁其恐慌負擔的

事實。第三，這種差額，在生產和消費品方面的比在原料品方

面的巨大得多。這種現象，一來因為列強是以中國作為其商品

銷售的尾間，作為其工業品銷售的尾間的，所以在華外商對於

中國進出口業的控制儘量加強，對於中國進口貿易中佔首位的全製品，就更容易操縱它的價格了。同時另一方面因為列強既以中國作為其原料的供給地，那末在它對於某種原料，尤其中國的特產原料的迫切需要下，在它明知對華銷售原料品的不甚重要上，它對於中國原料品的進口物價，就不必像全製品那樣的儘量提高了。所以原料品出口物價指數對於進口物價指數的差類是比較小的。最後第四，一九三五年的中國對外貿易，縱使它的入超數類果真是在減少，儘管它的出口貿易確有相當增加，儘管它的原料品出口物價指數對於進口物價指數的差類比較的小，它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影響，還是有弊無利的。至少，單從一九三五年出口物價對進口物價總指數的差類上，我們就可以斷定，具有這樣內容和這樣性質的中國對外貿易，它是沒有可能反映中國國民經濟的好轉的。

三 列強對華貿易戰的展開

一九三五年國際風雲的緊張，本來就是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經濟戰已經到達極點的反映。同樣，太平洋局勢的不太平，日本在華政治和軍事勢力的突飛猛晉，當然也會在經濟戰上表現出來。我們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報中早就指出，日本對華貿易的必將更加擴張是毫無疑義的。果然，一九三五年日本對華貿易的愈益增大，以及因此所引起的列強對華貿易戰的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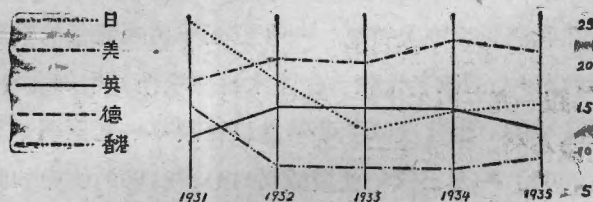
竟造成了一九三二年以來列強對華貿易戰上一個簇新的陣容。

假如說一九三二年是主要列強對華貿易陣容發生急劇變化的一大關鍵，那末一九三五年我們至少可以說是發生另一變化的開始了。我們知道，在一九三二那年，日本因為急於要收拾東北的善後，所以它的對華貿易確曾大為減退。它在中國對外貿易總值中所佔的地位，曾由冠軍而退居亞軍，在進口貿易方面由第二位而退居第三位，在出口方面雖然仍居首位，但是它在出口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數，却已減少很多。這樣一來，曾使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總值中乘機由亞軍而升為冠軍，在出口貿易中由第三位而升居第二位，在進口貿易中仍保持其首位，而它所佔的百分數却已大大的增加。同時，英國在這時期所佔的地位，也曾有了相當的增進：它在進出口總值和出口方面都曾由第四位升居第三位，在進口方面也由第三位升居第二位了。不但如此，原來是在第四位以下的德國，它在中國進口貿易方面也竟乘此機會躍居第四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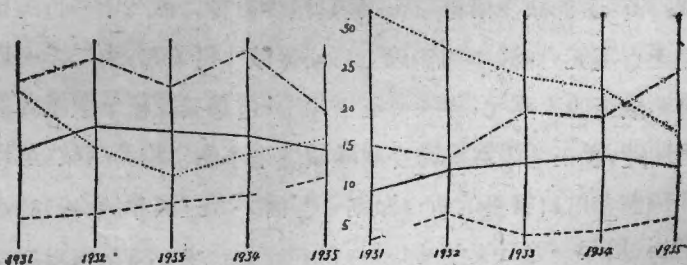
主要列強對華貿易趨勢圖

(以各國所佔%為根據)

進出口總值



進 口 出 口



一九三五年列強對華貿易陣容上的變化，可說跟一九三二年的情勢剛剛相反。一九三二年的特徵是：日本所佔地位傾向低落，英美乃至德國則乘機上升。反之一九三五年的特徵是：日本和德國所佔的地位顯然傾向上升，而英美兩國地位的日益退縮似已成為必然的趨勢。日本在出口方面雖由冠軍而降為亞軍，在進口和進出口總值方面，都已由第三位而升為第二位。英國在進口和進出口總值方面都由第二位而退居第三

位。美國雖在出口方面由亞軍而升居冠軍，雖在進口和進出口總值方面依然保持其首位，但它所佔的百分數，却都有了可觀的減退現象。

現在我們先說中美貿易：一九三五年美國輸華的重要商品，假如跟一九三四年比較，除開木材一項稍有增加而外，幾乎都是減少的。因此美國對華的進口總額，一九三四年為271,732,000元，一九三四年就激減為174,930,000元。中間減退的主要商品為小麥，棉花和菸葉。棉花由五千三百萬減至二千四百萬元，即減少兩倍以上，菸葉減少更多，由三千一百萬減至七百萬元，即減少四倍以上；小麥減少得最多，由二千一百萬元減至四十萬元，即減少五倍以上，這是美國輸華激減的重要關鍵，也正是因為美國麥產激減幾乎不能自給的緣故。至於中國對美出口貿易的所以激增，即由一九三四年的94,435,000元，增至一九三五年的136,410,000元，主要就是因為桐油輸美激增之故，即由一千六百萬增至二千八百萬元。

再說中英貿易：不論在進口或出口方面，一九三五年的中英貿易是都在減退，而尤以英國輸華減縮為多，即由一九三四年的124,647,000元減為98,232,000元。其中主要減縮的進口貨是：棉布約減一倍；呢絨和機器約減一倍弱，絨線減少最多，約減一倍以上。至於中國對英的出口總值，約由49,806,000元減為49,463,000元，其中除錫約增一倍，桐油約增半倍，茶

約減一倍以上外，其它並無多大的變化。

最後說中日和中德貿易：這兩國與英國的對華貿易完全相反，它們在中國的進口和出口方面是都有增加的。如以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比較，則日本輸華由126,886,000元增至139,593,000元，德國輸華由93,389,000元增至103,389,000元；中國輸日由81,232,000元，增至82,049,000元，中國輸德由19,159,000元增至28,926,000元。日本輸華主要的增加貨品是鋼鐵，機器，魚介海產品及糖。因為它們增加的數量並不巨大（約增四分之一，這當然祇是以海關貿易冊為根據的說法，實際上是的確很大的）所以在中國進口貿易方面，日本還沒有超過美國的地位。德國輸華的增加貨品主要就是鋼鐵和汽車及附件等，約增一倍以上。至於中國輸往日本增加的貨品比較顯著的是子仁（芝蔴在內）和棉花，但因所增不多，所以它在出口方面便以首位讓給了美國。其實，這主要是因為日本既已獨佔了東北，華北實際上已在它操縱之下，它所需要而已經享有的原料，決不是貿易冊上所能表現出來的。中國輸往德國增加的貨品，除開錫，鐵，礦砂和桐油都有若干增加外，其中增加倍數最多的是棉花，約增七倍，其次為茶，約增三倍。前者不消說是帶有軍事工業原料的性質，後者對於德國在其輸出入限額分配制下本屬有利無弊，對於中國則以輸德增加數額遠不及輸英減少數額之大，自然更說不上有利了。

末了，假如我們要更具體的來觀察日德英美四強對華貿易戰的如何劇烈，那末最好的例子我們可以參照下表所列：

列強對華貿易重要商品競爭表

(單位國幣千元)

		日	德	美	英	
進口	鐵	1934	7,429	8,917	12,698	16,439
		1935	10,913	17,169	10,172	15,742
	紡織機器	1934	5,419	506	403	7,409
		1935	7,243	712	389	4,025
	電氣機器	1934	—	1,542	791	1,838
		1935	—	2,051	523	1,573
	其它機器	1934	3,903	7,928	8,031	9,662
		1935	4,601	11,870	7,755	7,915
	汽車，運貨車及附件	1934	—	588	14,450	1,032
		1935	—	1,078	9,628	1,227
出口	糖	1934	3,626	1,109	5,126	3,439
		1935	3,405	1,457	6,365	3,307
	蛋及蛋產品	1934	—	2,512	1,467	18,946
		1935	—	2,843	4,624	1,848
	桐油	1934	—	1,000	16,204	1,323
		1935	—	1,787	29,057	2,118
	錫	1934	678	581	627	1,333
		1935	1,580	1,105	1,155	2,596

本表由中行月刊第十二卷1—2期36、38頁各表合製而成。

從上表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四點：第一，中國進口貿易中，特別在佔首位的全製品中，過去主要是由英美輸入的貨品，現在却有德日兩國取而代之的趨勢了；第二，英美兩國關於同一商品輸華的競爭並沒有表示消極，這裏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汽車運貨車及附件一項。第三，中國出口貿易中，特別在佔有首位的原料品中，列強在吸取中國原料的競爭上，最積極而力量最強的要算是美國（自然祇以貿易冊的統計為限），其次是德國和英國。第四，日本在這中國出口方面所表現的爭奪力量似乎特別來的微弱，其實這是不正確的觀察。因為日本在這方面的勢力單單在經濟上的掠奪已經不夠滿足它的雄心，所以它的努力就必然的進而為政治和經濟上雙管齊下的掠奪方式。它之所以高唱“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論調，無非是想藉着“中日經濟提攜”的掩護，以實現它獨佔中國市場和原料的最後目的罷了。

中國經濟年報

第四章 工業

一 一年來工業總趨勢

從本年度起，中央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製了中國工業的生產統計。統計的材料根據是統稅署的徵稅報告。統計的範圍也就只限於煙、紗、粉、水泥及火柴等五種。如生絲、橡膠、煤等，都告缺如。現在引用在下面：

年 度	捲 煙	棉 紗	麥 粉	水 泥	火 柴	總指數
1932年	107.2	111.3	75.3	44.6	92.3	82.4
1933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34年	87.8	113.4	112.6	102.6	92.6	100.4
1935年	92.8	107.8	129.5	91.8	81.6	100.3

註一 本年度分月統計數字詳見附錄一。

統計的不完全性和不可靠性，我們姑置勿論。統計中包含着在華外資工廠的生產數字（它們的發展，恰恰跟民族工業的危殆，表示出相反的趨向），使我們考慮統計時要嚴加甄別這一點，也暫且慢說。就是這樣，統計的總指數也已經明白告訴

們，本年度中國五種主要工業生產是，一般地都日趨萎縮，益縮少。其中以捲煙，水泥，火柴萎縮得最爲顯著，在相對意義上說，棉紗生產量的降低率也不能算少。整個工業顯然尙室息在恐慌的泥淖中。

但是，僅從生產指數上來理解本年度工業的發展趨勢，却是完全不夠的，完全非現實的。我們非從整個民族的立場上來觀察中國工業，把中國工業危機和民族危機相關聯起來考察不可。自然，我們這種考察決不忘記了工業生產內部矛盾的發展。

本年度工業的發展總趨勢，是踏上了喪失獨立存在的殖民地境域的年頭。

第一，內蒙和華北傀儡政權的形成，不僅減少了一般的工業市場，更有決定意義的，是使中國喪失了煤藏量百分之五十三，鐵藏量百分之五十二，棉花生產量百分之四十二，（察綏除外），小麥生產量百分之二十六。這種種工業資源的喪失，使中國的重工業無從發展，獨立自主的民族工業的建設，遭逢到無比艱難。在這樣現勢之下，國民經濟建設的口號，也顯然成爲替護人的欺騙。假使我們不能求得民族的澈底解放，“農

業

業已經到了用直接的武裝來佔領和拍賣中

步。這是表示民族工業真正的末路。申新七廠

被匯豐銀行非法拍賣，裕元紗廠因欠日債被迫清理，門頭溝天佑煤礦因欠債爲中日實業公司所強制接管，長城煤礦以十萬元爲日本收買；最可恥的，是柳江煤礦爲關東軍協助泰記公司所強搶而去，中國政府在“長期抵抗”之下竟一無辦法。這些事實，決不是零星的個別的例子，而是具體地證明着：中國民族工業的危機，已經進入到直接被掠奪被兼併的階段。

第三，整個工業生產在本年度內，愈益顯出半殖民地性來。這在大量的礦砂原料的強制輸出上，尤其顯得明白無遺（詳見第三節重工業）。整個中國官僚、買辦、銀行資本家階級，都爲擴大日本在華的經濟勢力而動員起來。一年來民族棉紡業都痛哭流涕的在大嚷棉貴，但本年度原棉外輸竟達二一，七三二，三一六元之鉅，（一九三四年爲一五，二〇〇，八七九元）。大家都苦於紗賤，但從八月一日起，日紗又得加入上海紗布交易所來和華紗公開競爭，好像金融家買辦等非此不足表示他們已經遺忘九一八樣子。從九一八起，象鼻山鐵砂就停止運日；但到了本年，湖北省建設廳爲了充裕稅收，更爲別的不便公開承認的原因，以每噸四元的低價，一口氣售出十五萬噸礦砂給日本，再又預拋一九三六年的十萬噸。等到實業部用“有關國防及國家利益”的大帽子來制止，但是因爲中國最高軍事當局已經允許，就毫無結果。現在象鼻山鐵礦的煙突又在冒煙了，但這祇是替日本鋼鐵工業生產原料而已。現在，福建

省政府又在熱心地開發安溪鐵礦，礦質之佳，含鐵達百分之六六——六七，已預定產出之礦砂“須售予日本”。這種公然的盜賣現象，使我們無法否認這是本年度工業生產的大危機現象。

第四，就民族工業本身說：固定資本的更新，生產規模的擴大等現象，在本年度愈加微弱（自然，我們不承認有個別的與此相反的現象）。機器及工具的輸入，一九三四年為三〇，一八六，一四八金單位，本年雖增至三五，四一八，八四七金單位，但其中佔主要的是以英美資本為背景的實業部各工廠建設，和廣東三年計劃等，以及外資在華諸廠的擴充（由日本輸入的機械，由四，七四五，〇〇八增至七，二八二，七六八金單位）；和固有意義的民族工業的是沒有關係的。民族工業中最主要的棉紡業，新廠增設和錠子增添等本年竟趨停滯；煤業更其是如此。其次，各工業部門的生產量一般都是繼續萎縮的，而銷路的萎縮，尤其更加擴大。假使銷路萎縮更和土地大批淪亡相關起來，那末明年度的慘景更不堪設想。至於工業生產品的價格，大致從一月到六月都是向下直跌，六月到九月間都長時間停滯着，九月以後受到通貨膨脹的空氣鼓動，已有回昇氣象，自從十一月四日新貨幣制度頒佈後，更一致上昇。這裏，我們決不過低估計，中國的通貨膨脹，使工業資本家對於無產大眾得有更大的榨取的可能；同時，通貨膨脹也可造成一種劇態的物價高漲。可是，第一，這種物價高漲是不堅實的；第二

通貨膨脹更使中國城市與鄉村間的紐帶解體，經濟割據性加強。人民購買力減低；第三，在華外廠勢力的加強，特別是貨幣權出賣後英國在華經濟勢力的增強，都使中國工業的發展上加上了一個新的桎梏。

整個中國工業發展已經立在危機的尖端上，它已經成爲帝國主義摧殘、分割、爭奪的直接對象，或被日本帝國主義強迫的作爲大戰的軍需品供給而動員着。中國工業假使不能從民族危機中求得獨立自主的解放，掃清其自身的矛盾；那末東北諸省民族工業的命運，正是它前車之鑒。

二 輕工業

我們已經明白了總的趨勢之後，現在進而作各部門個別的深入的觀察。這裏先從半殖民地工業生產中心的輕工業說起。

1. 棉紡業

整個民族危機之表現，同時表現在工業上面，而棉紡工業是中國工業的中堅，所以本年度本業是危機百出，特別足以顯示出整個工業危機的趨向來。

一、華資紗廠和外資紗廠發展的不同：本年度紗業中，中外資紗廠勢力的對比是變動了。因爲日廠飛躍的擴大，華廠的比重就顯見減少。下面是兩年的比較：

中國經濟年報

二年來中日英紡織廠對比之變動(註二)

	廠數	國 資 本		
		紗占國錠全%	線占國錠全%	布占國機全%
1934年	92	57.97	32.47	48.85
1935年	96	56.68	32.53	48.86

	廠數	日 本 資 本		
		紗占國錠全%	線占國錠全%	布占國機全%
1934年	41	38.12	66.91	44.40
1936年	44	39.29	66.86	44.86

	廠數	英 國 資 本		
		紗占國錠全%	線占國錠全%	布占國機全%
1934年	3	3.91	0.62	6.75
1935年	4	4.03	0.61	8.28

(註二)詳細參見附錄二“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五年間中日英三國紗廠實數比較表”。

雖則在絕對的意義上說，華商紗廠的紗線錠實數，也有些微的增加(附錄二)，但在整個棉紡業中外資勢力的對比上說，紗錠布機所占的比重，華廠倒反大大的減退了。這種趨向跟一九三四年的正完全相反(參看上節第四點)。就整個棉紡業的生產趨勢而言，是從紡粗紗，進而改紡細紗，更進而擴大棉布生產。現在布機比數的大大減退，這正是說明華資紗廠已

經失去進取的能力。但相反的現象是，日資紗廠全部都是擴大的，尤以紗錠布機在比數上的增大，最為可驚。即數年來堅持保守的英資紗廠，在本年度也新增紗錠一萬五千錠，在總數中所佔成數也就隨之增加。這種中外紗廠發展趨勢的背道而馳，正足說明恐慌中外廠愈益發展，而民族棉紡業却祇好停滯萎縮，日趨衰微！現象論者看到整個棉紡業生產力的增大，而擊節贊嘆着帝國主義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此也可證明是如何皮相之見了。

二、華廠恐慌樣相：華廠發展的停滯，和華廠在整個棉紡業中比重的減低，絕對不足以說明華商棉紡業的恐慌真況。因為天真的樂觀論者還可以拿華資紗廠在紗線錠及布機的實數還是增加的一點，來安慰自己。但是，實際上，華廠錠數的增加，祇是紙面上的現象。一方面，紗線錠的實數，縱有些微的增加；但另一方面，大批的紗線錠却被棄廢擱置着。就本年六月底而言，九十二家的華商紗廠，擁有紗錠二，七四二，一五四錠，但其中減工者一四家，停工者二四家，停工減工之錠數達一，〇〇一，四六五錠，實及百分之四十以上！所以華資紗廠的衰頹，遠非上表數字所能如實代表的！下表是全國紗廠的操業狀況與上年之比較：

二年來全國紗廠操業(註三)

1934年	1-6月	6-12月	1935年	1-6月	6-12月
開工錠數	4,678,272	4,777,092	開工錠數	4,809,559	4,952,826
停工錠數	1,224,267	963,683	停工錠數	1,344,986	1,360,273
平均停錠鐘點	1,583	1,598	平均停錠鐘點	1,757	2,443
半年間總錠數停工週數	3.98	2.44	半年間總錠數停工週數	3.72	5.08

(註三)詳細請參看附錄“一九三二——三五年全國紗廠操業狀況統計”。

停工錠數，平均停錠鐘點，以及停工週數，本年度上下兩期均較一九三四年度增加了，停工週數在下半期達五。〇八週，和一二八戰時的一九三二年上期停工週數五。八〇週數已相接近，而為近年來稀有之現象。上表在名義上雖係根據國內中外紗廠報告編成，但實際上，在華日廠並未有減工現象（九月份間青島日廠曾有減工三成的呼聲，但未曾實現。上半年在華日本紡織業協會拒絕華廠一致減工之建議，尤為明顯）。所以停工的嚴重形勢，實際又正是表示着華資紗廠處境的艱難。本年兩個半期內，停工錠數和停錠鐘點，都有空前增加，同時停錠週數更大，這實在是表示着停工減工的現象已經不是限於一地一廠，在範圍上愈普遍，在時間上愈延長。內地諸廠也同樣的艱難萬狀。六月間無錫各廠議決減工百分之三〇到五〇；武漢五大廠中，停工者有武昌第一，震寰，民生三家，天津除日人代管的裕大，和北洋、華新三家之外，裕元，豐

成都還全部休業，千喚萬呼方才復工的恆源，也只開了一小部分的車，所以，華商棉紗業的恐慌已經深入的內地，帶有全國性質，決非遷廠內地的辦法所能解救。此外一年裏華商紗廠正式宣告清理或拍賣的，達十家之多。除一廠不明外，共計紗線錠二一六，四八八枚，布機二，〇二三台。

三、市價和銷量：棉紗市場有一種反常識的現象，就是一方面紗產雖然減少，另一方面存紗也大見鬆動，可是，紗價却依舊日益下跌。廿支標紗最低價格，一九三二年為一九三.四〇元，一九三三年跌到一六九.九〇元，一九三四年再跌到一六〇.三〇元（參見本報第一輯一一頁）。到了本年四月，最低價竟跌進到一五八.九元。當時市場動搖已極。但到了十一月實行法幣以後，標紗突趨上漲，最高曾漲到二〇二.〇元，怪不得華商廠主都笑顏逐開，雖然受到好處更大的的是日本廠家。

二三年來十支標紗市價(單位元)(註四)

	最 高	最 低	平 均	指 數
一九三三年	202.50	169.90	186.20	86.4
一九三四年	187.00	160.30	170.36	79.0
一九三五年	202.00	158.90	180.45	83.7

(註四)本表指數以一九三二年市價為基數。請參見本報第一輯一一頁。

算術平均數本身就極不可靠的；而且本年上述的最高價二〇二.〇元已是十二月的事，在十月以前，最高價一月為一八六.二〇元，此後且逐月下瀉，六月最高價曾瀉至一七〇.三

〇元，在九月也僅一七二.〇〇元。所以，本年紗市長期受着價格低賤的壓迫，其苦况又遠在一九三四年以上。讀者假使貿然從上表引出本年紗市好轉的結論，那是有負於事實真相的。下表係各級人鐘現貨價格，可資數年來之比較。

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各級人鐘紗現貨價格表

年 份	四 十 二 支		三 十 二 支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一九三三年	315.00	268.50	275.00	236.00
一九三四年	287.50	266.00	239.00	224.50
一九三五年	318.00	240.50	250.00	214.00
年 份	二 十 支		十 六 支	
	最高價	最低價	最高價	最低價
一九三三年	213.50	179.00	202.50	176.00
一九三四年	186.00	170.00	182.00	167.50
一九三五年	293.50	176.75	194.00	166.50

至於紗銷方面，確甚悲觀。因為一九三四年上海棉紗實銷較上年稍好，一般人就推想到本年必更有望。但現實的結果却是否定的：

三年來上海現紗實銷總計表(單位包)(註五)

年 份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實銷總計	237,391	319,323	303,951

(註五)詳見本報附錄四：“三年來上海現紗各幫實銷數”。

紗銷萎縮，是說明內地市場的澈底破產，結果。農村復興，徒見空談；法幣實行後，人民購買力必然更形降低。至於明年華北銷路，是否尚有染指可能，則更無把握。棉紗市場問題，實在夠棘手的。至於華紗外銷，雖然主要是在華日廠的產品，但本年也從三一，二九三，九〇一元（一九三四年）減到一九，二一三，四八九元；日紗外銷萎縮，勢必在國內市場上找尋出路，加緊競爭的。

四、日廠進展的趨向：在附錄中，我們已經看得出，在華日廠的紗線錠和布機數，本年度都有增加，尤其是紗錠和布機其增加速率遠在華廠之上，與近三四年來的發展傾向不同。日廠在量的方面的進展，值得我們注意者一。其次，日廠在生產方面，幾乎完全放棄了粗紗，改紡細紗，尤其致力於雙線和燒茸紗等高等品。紗之外，中國的棉布生產，幾乎已完全為日廠所獨占。這是日廠在質的方面的進展。

日廠除了積極鞏固上海方面的陣營之外，本年特別露骨的發展傾向是：壟斷華北原棉供給，獨占華北紗布市場。自從六月間梅何協定在事實上完成以後，華北經濟開發便順利進行。日本對於“農業中國”第一步所力求完成的，便是華北棉花的大量生產。現在山東棉花協會等已在積極工作，雖然前途困難孔多，但好在事事有中國政府及紳商的幫助，不難有所成就的。至於壟斷華北紗布市場，則共分二個步驟進

行。第一是兼併華廠。天津是華北紗業中心地。日本已經幾次三番透露口氣，要收買或代管經營在津各華商紗廠。救援無門，奄奄一息的華廠，看來很難擺脫日本魔手的。第二是積極添設新廠。目下日本因充分能利用山東棉花及市場，已經積極發展青島紗業投資。據在華日本人紡績同業公會統計：本年日廠增加紗錠七萬枚，其中上海減二萬錠，青島激增八萬八千錠；線錠增加二萬八千枚，其中上海增加二萬三千枚，青島增加五千枚；布機增加四千台，其中上海增加一千五百台，青島增加二千〇八十台，原棉消費量增加二萬担，其中上海方面減少十二萬餘担，青島增加十五萬八千担。棉紗生產，上海減少十萬餘包，青島增加一萬二千餘包；棉布上海增加一百萬匹，青島增加了一百二十萬匹。這種積極擴充青島日廠的生產力，是今年特別轉變的現象。此外，天津方面，日本也在積極籌設新廠。東洋紡績會社在東局子購地八百畝，擬設機千架，紗錠五萬。大阪金藤紡織會社，也已準備出資三千萬元，在津設廠。日廠在華北的風起雲湧的展開，和天津華廠的沒落相對比起來，成一個怎樣的殊景啊！

五、原料問題：在本報第一輯本章中，我們已經論及過因原料問題而引起的紗花價格剪刀差問題。這種剪刀差，在本年開初上，曾經比較縮少。原因是去年國內棉產頗豐，存棉甚厚的緣故。但到了下半年，特別是年底，這種差度又大起來，從而

華商紗廠又添了一份憂慮。棉價上漲的原因，第一是本年棉產因災歉收，數達三，〇〇四，三一—担之巨（參見農業章），原料供給量減少了。第二是，法幣實行以後，金價高昂，外匯縮短，外棉換算價因之增高，使國內棉價，隨之大漲。第三是，國內棉產，既然減少，供不應求，尚須仰賴外棉輸入，但因日本棉商等壟斷結果，反而收買大批廉價華棉，運出中國（一九三四年棉花輸出值一五，二〇〇，八七九元，一九三五年增至二，七三二，三一六元），使國內原料供給，更形不足。這種十足的半殖民地性的對外貿易，如何窒息民族工業的發展，是值得痛心的事！

但中國棉紡業的原料供給問題，尚不應該局限在上述範圍來討論的，原棉供給問題根本和國難問題，關聯在一起的。華北棉產占全國百分之四十二以上。而且在量上最有擴展可能，質上最有改進希望的。但此後已全被日本壟斷，除供給在華新舊日廠應用外，將大批運赴日本，來造成日本棉紗業在世界上雄視一切的地位。然而，中國民族棉紡業的原料供給，此後却更成問題了。

2. 蠶絲業

在第一輯的本報上，曾經指出中國蠶絲工業已經完全解體。我們曾經說：“現在殘餘的絲廠，完全沒有經常的經營，整個地依靠國外絲價的高漲，和有利的匯兌率。這種條件，使得

繅絲業幾乎離開了工業的領域，而趨向於商業的投機”（本報第一輯一一七頁）。本年海外絲市的熱鬧，影響到中國繅絲工業能稍稍活動，於是政府便眉飛色舞的誇說蠶絲統制的功能，慣會唱應聲調兒的學者，便手舞足蹈的歡迎絲業復興的到來。但不幸今年的事實竟證明我們論斷完全正確：繅絲工業完全趨向於“商業的投機”了。

一、海外市場的變動：使中國繅絲業有投機的好轉，完全是海外絲市的左右影響。從一月到六月，海外絲價是一致下跌。紐約絲價從一月份開價一.四二元跌到六月份的一.三〇元左右，那時，中國繅絲業完全“冬眠”了。七月起市價上漲，到十月份達到二.〇八元的最高峯。主要的原因，第一是英美各國消費的增加，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四年相較，計美國消費增加七.五三%，英國消費增加一七.四%；第二是存絲的薄弱，計較去年減少七.五三%；第三是世界生絲主要供給國的日本產繭減收之故，共計較一九三四年減少九.一二%，較一九三三年減少二二%。

二、繅絲業見狀：海外絲價高漲，當然也反映到上海絲價來。但這種反映，因為中國銀貴金賤，外匯不利結果，被緩和了不少。到了十一月新幣制實行之後，才迅速反映出來，但十一月以後，海外絲市又趨下降了。

三年來上海生絲價格(註六)

絲類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三年
白廠經 A級	616.45元	597.00元	784.00元
白廠經 B級	575.90元	522.00元	674.00元
山東黃絲	527.08元	549.00元	709.00元
四川黃絲	508.12元	506.00元	672.00元
緞黑絲	457.00元	523.00元	614.00元
灰經	281.25元	302.00元	362.00元

(註六)根據上海生絲出口公會。另請參見附錄五。

三年來廣東生絲價格(註七)

1935年	1934年	1933年
417.08元	395.00元	616.00元

(註七)轉錄自李述初：民國二十四年絲業之回顧。

由上面兩表看來，絲價雖較勝於去年，但還趕不上一九三三年，當然更遠在一九三〇以下。

本年繭產大增，又因為政府強力的統制，所以繭價更濫賤如泥。浙江春繭改良種每市担價僅一七元，迨後絲市飛漲秋期漲至二二元，晚秋三二元。

三年來江浙繭量及絲本統計(註八)

年 份	繭 量	絲 本			總 折
		春	夏	秋	
一九三三年	180,000担	650元	950元	800元	560斤
一九三四年	185,000担	484元	—	380元	450斤
一九三五年	193,000担	427元	—	545元	420斤

(註八)轉錄自李述初：民國廿四年絲業之回顧。

原料雖然這樣低賤，但在六月以前，中國簡直可說沒有蠶絲工業。一直等到海外市價好轉後，才被動地被推動了。下面是江浙兩省絲廠和絲車統計。(註九)

年 份	上 海*		無 錫*	
	廠 數	車 數	廠 數	車 數
一 九 三 四 年	31家	7,470	42家	12,866
一 九 三 五 年	33家	7,690	38家	11,396

年 份	浙 江**		總 計	
	廠 數	車 數	廠 數	車 數
一 九 三 四 年	24家	4,800	97家	25,136
一 九 三 五 年	16家	4,111	87家	23,197

(註九) 本表材料根據陸輝：一年來之絲業。*係八月底調查，**係九月底調查

據上表看來，本年八月底止，開工家數及車數，尚不如一九三四年。但據李述初民國二十四年絲業之回顧內稱，一九三四年同期之開工廠數為七二家，開工車數一八，五五〇部，故結果本年增加達二五%。兩者數字，適相反對。但無論如何，由此也可知道，所謂蠶絲業的興盛，也是很有限的。到了十月，開工絲廠上海增至三八家，無錫四一家，浙江一〇家，計共九家，絲車二萬四千餘部，為全年之最高峯。到十一月底，因為海外絲價趨跌，國內原料全被繭商和政府壟斷，絲廠復又紛紛停工，僅有五十餘家了。

本來，繅絲工廠實際上早已完全解體。這次因繭價低賤，海外絲貴，便羣趨投機，倉促應付，根本說不上正式的工業經營，更說不上因自己努力改善，來爭取國際市場了。李述初先生有一段話很足說明當前繅絲工業的特徵：“二十四年絲價暴漲，乃引入一般投機者，前來嘗試，用巧詐手段，置商業道德於不顧，有則席捲而去，虧則累及無辜，又復粗製濫造，損害華商海外名譽”。（上引文）。李先生如此指出現象來是對的，但他以為抬出“政府”云云，就可解決此種困難，則未免所望非人了。

三、繭產問題：繅絲廠原料不足的哀號，簡直是絕命的呼聲。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統制和大繭商的壟斷。在江浙統制省份，譬如浙江，繭產不得自由賣出，非歸政府收買不可，結果把繭價壓低得異常慘酷。雖然秋繭價格稍好，但究竟產量不多。結果，絲市好轉和蠶農毫無關係，反轉被大括了一層去。政府收得的繭，除自繅成絲，善價待沽外，餘便扣繭不發，抬價居奇，弄得廠商眼看好機會迅逝，而無繭可繅，政府之外，坐享其福的是大繭商，他們有餘資以大批屯積鮮繭，敲詐討價，秋後每担繭價竟討價在一百餘元以上。現在無錫除大繭商薛壽萱的絲廠尚有繭可繅外，其餘資本較少，購繭不多的絲廠，只好關門，說要待到明年六月春繭上場後再開工。現在，江浙政府向日本購買外種十餘萬張，令繭農育養，以便再發一次財。姑不論明年絲市如何，權在他人；即論這樣的蠶繭統制辦法，對

於蠶絲工業，究竟有多少益處呢？

四、外輸生絲統計：最後來把本年被認為幸運的絲業來結束一下。自然，生絲出口比去年要好了，但比前年，比一九三〇年呢？更不知道明年又如何了！

三年來生絲出口價量表(註一〇)

年 份	數 量	價 值
一九三四年	23,980担	23,522,534元
一九三五年	46,164担	35,594,976元

(註一〇)詳請參見附錄“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六年來生絲出口表”

3. 麵粉業

本年度，唯有麵粉工業是比較景氣的。這是因為兩年本國內接續着大災荒的結果。但和大量的洋米進口比較起來，災荒對於麵粉廠主的賜福，還是不足望其項背的。

本年度麵粉的產銷量均有增加：

三年來全國麵粉產銷量統計(註一一)

年 份	產 量 (包)	銷 量 (包)
一九三三年上半期	25,535,205	36,625,688
一九三四年上半期	27,615,679	33,506,569
一九三五年上半期	37,695,013	39,500,245

(註一一)本表地域包括江、浙、皖、湘、鄂、贛、魯、豫、冀、晉、察、綏等省。

計產量方面增加百分之三六，銷量方面增加百分之一八。

市場狀況，也稱不惡。從開歲到九月止，上海粉價平均在二元三四角左右。九月以後，因外麥漲價，本麥貨稀，粉市更趨上漲。十一月份最高價達三。一三元，較去年最高價二。八八元，計增加〇。二五元。本年最低價的二。二四元（六月），也較去年最低價的一。九三元（五月），增加〇。三一元。

本年麵粉廠停業的共計三家（上海二家，南京一家），新開粉廠五家（山東二，河南二，浙江一）。各廠減工停工，也頗不一律，粉業中堅的福新諸廠，在九，十月間因原料恐慌，曾長期停工。可見粉業的景氣，是極不堅實的。此後粉業的前途，恐將特別黯淡。第一是華北原麥供給有斷絕之虞，因為華北廣大的原麥供給，已隨土地淪陷，而為日本所控制。第二是市場縮少。江浙兩省產粉運銷華北者占百分之四五，此後出路，也大成問題。至於外輸之繼續慘縮（一九三四年的六三四，三四八元——一九三五年的四〇，九〇八元），災荒景氣後之反射作用，也是都大需顧慮到的。

4. 火柴業

據統稅署的報告，本年上半期火柴的產銷量都是增加的，產量計增加百分之一三，銷量計增加百分之九。

三年來全國火柴產銷統計（註一二）

	產 量	銷 量
一九三三年上半期	395,742箱	387,369箱
一九三四年上半期	317,475箱	319,557箱
一九三五年上半期	460,703箱	348,077箱

(註一二)本表區域包括江,浙,皖,湘,鄂,贛,魯,豫,閩,冀,晉,察,綏。

去年火柴的銷量超過於產量，本年的情形恰恰相反。這種產銷間的不一致，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們在本報第一輯裏已經指出，漏私火柴的增加，如何威脅中國的火柴工業。這種情形，在本年度尤其變本加厲起來。因為日本在華北和華南的軍事控制力，都已經膨脹得多了。國際貿易局也承認，漏私火柴“為廿四年中火柴業之最威脅者”。但政府顯然沒有力量和決心，來保障自己的主權，以維護民族工業的一線生路。

雖然產量都有增加，但各火柴廠的減工，却仍是經常的現象。此外，停業者一家，長期停工者一家（均為上海）。新開廠四家，其中山東二家，河北一家，都以製造低級的磷化硫柴為主；另外是浙江紹興一家，規模極小。

去年六月，安全保險一等火柴每箱上海售價五七.四元，到本年一月，已經跌到五一.〇元，到九月，再跌到四九.五元。十月起，同業聯合加價每箱三元，十一月後，因法幣施行，同業公議再提高每箱三元。但還不及去年六月份的市價。

火柴業自大中華成立以後，復和正大等廠合組四省聯營

處之後，一般有統制生產的趨向。自從本年兩次共同提高市價見效以後，大家以為這種組織的確能解救火柴於危亡中的。但大家却不能忽視另一面的現象：有組織的火柴工業實行有組織的出賣。本年來屢傳華日火柴業實行全般合作等，（九月，上海日日新聞），雖然是查無實據，但究竟不為空谷生風的，我們不得不預為注意到的。

5. 捲烟及橡膠業

在增加捲烟統稅的要求之下，財政部曾雷厲風行地嚴禁手製捲烟的生產。但是這對於捲烟工業，畢竟無甚幫助。在捲烟工業之內，英國資本壓倒的優勢已被形成，而二級稅制對華資烟廠的毒害，顯然不是禁製手烟所能補救。我們在本年年初，竟能看到廣東為捲煙增稅，而引起當地紙煙業的大罷業呢！

手製捲煙的盛行，正昭示我們人民購買力的降紙；而這種廉價的代用品的製造，全部打擊到以中下等煙為生產中心的華資煙廠。本年度煙業生產總指數竟大跌，為近數年來所未有。除一月份生產指數為一二一.七外，以後就絡繹下跌，五月份指數竟降到五五.七（參看附錄一），我們還須注意，這是根據統稅所作成的指數，其中包括着英資煙廠的產品的。

年來華資煙廠直接向產煙區域收購煙葉之舉，差不多已完全停止。本年除南洋，華成尚派人少量收購外，魯豫皖的煙

產差不爲全歸英美煙公司獨家收買，英商頤中公司在膠濟路一帶，本年無敢爲敵。因爲能夠獨家壟斷市場，任意殺價，所以本年煙葉價格就低廉非常，每担有僅值十七八元的。這種情形在河南許昌的煙葉市上，特別顯得露骨。而華資煙廠的原料需求，就不得不仰人鼻息。

至於橡膠業本年較去年更見衰落。上海橡膠業本年停業者兩家，停工者三家。最近加入公會的橡膠廠尚有三十家，其中一家係本年新設。

各橡膠廠以製造套鞋，球鞋及熱水袋爲主，僅少數廠家能製造自由車胎人力車胎，至於汽車胎則僅大中華一家能夠製造。這正在說明該業尚未脫離原始的階段。但以一般工業的不能發達而言，該業的生產方向，很少有高級化的可能。例如汽車胎生產如不能和汽車工業相啣接，就很少有獨立發展的可能。本年大中華爲製造汽車胎，據說就虧本達三十餘萬元。

據國際貿易局向上海某大橡膠廠調查，該廠去年產量較前年減少百分之二〇，本年較去年又減少百分之二五。本年上半年銷量，尚不及去年同期二分之一。市價上半年較去年同期，計膠鞋跌價百分之一〇到一五；套鞋跌價百分之二〇。本年下半年已稍見恢復。在金融極度緊縮，市場日益狹隘下，該業前途，恐將每况愈下。新幣制頒行後，原料價格更漲，出品的成本更重，銷路就更少把握了。

三 重工業

1. 軍事原料工業

半殖民地國家談不上重工業，有的祇是重工業的原料生產，或軍事原料工業，中國恰恰全部代表這個事實。中國沒有自己的鋼鐵廠機器廠，鐵礦祇是提供原料，煤礦也大部分在外資控制之下。近年以來，經濟割據之風愈滋，粵晉都各自籌款建設工廠，其實際成績和社會意義，已詳第二章四節中，不復具論。至於實業部在長江流域所建設的七個工廠（參見第一輯一三二頁），除酒精廠於一九三四年已完成外，其餘六廠，一年來喧喧嚷嚷，並無實際成果。自華北諸省被“提攜”和“開發”以後，重工業資源喪失殆盡，復欲侈談工業救國或國民經濟建設，實已等於癡人說夢。

另一方面，中國手工業或機器所生產的各種軍用品礦產原料，却為帝國主義備戰的需要，而被積極地動員起來。有的由於借用外資的束縛，有的通過買辦階級的市場控制，來完成這個使命。所以，各種軍用礦產原料，便日益增多地輸送出國，下表差不多把這個傾向全部指示出來了：

二年來軍用礦產原料輸出比較（單位元）

種	類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鐵	礦砂	3,161,633	4,809,349
鉛	礦砂	3,532
錳	礦砂	15,047	10,415
錫	礦砂	6,315,349	6,593,145
銻	礦砂	15,642	151,097
生	錒	332,075	796,073
純	錒	3,607,941	6,783,441
生	鐵及鐵	19	168

在國民經濟的立場，礦產原料的輸出，決不是良好現象。在國防意義上說，這些原料都有關國防，消極的作用也夠增長侵略國家壓迫弱小民族的力量，胡亂輸出簡直就等於漢奸行動。可是因為利之所在，難免就趨之若鶩。廣西省府熱心於開發鉛錳，廣東江西省府共同在爭取錫砂，湖南省府為統制鎊產，引起政客官僚大商人間的鬥法，也確是可觀（參看五月間鑛業週報）。至於鄂省建設廳狂售象鼻山鐵砂給日本（三四六號鑛業週報），福建省府開採安溪鐵礦，逕委日本全權辦理（一九三六，二，四，北平晨報），更是有目共見了。

本年上海每噸錫砂售價，超過紐約市價，銻砂每噸售價，超過倫敦市價。可是這對於該種原始鑛業的經營前途，並無多大幫忙，祇要看到湖南錒業聯合處本年二月的壟斷錒價後，引起水口山以下全省錒砂採開工業的崩潰，已足昭示一切。自從東北失陷後，中國幾乎沒有生鐵生產，但本年度竟有生鐵

及鐵磚之輸出，雖爲數甚少，但增加的速度却是飛躍的；以沒有鐵工業竟有生鐵輸出，也可以知道中國如何曲盡提供原料品的義務了。

2. 煤礦業

本年度外煤輸入有繼續減少的趨勢，從一九三四年的五，六五七，七二二減少到四，四七〇，八七九金單位；華煤輸出却反有增進，由一九三四年的六，二八七，四一五元增加到六，五九七，五〇二元。從上述的數字，過於迅速的引出樂觀的結論，不免又要陷入皮相論的老調。輸入的減少，主要由於東北軍事工業發展後，煤產需要增多，同時爲準備戰爭，而統制煤的輸出。至於輸出增多，主要是因日煤某種的缺陷，必須滲用開平煤，而大量吸收的結果。這證明煤產外輸的增多，完全是被動的強制。

日煤，台灣煤，關東煤的輸入，大體上都減少的。唯有安南煤的輸入反趨增加。這因爲中國政府提倡中法親善，訂結中法越約，將越煤每噸徵稅自關金二元九角減到關金九角的結果。中國的白煤業所受的打擊自然很重，特別是山西陽泉煤所受的桎梏最爲嚴重。至於萍鄉煤運湘銷售，湘省府須強徵產銷稅三成；七月一日起河北省府核定釐稅，均見增加，凡此都不過是表示封建政治關係的繼續摧殘煤業。運費的高昂，依舊無法解救。至於金融週轉的困難，雖實業部礦業金融調

劑會在年底已核定借款五百萬元，但前途手續尚繁，一時未見有大效果。

據本年實業部所發表的煤礦業調查報告說，中國境內煤礦投資總額二二四，一五二，〇二五元，其中，純粹日資佔百分之一·七三，日英德俄與中國合資者佔百分之四〇·〇五，純粹華資者僅佔百分之四八·二二。各企業中，僅百分之五使用最新式生產方法，百分之三〇部分的採取近代生產方法，而有百分之六五係使用土著的舊式方法。這個統計活描出中國煤礦業的半殖民地性來。就生產總量而言，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間都是向上增加着，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一年，停滯在同一生產水準上，毫無進步。一九三一年東北失陷後，一九三二年起每年產量便驟減一千萬噸（註一三）。去年全國產總量是二千萬噸。

（註一三）請參看附錄七“一九一二——三四年中國煤產量逐年統計表”。

本年度中國新式開採的煤產量約共計一千二百萬噸，其中無煙煤約一百五十萬噸，煙煤約一千〇六十萬噸。煙煤產量中，僅英資開灤，日資魯大兩家，已達六，一四三，〇〇〇噸，占總產量二分之一以上。

就煙煤說，產量超過銷量，達七五八，〇〇〇噸。以一月和十月比較，上海煤價都是下跌的。中興統煤每噸由一三·二元跌至一二·五元，開灤塊煤由一一元跌至一〇元，博山統煤由

——.五元跌至——元。井經統煤由——.五元跌至一〇.五元，長興統煤由九.六元跌至八.八元。十一月起，因新貨幣制度實施結果，煤價都有投機的上昇。但通貨膨脹所誘致的物價高漲，是不堅實的，煤價也不能免此。

恐慌使整個煤礦業解體，特別是華資煤礦的內部機構，幾已全部被腐蝕了。這個情形恰和東北的煤礦業不同。恐慌也已經波及開灤，開灤自本年十月起也限制產量，每天不得過一二八〇〇噸，本年年底，且將五礦之一的馬家溝礦（有工人五千名）停止開採，以減少產銷差度。純粹華資煤礦中向以中興為翹楚，中興從十月起也將產量從每日四，八〇〇噸限制到四，〇〇〇，則其他更不如的煤礦的實況，又可概見了。

華資煤礦除山東中興，年來稍有改進（以該礦採煤效率言，一九三三年較一九三二年增加百分之五；一九三四年又較一九三三年增加百分之十八。）外，大多數華礦的內部機構，差不多都積極衰頹下去。六河溝煤礦為華資煤礦中較大的一個，一九三二年產煤六九二，九〇二噸，採煤費三，四五四，九四四.九二元，到了一九三三年產煤減至五一三，六八一噸，而採煤費反增至三，五八八，七一五.〇一元，所以每噸總成本由四.七四三元增至六.九八八元，而所收買的土煤價格，則每噸反僅及三.九九元（一九三三年）。該礦每年利息支出，一九三二年數達六五四，九〇八.五四元，一九三三年產煤減少，利息

反增支至七九七,七四八.一六元。就浙江長興煤礦說,全部資產值一,七〇〇,〇〇〇元,而負債總額亦達一,五二五,六〇〇.〇九元,一九三四年底止)。每噸產煤成本費竟達七.九七元,運費在外,上海煤價僅值七.八〇元。在這種債務經營下,愈陷愈深,生產力難以改進。又如萍鄉本為長江流域唯一大礦,本年度到處借款,以求維持。津浦線上名礦之一的烈山,停工經年,積欠員工薪資十餘萬,全礦水淹汪洋,幾不能令人復能認悉此為華人所經營之煤工業!

中國的礦業勞動者的待遇,本來好比奴隸。恐慌期中,煤工所受的榨取,更難盡述。大礦如六河溝,中福,萍鄉,烈山等均各欠薪三五月至十餘月不等。欠薪的多發工資券或煤票;數月之後,礦方藉口整理,復以低價收回,輾轉循環,永無寧止,如烈山煤礦:“會計主任實則以不籌現款,盡用支票(一個月期)之計,向人強兌煤票,每噸高漲六元以上,照低抵四元原價收回,致使員工吃苦甚大。……接事迄今,已經十有一月之久,並未發過薪餉一次。平時僅恃煤票高價抵給賤價低售,員工飲泣。啼飢號饑,菜色骨立”(一九三五,七,一四日鑛業週報)。至於像山東魯大,因為礦方要省錢,將坑炭實柱一律掃清,釀成壓死礦工四百餘人的空前大慘劇,更是半奴隸的中國煤工的必然命運了。

3. 水泥業

嚴格說來，水泥工業不能算是重工業；因為它跟軍事工業有相當關係，所以就放在這裏來敘述。

本年度水泥工業異常不況，這種情況恰跟一九三四年不產量方面，一九三四年計共三，四一〇，〇〇〇桶，本年則三，七七〇，〇〇〇桶，共增加三六〇，〇〇〇桶。啓新，中，上海華商等三家，產量並無增減，僅廣東士敏土廠由三六〇，〇〇〇桶，增至七二〇，〇〇〇桶。這完全是經濟割據的效。因為該省對省營水泥採保護許可制度，並徵外省水泥大學等每桶約一元三角餘。所以，能有良好的發展。近來因為地軍閥各自修築公路碉堡，需用水泥頗多，有利可圖，所以紛各自設立水泥廠，如山西省營水泥廠，四川建廳主辦的巫峽水泥廠等，以圖各霸水泥市場。中國水泥公司和上海華商水泥公司，本年兩家產量尚能一致。至於唐山的啓新水泥公司，位於戰區 政變迭起，異國法令，萬事掣肘，所以本年營業極為虧，年底存貨達五六十萬桶，約占生產總量百分之三〇。由也可見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和半殖民地民族工業衰亡間，具如何密切關係了。

本年水泥外輸，也從一九三四年的六，八三七元減到二四元；在減低速率上，極足驚人。進口水泥，雖也少有減少，但達八五四，八五八金單位之巨。這是因為粵漢北段的建築，局大批購進安南水泥，且給免稅優待的緣故。

水泥市價的大跌，使該業羣嘆無紅利可得。據國定稅則委員會的統計，啓新馬牌水泥每桶一月價六.八元，十二月跌至六.二元，中國水泥每袋上半年爲六元，下半年跌至三.五元，十二月回漲至五元。上海華商水泥每袋上半年五.六一七元，下半年減到三.九元，十二月回昇至五元左右。建築業的衰退，新工廠添設的停止，以及外泥傾銷和市場割據，使水泥工業難有樂觀的前途可言。

第五章 農 業

一 殖民地化的農業生產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農村更加動盪不安了。不安的原因是由於第一，中國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更趨殖民地化，因而整個的農業生產也依附於帝國主義而被其統制和獨占。因為帝國主義備戰的狂熱，尤其東鄰日本對蘇對華作新的進攻，中國的農業生產也愈傾向於軍事原料的供給；因為帝國主義某種存貨的缺乏和天時影響而歉收，中國的某種農產也能暫時轉呈為“好況”；因為帝國主義對華的“修好”和“提攜”，中國的農業市場也就得努力掃清而開門接納。當然，內在的天災人禍所造成的農業萎頹，也是帝國主義的農產品洪水般衝入的主要原因。中國的農業已經沒有半點獨立國的氣味了。

第二，中國的土地問題更賦予新而多的內容了。因為民族敵人××不斷的進攻，和不抵抗主義者的不斷的退却，大塊的土地淪入到異族的手裏去；因為“勦×軍事”重心的由東南而西移，於是東南各省的土地問題也就被重新提到人們面前來；因

爲各種‘建設’事業的猛烈進行，內蒙封建皇公的巧取豪奪，新舊地主的圈圍沙田湖地，中國農民手上的土地是更其減少和縮小了，然而農民還必須於土地之外提供種種封建性的徭役，把僅有的一個肉身都提供出來，他們真是已經走到絕境了！第三，中國的災荒不僅表現它的持續性，而且表現它的普遍性，不僅普遍性，而且以每年打破新紀錄的程度表現它的深刻性。世界末日已經臨到中國農民的頭上，一九三五年成爲這末日的前夜。

中國的農業生產更進一步依賴於帝國主義，從一九三五年的對外貿易上可以明顯的看出來。下面是四種主要農產的輸出貨值：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桐油	23,161,233元	30,261,269元	26,216,683元	41,582,879元
指數	100	130.7	113.2	179.5
棉花	32,180,105元	30,228,958元	15,200,879元	21,732,316元
指數	100.0	93.9	47.2	67.5
生絲	55,845,247元	57,287,933元	28,755,687元	40,537,926元
指數	100.0	102.6	51.5	72.6
茶葉	28,578,504元	34,210,637元	36,098,549元	29,624,184元
指數	100.0	88.7	93.6	76.8

上列四種除茶葉一項仍爲帝國主義的犧牲，繼續猛烈的

降落以外，其餘三種都有或多或少的增加。一般人都認為這種增加是表示中國農業經濟的“好轉”，尤其對於桐油一項之打破列年紀錄而為輸出首位表示贊歎。很明顯的，這種贊歎是帶有血腥氣和火藥氣的作用，只依賴了美國的福特公司和軍火商人才得照應了這種軍事工業原料的輸出景氣，棉花輸出增加的意義也是一樣，它並不是建築在國內棉花生產的增加，和民族工業需要的剩餘之上，而是在民族紗廠業者花貴紗賤的喊聲和棉花生產大量減少的過程之中。下表為過去四年的棉產數量：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棉田(畝)	37,099,800	40,454,023	44,971,264	34,939,121
棉產(担)	8,105,637	9,774,207	11,201,999	8,197,688

(中華棉業統計會)

中國的植棉事業因為帝國主義的授意，政府當局的提倡和銀行資本的援助，年來似有一日千里發展的趨勢。一九三五年因為普遍全國的水旱災荒，棉產竟減少了三百萬担以上。但是棉花輸出却增加一百萬担以上，價值六百五十多萬元。而這個輸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却是運到東鄰日本去的(佔一四,七七〇,四三九元)。中國的棉花生產究竟為誰生產是很明白的了。

向為輸出首位的生絲，歷年的趨勢是一步一步向下降落，

一九三五年因為美國的存絲缺乏，日本對於春夏蠶繭限制生產，秋繭因受天時損害而遭歉收，所以絲市從九月以後即形激漲，生絲輸出也較一九三四年增加一千一百萬元以上。可是這個好轉的形勢並不是普遍的，廣州的生絲輸出反而大大地減少了：

上海廣州最近三年生絲輸出担數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上海	43,894	23,708	55,007
廣州	33,324	33,492	21,279

(社會經濟月報三卷二期)

上海生絲輸出的增加並不是終年辛勤的蠶農的利益，而是一般絲廠老闆及絲繭商人的利益。因為絲市的好轉在九、十、十一月間，一般農民早已把絲繭脫手。當蠶農出賣繭子的時候，也就是繭價最下落的季節。下表很明顯的說明了這點：

乾繭及下脚市價表 (上海無錫平均單位每担元)

	改良種繭	土種繭	長吐	繭衣	雙宮
1935.4月	101.68	91.85	167.00	81.77	55.33
5月	87.75	75.00	161.18	70.00	44.78
6月	82.66	—	150.00	60.67	42.83
7月	102.46	71.58	170.00	86.00	45.00
8月	114.27	95.99	165.05	84.30	55.41

9月	128.00	111.63	161.61	95.00	—
10月	143.98	115.05	165.85	72.57	61.10
11月	183.82	—	199.84	97.00	85.46

根據全國經濟委員會蠶絲改良會編蠶絲統計月刊各表合製

在這裏，廠商的操縱是何等明顯！四月裏蠶農的繭子還在簇上不能出賣，繭價是相當高的，一到五月蠶農亟亟要求出售，繭價就突然下跌，六月的景况更形悲慘！但到七月蠶農完全脫手以後，繭價又逐步升漲了。蠶農並沒有得到國際市場‘好轉’的碎末，他們還是繼承歷年傳統的繭價下跌。據中國農村所得材料：二十三年的價格還不算低，二十四年較之前年更跌三分之二。浙江方面，夏繭價格最低者不及十元。至於一般的生絲價格也不過是如下的情形：

上海生絲價格

絲 類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白 廠 經 A字	784.00	597.00	616.45
C字	674.00	522.00	575.90
山東黃絲	709.00	549.00	527.08
四川黃絲	672.00	506.00	502.12
輯 里 絲	614.00	523.00	457.00
灰 經	362.00	302.00	281.25

(根據上海生絲出口公會)

很明顯的，除白廠經以外，一九三五年一般的價格都比一九三四要低，但即使白廠經，比起一九三三也還是大大的不如。

中國一面代帝國主義從事軍需工業原料的生產，一面因為普遍全國災荒的侵襲，所以食糧生產除粘粳稻一項略有例外，（這個例外，還不能越出一九三三年的數字，）其餘都大大地衰落了。下列三種主要作物的生產量很明顯的表示出來：

（千市担）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粘粳稻	940,431	879,017	696,852	870,537
小麥	454,584	450,562	449,212	426,052
大豆	131,009	145,428	112,891	100,379

（中央農業實驗所估計）

蘇浙皖贛素稱魚米之鄉，因為一九三四年的大旱，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竟至缺米一千三百萬石。華北和綏遠等省因小麥歉收而陷在玉麵飛漲的狀況當中，華中如湘鄂贛川，華南如黔，粵等省的人民亦都在挖食艸根樹皮和觀音土的窘况之中。雖有幾處偶爾豐收，但因國內的封建籬籬的障礙，甚至“江北豐收難運江南”，“皖北米也不能運濟皖南飢民。”“飢餓壁壘”雖然抵得過“關稅壁壘”，糧食輸入減少的趨勢終於形成了逆轉。洋米商人見利勇為，加以九月一日中法越南商約的簽訂，

洋米進口稅訓令減征，於是糧食也就如洪水般湧進來了。（金單位）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米 穀	101,283,994	77,340,151	33,432,639	50,909,951
指 數	100.0	76.4	33.0	50.3
小 麥	43,968,720	45,148,667	16,220,990	19,821,107
指 數	100.0	102.7	36.9	45.1

總括說來，中國的農業生產是在繼續衰落的過程中，一九三五年當然還不能跳出這向下落的激流之外。只有幾項被帝國主義所需要的農產是向上了，但這種向上除掉少數特定的農產之外，其餘都不過是在貿易數字上表現姿勢而已。至於實際上的生產情形則仍在往下衰落。由於災荒所造成的糧食缺乏，由於軍事原料被帝國主義所特定需要，有幾種農產的物價指數是向上高漲了；尤其從十一月新幣制實行以後，在物價上形成了一個特別景氣的局面。然而這個特別景氣掩蓋不了整個農產部門的衰落，下列指數表是說明這點：

上海農產品躉售物價指數表

類	別	五穀類	紡織原 料類	豆及子 仁類	畜產類	茶葉類	煙酒類	總指 數
種	數	6	8	7	4	2	2	29
民國十九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二十年		79.76	101.40	108.82	102.44	138.46	99.55	100.30
廿一年		71.10	81.48	90.37	98.03	114.49	102.80	86.67
廿二年		54.85	80.04	75.87	97.44	86.23	110.10	77.14
廿三年		62.14	74.44	60.13	87.58	89.97	69.74	71.85
廿四年		72.38	76.79	61.45	77.26	76.70	101.99	75.56
一月		74.52	80.24	74.58	79.58	82.78	103.28	79.15
二月		74.32	78.94	80.56	81.21	79.68	103.28	80.20
三月		71.74	75.34	71.60	74.03	75.47	103.28	75.12
四月		72.95	74.85	70.87	72.04	74.73	106.29	74.87
五月		75.89	74.26	67.60	74.30	77.72	102.05	74.78
六月		72.20	71.66	61.68	76.94	88.85	100.19	72.60
七月		68.85	68.55	56.26	72.36	86.75	100.19	68.76
八月		70.76	77.04	61.63	71.69	82.51	98.92	73.01
九月		69.39	75.76	62.32	76.35	74.81	100.19	72.27
十月		70.49	75.05	69.38	80.88	69.31	103.33	74.67
十一月		76.10	84.49	79.82	82.03	66.65	102.69	80.99
十二月		71.38	85.40	81.32	85.68	61.26	100.20	80.39

(社會經濟月報第三卷二期) 註：廿四年指數，係全年各月份平均。

五穀類，紡織原料類和豆及子仁類的價格都昇漲了，這種情形至十一月更以跳躍的形態而向上。然而畜產和茶葉二項仍不能挽回向下跌的頹勢。中國的農業還不能脫離恐慌和衰落的深淵，只不過有幾種生產在表現着提供宗主國以某種特定原料供給，例如埃及棉花對蘭開夏的棉紡織業一樣的任務而已。

二 日趨嚴重化的土地問題

中國土地問題的存在，已經不是幾年來的事情了。中國歷史上繼續不斷的農民戰爭，證明這個問題已經走了一個很長的過程。可是這個問題的更趨嚴重，和被人們拿來意識地試着解決而且在實行着解決的，那才是近七八年來的現象。一九三五年是更進一步了，問題的存在不僅被一般人所承認，而且在相反對方面也提出具體的方案來。山西省當局的提出土地村有方案決不是偶然的，反對這個方案的人也不能否認這個問題的存在，因為這個問題的現實嚴重性，已經迫着任何人們須來加以澈底考量了。

一九三五年，不但在量上增加了土地問題的嚴重程度，而且在質方面也添加了新的內容。因為：

第一，九一八以來敵人的進攻，至一九三五年已明顯地表現它並不能以關外四省為滿足。冀東自治實現了，內蒙也跟

着宣佈自治，華北亦在實質上醞釀之中。在這一連串的進攻和一連串的退却之下，政治上表現許多省份脫離中國的版圖，經濟上則是大批富源的喪失。八百餘萬方里土地也就構成這富源喪失的主要基礎。在這裏，農民的土地迅速地被收奪了，地主的土地所有也在由這一民族到另一民族的轉移過程之中。從前在朝鮮已曾經歷過來的，“日本地主逐漸代替朝鮮地主，大地主方面日本地主已佔很大優勢”的情形，在這許多失地上面，日本地主逐漸代替中國地主，大地主方面，日本地主佔很大的優勢的過程也得實現起來。冀東玉田的地價雖然跌到八元一畝的程度，然而“除某國浪人以外，很少有人來承受”（中國農村二卷三期P.65）的情形就是例子。這種情形在一九三四年也已早在開始。據徽州日報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天津電，“近來灤東唐山，大沽，秦皇島，玉田，遵化等處，時有日本人收買農田，農民因貪其高利每都售與。當局擬定救濟辦法，令各縣查禁。”一九三四年當局還要查禁，一九三五年却在獎勵着了。冀東的農民也從此不但做牛馬般的佃奴，而且也要做亡國慘痛下的異族佃奴了。在東北，有許多是不滿於命運而與這種命運搏鬥，然而也有許多在鬥敗之餘已經大批的逃到關內來了。從前在河北等省可以暫時安身的，或者可以由“慈善家們”所組織的如“河北移民協會”“西北屯墾隊”等，把他們移到內蒙綏遠等處墾殖去的，現在則敵人也已追擊到關

內和安全的墾殖區內來了。亡國失地的農民已經不再有安全的地帶可退却，土地問題已經提到他們的最前面來了。

第二，自從“勦×”軍事重心由東南向西北移動以後，土地問題不但在閩贛等省須重加考量起來，因為軍事足跡所至，由湖南而貴州，由雲南而四川以至青甘陝，本來相當隱伏着的問題現在已經燃着火線而爆炸起來了。

在收復後的閩贛等處，目前處在如下的情況中：

“閩西長汀，寧化清流明溪連城上杭永定龍岩等縣自遭××佔據後，××實行分田政策，舊有土地制度，完全被其破壞。去歲國軍先後收復各縣，向日逃亡在外，擁有土地之業主，莫不紛起要求恢復業權……在××盤踞時期，田地雖被均分，惟經界猶存，所有業主契據，亦大半祕密埋藏，故於國軍收復之後，業主均憑據自行管回業權，照常收租。政府對於土地問題之解決，尙可免費任何麻煩手續……本年夏收時，長汀縣有一部份農民，以依照舊制收租，農民未免吃虧，曾提出要求實行二五減租，但為一般業主所反對”（一九三五，一一，二九福州民國日報）。

在江西，土地正在奉令整理，丈量，釐正經界之中，但也以“採簡易方法進行”，能“自行管回業權照常收租”為上策。（時事新報一九三五，六，一二。）至於西進後的西部各省，未收復區域的情形當然與從前已大不相同；已收復的區域則是陷

在極端紊亂的狀況中。如“四川茂縣自收復後，迄今已逾兩月，因在×區時，各鄉之壩田山地，原埂有界，已多剷平，或竟成爲道路。城區各街民房因戰事被焚，房界亦難分晰。故一般房田業主，對於地界之所有權，紛爭頗多。幸而存有契據者，尙易指出其田界，據證管理。若逃走時倉皇未帶，或在他處遺失者，更難攷究。……現在延攬紳耆，成立田房清理委員會，從事調查，處理是項糾紛”(一九三五，一〇，二〇重慶商務日報)。

這種形勢，從前是局部的，現在已成普遍全國，從前是潛在的，現在已經表面化。農民大眾已在經歷一番之後更加要注視這個問題了。

第三，年來因爲各種建設事業，如水利建設鐵路公路的築造以及中心市基的開闢，農民土地被徵收的現象，一九三五年已經到不可忽視的程度。導淮裁灣取直，萬畝以上的土地被徵收了。導淮的原意是爲江北數百萬人民的“幸福”，但在一般依數畝土地爲生的貧苦農民看來，這個遠期的支票，對於他們，目前不但無益而且是有害。江南鐵路公司建築京蕪路，征收大批基地，農民也情願逗留在半野蠻的交通阻塞狀態之中，不願因失地而餓死在裝飾意義的文明之下，所以他們成千以上的結隊臥軌阻撓了。“滬杭甬鐵路征用民地二百零七市畝，除七十畝爲新地產公司以外，其他悉屬貧困小戶，或爲生計所需或爲孀寡所賴，一旦被征，衣食頓失憑賴。”(東南日報一九

三五,六,三。)此外如南京市,漢口市等因擴充市基,以及各省公路事業之發達,被征土地的巨大實在是不可忽視。在一般擁地千萬的地主們,對於此等徵收當不致感切膚之痛,而在僅有一二畝田地的小農,這一種徵收實為至嚴重之現象。然而徵收當局不但地價不能照發,就是田賦免徵也在一再呈請之後,才蒙申令執行,這是如何嚴重的問題!

第四,封建王公強奪農民土地和新舊地主圍圍沙田湖地的事件,在一九三五年不但是按照歷史舊例在進行着,而且以更大的規模和更新的姿態猛進起來。綏遠西公旗假借農民欠繳水租的藉口,把已經在一九一九和二〇年間所賣給農民的百餘頃秋夏田禾,完全強行收割,且聲請此等土地從此收回。這是一件。同省涼城“旗地售租處”,因為在遜清時代出賣給農民的土地上,保留着每頃有徵收恩賞租銀四厘(現為國幣六厘)的遺制,也勒逼農民出重價在一次購買,換言之,也就是要叫農民在已出地價的土地上再出一次地價,實行一個酷烈的剝削。這是二件。至於新舊地主的圍圍湖地的情形,可以太湖圍田事件來做代表的事實。下表是歷年太湖圍田的數字。

表 一

圍墾時期	戶數	約計畝數
1892-1911	28	17,368
1912-1921	29	11,130

1922-1931	26	18,380
1932-1934	11	10,770
1935,6月止	39	37,430

表 二

每月所墾畝數	戶數
100畝以下	17
101-500	51
501-1,000	39
1,001-1,500	16
1,501-2,000	7
2,000畝以上	3

(中國農村1卷12期)

上表一指明，從一八九二至一九三一的四十年當中，不過圍墾46,870畝，而在一九三二至三五的三年半的短時期內圍墾竟達48,200畝之多，而其中的差不多佔五分之四却在一九三五的半年之內所圍墾的，這是一個何等驚人的奇蹟！表二指明每戶在500畝以下的，祇不過68戶，每戶在500畝以上的倒也有65戶。而最大的一戶，是在一九三五年上，圍了4,700畝（見同上書）。這許多圍田的地主，他們都是富有背景，在政治上有靠山的人們。

農民除上述種種形式失去土地以外，在一九三五年，他們

還被強制着服種種封建的徭役，提供僅有的勞動力。早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人民服工役的命令已經頒佈了，十二月又重新嚴令了一次。但是普遍全國的實施，至一九三五年五月才完成。浙豫鄂皖贛閩湘陝甘晉魯察綏甯川黔滇十七省的人民都在種種“建設”的美名之下被強制着動員起來。至九月四日更規定了冬令徵工服務辦法，於是連公務人員也總算不能免徵“國民勞動服役”的義務。可是有錢的人們終於用每日三角代役金的辦法替換了，沒錢的人終須服役並不為他們本身所需要的義務勞動。江蘇在正式服役令頒佈以前，爲了導淮被征工作人數超過五十萬人，此後命令的執行，幾百萬人的服役當然就會追隨上來。浙江國民勞動服役暫令徵工六十萬人，每人服役二十一天（杭州十天），十四歲以上五十以下的人都不能免徵，此外准自由參加。湖北全省服役人數現在規定參加者有四百萬人，每年須服役三日——五日。江西民工興辦水利，限六年完成，每年征工一千萬人。南昌等三十一縣各五十萬人，餘四十縣各征工三十萬人。福建征用服役壯丁十萬人每人平均須服役三天，約計二十四萬工，別的省份還不見報告。總計在一九三五年當中，人民所做無償勞動，而在“正義”之下被強制的服役要在千萬人以上，至於勞動日的計算已經是不可能。當然，在這裏，把那種所謂不堂皇的“拉夫”“兵差”，如在四川的成都華陽新都等二十縣的幾萬鐵肩隊等都是除外的。因爲這

種勞動的被征取，在一九三五年的全中國，已是最經常不過的事情了。

三 水旱災荒的合流

從前一提起中國，就連想到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中國沒有別的可以壓倒全世界，可以驕傲的就是中國有這麼多的人！現在，中國隨着一年深一年的災荒，又有壓倒全世界這麼多的災民可以驕傲了，中國，真可說是“災荒之國”！

遠的不去說，從所謂國民革命的成功以後的年頭算起。

“一九二八年，陝甘綏晉豫魯察冀八省大旱，災區五三五縣，災民三千萬人；一九二九年，冀省遭水，陝西續受旱災；一九三一年，江淮運河流域大水，災區十六省，災民五千萬，財產損失二十億元；一九三二年，又有十一省共二百三十餘縣遭災，六省一百二十餘縣旱災；一九三三年，華北大水，區域達十五省，二百五十二縣”（大公報保君建君語）一九三四年大旱十一省三百六十九縣受災。從這一篇簡單的災荒賬目看來，中國的災荒已經可以說達到頂點，而就一九三五年，水旱災荒的雙管齊下，竟把這過去的紀錄都打破了！

一九三一年的水災是中國過去最大的水災，一九三四年的旱災是中國過去最大的旱災，一九三五年是把這兩個最大的災荒合流了。

先看一下一九三五年的水災情況：

一九三五年八省水災 (實業統計三卷六期)

省別	被災縣市數	被災面積 (方公里)	災民人數	財產損失估計
湖北	52	44,870	7,149,700	270,000,000
湖南	37	27,000	5,600,000	60,000,000
江西	50	21,600	2,297,300	110,000,000
安徽	13	1,200	304,600	5,566,000
山東	30	32,500	3,500,000	250,000,000
河南	47	7,000	1,593,000	60,000,000
河北	3	200	200,000	3,000,000
江蘇	9	4,730	1,317,900	17,453,000
合計	241	138,100	21,962,500	776,019,000

假使跟一九三一年比較則如下列：

年份	被災縣市數	被災面積 (方公里)	災民人數	財產損失(元)
1931	290	318,629	43,360,849	1,575,330,360
1935	241	138,100	21,962,500	776,019,000

從上列統計看來，一九三五年的水災似乎與一九三一相差很遠，可是單從這許多數字來觀察是不夠的。因為一九三一的統計調查固然只包括江，浙，皖，贛，湘，鄂，豫七省，而實際上有十六省；一九三五年的水災區域也不僅上列的八

個省份，此外如黃河上流的晉綏陝，長江上游的川黔，珠江流域的閩粵桂都是不能忽視的。例如在陝西受災縣份就有十二縣，廣東有九縣，災民達二萬多。

假使把有調查各縣的各種作物的水災損失成數來加以比較，那末一九三五且有超過一九三一之趨勢。

年份	稻	棉	高粱	小米	糜子	玉米	大豆
1931	38	24	29	29	—	—	—
1935	34	—	37	40	44	43	47

(一九三一據一九三三申報年鑑P.七二；一九三五據農情報告三卷十一期)

再說到旱災。因為水災的來勢兇猛，對於一切破壞的力量也特別強大，所以大家都把一九三五的旱災也都忽略過去了。事實上，就作物被害的程度來說，旱災還超過了水災。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統計，一九三五年旱災與水災的比較如下：

	損失數量(1,000市担)		受災面積(1,000市畝)	
	水災	旱災	水災	旱災
稻	10,818	12,523	22,445	23,969
高粱	5,106	9,492	7,187	8,358
小米	5,160	10,468	7,738	10,057
糜子	1,002	1,821	945	1,668
玉米	5,801	7,611	6,460	7,753
大豆	6,555	16,703	10,543	25,222
總計	35,002	58,618	55,318	77,027

上表指示出無論從受災面積和損失數量上說，旱災都高過於水災。可是這僅指作物受害的程度而言，至於實際上的損失，水災總要比旱災來得利害，因為洪水不能如酷烈的陽光一樣，不僅把許多作物浸死，而且也把人畜和房屋，堤壩田基等都沖毀淹死了。

假使把一九三五年的旱災與一九三四年的旱災來比較，受災面積固然不及一九三四年的廣泛，可是從受災區域內損失成數言，則一九三五比一九三四反更來得深度了：

損失成數比較

	稻	高粱	小米	糜子	玉米	大豆	棉花
1934	37	27	25	—	29	30	36
1935	37	37	35	38	38	47	—

(農情報告)

我們假使還要觀察一下一九三五年中國災荒的全面的話，那末其它許多災害也是不可忽視的。殘暴的風，三千六百萬市担以上的作物被吹毀了，可怕的和蟲，也有三千二百萬市担以上的作物在“改良”“推廣”“治蟲”等等機關的注意之下被腐蝕和枯萎了。加以其他各種災害的損失五千六百餘萬担，總計有一萬二千萬担以上的作物都被盲目的自然損害了。人類征服自然呢，還是自然征服了人類？目前的中國却屬於後

者!

因爲普遍全國的災荒，跟着也來一陣照例的救濟，可是一九三五年的救災大不如前了。當一九三一年大水災時，據當時水災會會長宋子文氏報告，“急賑共支款六百六十八萬三千六百元，麥十二萬七千噸，受惠者四百九十六萬四千餘人，受救藥者不與焉。工賑直接受惠者逾千萬人，間接者不與焉”。至於一九三五年，至十月十八日爲止，據賑務委員會的報告，所有撥付賑款數目如下：

(一)中央救災準備金項下	1,000,000元
(二)賑務委員會捐款項下	240,000元
(三)水災義賑會捐款	540,000元
共 計	1,780,000元

一百七十八萬元的賑款救濟不了這巨大的災荒是很明白的，假使從各省的分配數目來觀察，這種情形當更爲明顯：

湖 北	490,000元	廣 東	25,000元
山 東	443,000元	陝 西	15,000元
湖 南	198,000元	甘 肅	15,000元
河 南	126,000元	貴 州	15,000元
江 蘇	98,000元	綏 遠	10,000元
江 西	124,000元	察哈爾	10,000元
安 徽	65,000元	夏	10,000元

河 北	46,000元	新疆及各省防疫費
福 建	31,278元	70,000元

湖北受災五十二縣市，只撥四十九萬五千元賑款，每縣平均還不到一萬元，其餘的省份也都是同樣的情形。政府當局也明瞭這樣下去將發生不良的結果，於是十一月一日又發了二千萬元的賑災公債。內中四百萬元據說也是撥付急賑的，五百萬元則因前整工賑舊欠及救災準備金的緣故扣發了。剩下一千一百萬元作為使人民‘間接受惠’，撥付各省工賑的款項：

山東董莊堵口費	3,000,000元
湖北江漢工程局	1,500,000元
鍾祥堤堵口費	1,500,000元
江蘇導淮入海經費	3,500,000元
安徽復堤費	500,000元
湖南	450,000元
江西	300,000元
河南	150,000元
河北	100,000元

各省領到賑款雖有幾百或幾十萬不等，但實際所得並不能如票面數額可十足應用。例如山東領到票面三百萬，向濟南中，中，交三行抵押現款只得一百五十萬，其餘如江西，河南等省只有數十萬者，究竟有什麼大用處是很明白的了。

四 農民大眾死裏求生

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以及人事腐敗結果所造成的天災，三位一體地把中國農民逼上絕路了，擺在它們前面的只是一扇黑黝黝的寫着死字的大門。還是忍受着走進去呢，還是反轉身來把壓迫他們生存的障礙物除去？這是目前中國農民正在決擇着的兩條大路。

在一九三五年，這種決擇表現為下列三種方式：

第一，走“不抵抗主義”的路。他們，因為數千年歷史的傳統，封鎖在卑陋野蠻的農村中，長久過着牛馬般的農奴生活，使他們在意識上存着一種忍從，和聽天由命的心理。土地被敵人奪去了，以為這是從前換朝易代的寶戲，也許真命天子反可以出來援救他們；被強迫去做徭役，以為這是本來‘抽丁’的古法；災害使他們流離失所了，以為這是上天懲罰他們的罪愆。他們的結果是，如四川樂山縣的農民一樣，被拉夫去而沒有飯吃，不抵抗；被禁閉而不准與婦孺子相見，還是不抵抗，最後終於因樓房坍倒全數被壓斃了。

第二，是走請願跪哭的路。這一羣，鄒平縣的農民請願停挖杏花溝，京燕鐵路兩旁的農民數千人，臥軌請求發還地價等，都可以作為代表。鄒平縣徵夫挖掘杏花溝，每兩丁銀攤夫二十名，農民覺得這件事情根本於自己有害無利的，而且還要

無代價出勞力，所以聚集約萬人，向梁漱溟請願。可是結果被託詞“梁氏不在鄒平”一句話就作罷了。永定河旁的農民，因為不信任主管機關空言担保，要求現款發還地價，也是一例。他們只會請願，甚至跪哭，不知道隨着這許多方式以後還應該用怎樣最適宜的手段。

第三，是走死裏求生公開反抗的道路。走這條路的人，雖然不能說比前兩種來得多，可是近來的確已經成為常見的事情了。在一九三五年，因為徵工所導演出來的這種武劇是最為常見。江蘇高郵徵工防黃，原定徵工積土，頒發口糧每土方給茶水費四分，挖用民田，頒給地價。但是後來非但口糧無着，並且保甲長向農民詐取點名費每人銅元六枚。結果六千餘名農民，男女老幼用鐵鋤和扁担作武器，把縣政府搗毀，鄉區長及司法書記等都被痛毆了。金壇工伙二萬人，因為每日所得不能飽肚，致與武裝護路隊大起衝突。這都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海門和無錫，都因監工過度加緊河工工作強度，拘押或槍殺河工，致在頭匡河跟北興塘河的全體河工以罷工相抗。其次，為了反抗土地陳報清丈，也成一般農民騷動的原因。浙江餘姚農民五百餘人搗毀沙田清丈處和測量隊，江蘇蕭縣農民八百餘人，為了黃河故道土地陳報，竟至武力反抗。再次，反對保甲和拉夫，河南泌陽曾有老嫗四五百人，後增至一千人，圍攻區公所，將所有保甲壯丁編組名冊全數焚燬，並且毆傷隊附。這

是一件中國農民婦女參加鬥爭歷史的可記載的史實。四川德陽建築碉堡的民工，把強力拉夫的軍警捕獲要求槍斃，這也是一件人民懲治統治爪牙的具有歷史價值的事實。最後，因災荒所引起的農民自動救災運動，最可注意的要算湘鄂一帶的農民喊出“到武漢吃賑去”的口號，他們，而且把這個要義編成歌詞，使它盡一種組織羣衆情緒的作用。例如：“農夫種地不見錢，城裏富翁吃不完，哎呀！龍翻身，天連水，水連天，十萬農戶九萬斷炊烟！走走走！哎呀！鋤頭莫離手！哎呀！先喫漢口！哎呀！後吃揚州！哎呀！”這一種口號和歌詞，甚至連行營當局都大爲吃驚，下令嚴防；可見其影響之大是不可輕視的了！

此外，爲了國土的淪喪，人民自動起來的收復失地運動和武裝組織，在東北有人民革命義勇軍的抗×戰爭，在河北薊縣有窮人會的剷除漢奸運動等，原是早已存在着的，不過至一九三五年而更強壯和聲勢浩大起來了。

第六章 金融與財政

一 金 融

1. 一年來之總的回顧

假使將一九三五年的中國金融綜合地回顧一下，而且將它和一九三四年的比較起來，那末一般總可得到這樣一個概念，就是一九三四年所醞釀着的事態或問題（如白銀對策問題，國際大借款問題，國內幣制收革問題等等），到一九三五年大體上都告了一個相當的段落。所以從另一方面看來，這一年來表現在金融方面的變動 比起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間的取締標金投機與徵收平衡稅來，還要來得激烈；不過經過這些變動之後，中國的金融也的確有了一些新的趨勢。現在我們勉強將它分成國際和國內兩個部份，來加以具體的說明。

1. 國際方面——在一九三四年上半年，美國已經正式開始實行白銀政策，到八月以後更積極厲行起來，它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在存銀向外流盡的威脅之下，好好地將整個的金融權讓給美國。英日（尤其是英國）也推波助瀾地利用這

一個政策，來達到和美國相同的目的。同年三四月間，英美列強還策動國際大借款運動，企圖控制中國的財政和金融，日本則堅決反對。不過英美列強表現在中國的貨幣戰和投資戰，當時雖然已經激烈地展開了，但其結局究竟如何，到底還在醞釀而難確定。到一九三五年，這幕爭霸戰是日益具體化。第一，國際大借款問題在二三月間又從新提出，同時英美等國更醞釀在南京舉行貨幣會議，想把白銀政策征服下的中國塞進各自的荷包裏去，不過結果仍因日本反對，未能當即實現而已。第二，美國於厲行白銀政策之後，復於一九三五年三月間派遣其經濟考察團來華考察，看看中國究竟受了如何的影響，以便採取更有效的手段；英國先後也有專使來華，（如哈蒙德將軍，如羅斯爵士），以與列強角逐。他們為的無非要將過去未了的奪取中國貨幣權的工作，完成下來。第三，經過他們這樣努力一番以後，新貨幣政策（註）確於十一月四日頒佈了，它把白銀政策所展開的貨幣戰與投資戰，暫時告了一個終結。固然，自十一月以後，英鎊和美元對於中國貨幣權的爭奪，還是繼續不已的，不過至少已經不像一九三四年時那樣飄渺不定了。

註：關於新貨幣政策之前因後果請參看本年報第二章第三節。

2. 國內方面——在一九三四年，國內的財政和金融，因為一般工商業破產的加深和美國白銀政策之致命的打擊，已

經到了非常危急的境地。爲了要挽救這種惡運，財都會於十月頒佈平衡稅令，金融巨子也於年關實行“拆放”運動，救濟工商和一般銀錢業者，同時他們更有實施通貨膨脹的傳說，想藉此以統制金融和解除財政危機，這些到一九三五年都逐漸地實現出來了。一萬萬元的金融公債終於四 間登上舞台，它使中中交三行更成爲南京財部的外庫，軍政各費的調度也就隨之自由起來。到十一月新貨幣政策頒佈以後，這種自由就更充分了，財部所計劃的通貨膨脹可正式開始它的歷史了。當一九三四年十月頒佈平衡稅令的時候，宋子文氏曾起來闢謠說政府不會放棄銀本位，定要維持健全的通貨，到現在已是一段史話了。

此外，一九三五年的中國金融界還有一種變動，那就是現代化的要求的出現。當金融公債發行的前後，一般工商業者都要求工商貸款，少數銀錢業者也組織工商復興委員會，想從買賣公債地產轉到工商投資方面來。他們曾發動組織貼現市場和公司債券市場，換言之，他們想沿着新興時期的西歐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這當然是進步的，不過實際所能實現的真是微乎其微。固然；工商貸款委員會前後曾有一百萬元放出，同時也有少數銀行實行一部份的票據貼現，但是金融重鎮，並未改轍易轍，還是目注着財庫和公債，甚至地產！

從前述兩方面看來，一九三五年的中國金融確是包含着

巨大的變動和多方的掙扎，它更觸及“人民之最後的一滴血”，但是兩年來的金融恐慌依然不能解決，而且還增添了許多新的危機呢！

2. 金融市場的變動實況

說明了一九三五年中國金融的一般趨勢以後，我們接着要來看看這一年來幾種主要金融市場的變動實況。第一，我們先看白銀的流動及其影響，在一九三四年，因美國積極提高銀價的關係，白銀曾大批外流，使都市游資亦告空虛，這種現象到一九三五年是比較和緩了，此中原因有三：一。美國推行白銀政策不若一九三四年猛烈，它僅於五月間為威脅羅斯來華，曾將銀價突然提高，使中國白銀出超一百餘萬元（其餘各月從華北私運出口者，則不計。）二。匯豐銀行因一九三四年輸出白銀過多，又將白銀運回一部，免冒擠兌之風險；三。中中交三行曾以現金向香港倫敦換購白銀，緩和市面銀根。所以在為首十一個月中，中國尚入超白銀七百餘萬元。但自十一月新法幣實施後，情勢又起變化，這因為財部需要運銀出口，換取外匯準備，以穩定新法幣之外匯，所以十二月一個月中，就有二千五百餘萬元白銀裝運到紐約去。前面的事實反映到上海中外銀行的庫存上面去，就是自一月至十月，庫存現銀無甚增減，自十月以後就呈顯著的減少：

一九三五年上海中外銀行庫存現銀增減表(單位千元)

	庫存總額	指數	華商所佔%
一月	335,080	227.40	88.03
十月	334,413	226.95	97.77
十一月	286,815	194.64	85.64
十二月	275,602	187.04	86.88

十一月以後，存銀大量外流的原因和一九三四年固然是不同了，不過將全國白銀，大量地動員到紐約去，當這列強虎視中國的年代，也是很大的危機呀！

農村遊資集中都市的現象，在一九三五年是相當中止了，這表示內地的破產已經到了絕境，對於洋貨的購買力已薄弱得不堪了；至於這一年來的洋拆，除了十一十二兩月，因紙幣可以自由發行之故，較一九三四年同期各減20%與70%以外，其餘各月皆較一九三四年同期增高，這表示當時上下稱頌的貸款運動對於工商調節，並無多大的功效。

第二，我們要說到世界的銀價和中國的外匯市場。中國的外匯，一般說來，是和倫敦銀價一同漲落，所以一九三五年十月以前，外匯(以英匯為例以下仿此)最低為一月份的一六.九三七便士)和最高(為五月份的二〇.一二五便士)的月份，也是同年銀價最低和最高的月份(前者為二四.五八四一便士，後者為三三.八六五四便士)。十一月以後，因新法幣脫離

了銀本位的關係，外匯乃能在銀價無甚變動的條件之下，突然下降甚巨，而且能夠人為地暫時地穩定下來。今將銀價與匯價比較於下：

	倫敦銀價(每盎司)	對英匯價(每元)
十月	29.3681便士	17.346便士
十一月	29.2837	14.415
十二月	25.5625	14.375

外匯能穩定於十四便士半左右，一方面在於前面所說的拋售大量的白銀，以換取外匯準備，還有一面這是更重要的，則在英國願意爲了本身的利益，來支持中國新法幣的外匯市場，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第三，我們要說到國內的（同時也就是上海的）債券市場。債券，誰都知道，是中國財政的台柱，同時也是金融界唯一的投資對象，因此它比上海的房地產還更幸運，能夠一年勝過一年，這可從債券成交額和交易所營業盈餘額之繼續增長中看出，今將最近三年數字比較如下：

	債券成交額(元)	營業盈餘額(元)
1933	3,282,685,000	895,673.88
1934	4,773,410,000	1,476,499.59
1935	4,909,980,000	1,236,270.61

至債券市價，在一九三五年中，有兩次下跌，一次是在七

月，還有一次是在十月。下跌原因都是政治上的變動，因為六七月間，日人正在華北醞釀平津事件和察北事件，十月又是華北喧嚷“自治”運動和上海閘北戰雲密佈的時候。十一，十二月，市價繼續回漲，和新貨幣政策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現在我們再將一九三五年所發行的新債，分中央和地方兩項，列記於下，以供參考：

一九三五年新發公債一覽表

名	稱	額	數	利	息	用	途
金融公債		100,000,000	週	息	六厘	充	三行資金及救濟工商
二十三年關稅公債		100,000,000	年	息	六厘	一	半收回二十二年關， 一
四川替後公債		70,000,000	年	息	六厘	督	辦川匯及整理舊債
鐵道部第二期建設公債		30,000,000	未	詳		修	築玉萍路
水災工賑公債		20,000,000	年	息	六厘	賑	災
電政公債		6,000,000	未	詳		發	展電政
合	計	326,000,000	(以上中 央發行)				
四川金融公債		2,400,000	月	息	四厘	整	理川省金融
廣東省短期金融庫券		6,000,000	未	詳		}	整理金融
庫券第二期		5,500,000	月	息	一分		
廣東省短期金融庫券		10,000,000	月	息	一分		
湘省短期庫券		1,500,000	未	詳		撥	付各機關政費
福建短期庫券		900,000	月	息	七厘	未	詳
福建建設公債		3,000,000	未	詳		未	詳
安徽公路公債		800,000	年	利	八厘	修	公路
廣東建設公債		5,000,000	年	利	七厘	興	辦省工業
合	計	35,100,000	(以上省 府發行)				

最後第四，我們要來看看這一年來的地產事業。上海的房地產業在中國金融市場是有很大的關係的，這只要想起“道契”是上海流通最廣的籌碼，就可推見一斑。不過在一九三四年，一般銀錢業已經吃了它的大虧，因為曾經一度復興的房地產業經受不起白銀政策的侵襲，是迅速地衰落下去了！一九三五年依然不能挽救此種惡運，唯一的普益地產公司也於七月間倒閉，就是一個顯例。再如爲首十月的地產成交總額七四七九，五〇〇元，比一九三四年同期更少，亦足證明前面所說的一點。不過十一月以後，因新法幣出現，市面籌碼暫告鬆動，情勢就大有不同，合計十一，十二兩月的地產成交額即達六九八萬元，幾佔全年份之一半，地產的流動性也相當復活了。地產家 Arther 與 Sopher 兩氏，以爲不論新法幣能否有效推行，地產總能繁榮，其實不建築在工商業之上，而建築在新法幣之上的地產繁榮，很快就會變爲海市蜃樓，不是可以祝福的事情呀！

財部推行新法幣的目的，據說在救濟工商，現在所表現的只是救了沙遜哈同這一類地產大王。財部對於不動產抵押銀行的籌設，實在比推行工商貸款熱心得多了，這對未來的中國金融市場，却是一個有害的傾向！

3. 銀錢業者的投資活動及其消長

中國銀錢業者的投資活動，主要是集中在政府的公債和

借款上面，我們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國經濟年報中，就已經具體地指出這種現象。統計在一九三四年一年之中，銀行借給政府機關的款項，共有一二四，四〇〇千元，其中有一〇四，九〇〇千元，即80%是屬於純政治借款和軍事交通建設借款，屬於一般經濟建設的最多不過20%而已。這種情形在一九三五年自然不會變更。據一年來各報所批露之消息（大體無遺），銀行所承受的政府借款或押款，共計有二二，九七〇千元，其中也有80%左右是爲了彌補行政費和交通建設費，詳細請看下表：

一九三五年各銀行之政府借款一覽表

借 款 名 稱	數 額	利 息	承 借 銀 行
浙江地方公債押款(一)	2,000,000	年息八厘	中國等十二行
浙江地方公債押款(二)	2,200,000	年息九厘	中國等十一行
浙江省定期借款	2,000,000		
浙江工賑借款	1,400,000		中國等九行
浙江蠶絲借款	1,800,000	年息一分	中國等十四行
浙江蠶種借款	350,000		中國交通兩行
湘省府借款(一)	250,000	月息一分	中國，交通，上海，
湘省府借款(二)	1,000,000		中中交三行
湘建設公債押款(一)	1,000,000	利息八厘	中中交三行
湘建設公債押款(二)	1,500,000	利息八厘	上海銀行
湘建設公債押款(三)	1,600,000		農商銀行
鐵道部借款	4,860,000	年息一分	上海等五銀行團
福建建設廳借款	210,000		交通銀行
甘肅省府借款	500,000		中國農民銀行
江蘇營業稅借款	1,500,000		中國，交通，上海，江蘇
江西水電廠借款	1,000,000	年息七厘	中中交三行

一九三五年的政府借款比一九三四年減少一萬萬元（前者僅及後者六分之一許），這不是表示財政上軌道，或是銀行

不致力於政府借款，這裏我們不應忘記一萬萬元金融公債的發行和中中交三行的“國庫化”，不然的話，押款或借款不知要增多少呢！

一九三五年投入農村的銀行資本，重要的有下列八項：

貸款名稱	數額 (單位元)	放款銀行	備註
魯省合作社放款	300,000	上海銀行	
小宗借款	2,000,000	聖業銀行	以浙江會湖紹兩屬之棉麥為對象限於江浙
青苗放款	4,000,000	江蘇農民銀行	
魯棉麥貸款	約1,000,000	中國銀行	
浙江桐油貸款	1,000,000	郵政儲金局	
浙江稻種改良放款	2,000,000	中國銀行	
江西農村貸款	2,000,000	贛省府與銀行界	
農村貸款固貸款	3-5,000,000	交通等五行	以贛魯豫陝為限

上表數額合計達一千五百萬元，好像銀行業者是很關心農業投資了，不過有一點要深切注意：就是這些數額往往是屬於整個計劃的，一九三五年實際所放出的實在不及此數。

至於一年來銀錢業的消長，綜合起來，大概可以得出下列各點：一。銀行新創者略減，閉歇者略增（指總行言），至少數中大銀行之增設分支行，則仍和以往一樣蓬勃，這表示，只有少數銀行才能保持“恐慌之驕子”的榮銜；二。內地錢莊之倒閉則較前大增，這表示農村經濟已經破落得不堪了。今再分述於後。

據本社所搜集之報章材料，一九三四與一九三五兩年全

國銀行業之異動，大體可列表比較如下(詳細行名，資本各項請參看附註)：

	新創家數(總行)	閉歇家數(總行)	增設之分行
1934	16	12	62
1935	13	15	58

註：閉歇中有美豐，美東銀公司及信濟三家外，華商銀行未嘗計入。

銀行之宣告倒閉，十二家中有三家是在五六兩月，有六家是在九十兩月，這與舊歷端陽及中秋兩節頗有關係。倒閉原因，一般不外地產呆滯，工商衰落。至舊式錢莊之倒閉，據見諸報端者而言，一共有一百三十二家，它們在各月之間的分配如下：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未詳
6	14	7	3	6	24	46	2	6	6	6	5	7

若就區域而言，則為：

波	上海	南昌	漢口	廈門	紹興	衢縣	北平	福州	揚州	蘇州	西安	其他各地
32	16	12	10	8	5	5	4	4	4	4	4	24

將前面各項數字綜合起來看，我們覺得中國的銀錢業(除少數資金雄厚，且有特種政治關係者外)在一九三五年確是陷入更危險的境地了！

附註 一九三五年新創銀行一覽表

行 名	所在地	創立月份	資 本
國信銀行	上海	3	1,000,000
永大銀行	上海	6	500,000
大孚銀行	漢口	不詳	1,000,000
中央信託局	上海	7	10,000,000
建華銀行	上海	9	500,000
福州惠南銀行	福州	6	不詳
福建會銀行	福州	10	600,000
浙東銀行	寧波	7	不詳
兩浙商業銀行	杭州	不詳	500,000
紹興商業銀行	紹興	6	不詳
安徽地方銀行	蕪湖	12	不詳
醴陵農民銀行	醴陵	6	不詳
四川省銀行	成都	11	不詳

一九三五年閉歇銀行一覽表

行 名	地點	資 本	閉歇月份
通易銀行	上海	3,000,000	1
江南銀行	上海	5,000,000	6
寧波實業銀行	上海	5,000,000	6
世界銀行	上海	250,000	7
正大銀行	上海	200,000	9
信通銀行	上海	500,000	9
大滙銀行	上海	500,000	10
華業銀行	上海	1,000,000	10
香港國民銀行	香港	5,000,000	9
香港廣東銀行	香港	11,000,000	9
廈門銀行	廈門	1,200,000	1
福建東南銀行	福州	300,000	11
明華銀行	青島	5,000,000	5
四川地方銀行	重慶	—	10
金華地方銀行	龍游	—	—

二 財 政

1. 一年來幾種重要稅收的回顧

中國的中央稅收，直到現在為止，百分之九十以上，還是建築在簡接稅上面，如消費稅性質的關稅鹽稅，貨物稅性質的統稅等等，歷年來皆成爲支持中央財政的唯一稅源。間接稅是最容易轉嫁的，所以捐稅的全部負擔，差不多都會落到最大多數的平民身上去，這從稅制的本身講，實在是一種損害平民生計的惡稅。現在，我們對這幾種稅收的狀況，來作一簡單的回顧，並與一九三四年的稅收，作一比較，並且指明它增減的原因。

一九三五年關稅收入，共計三一五，五一九，七一二元，比一九三四年減少一二五，六九六元；減少的原因最主要的不外是貿易衰落和私運激增的緣故。關稅爲中央最大的收入，也是內外債還本付息的唯一保證；可是，隨着年來新債發行的增加，每年還本付息的總額，恰巧與關稅收入成反比例的逐年增加。一九三五年內外債的償還額，總計竟達三萬萬餘元，差不多把整個關稅收入，都充作償債用了！這對中央財政的威脅，是多麼嚴重！

鹽爲中央第二大稅收，當一九二九年時，全年還不過六九，七二三，〇〇二元，近年來因政府屢次整頓和增稅的結

果，稅額一天天向上增高；一九三一年以後，東北鹽稅雖然被偽國截留，但是上昇的趨勢還是繼續着。一九三五年全年鹽稅收入，據鹽務稽核所的初步統計，共達一八四，二〇九，三〇〇元，較一九三四年的一七五，九五〇，〇〇〇元，激增八，二五九，三〇〇元之鉅。在這水旱災荒徧佈全國，大羣人民陷於“淡食”的時候，鹽稅還能如此增加，就連鹽務當局却也認為驚人。這一年來鹽稅增收的原因，主要還是由於一九三四年財政部改革衡制，以較小的市秤代替較大的司馬秤，以致稅率普遍增高。而這種鹽稅的增加，對一般平民的生計，自然給以極大的打擊：

佔中央稅收第三位的統稅，在一九三五年共收一一六，五〇九，〇〇〇元，一九三四年爲一一〇，七四六，〇〇〇元，計增五，七六三，〇〇〇元。統稅最主要的部份爲捲菸，麥，粉，棉紗，火柴等出廠稅，照過去一年國內各工業部門衰落停業激化的情形看來，統稅的增收大概是由於：第一，財部於一九三五年月起，新創一種火油統稅，第二，同年七月以後，四川，甘肅，寧夏等省也實施徵收統稅，此外，增稅的影響也是不應忽視的。

一九三五年中央其它較重要的稅收，如菸酒稅計收九，六七二，〇〇〇元，較上年減一，三八三，〇〇〇元；印花稅七，四九〇，〇〇〇元，較上年略有增加，此外礦稅二，四八五，〇〇

〇元，則較上年減少二七五，〇〇〇元。

從上面佔中央稅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種稅收實況看來，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各點：第一，各種稅收總額共計六三六，一一〇，〇一二元，雖與過去幾年無甚變化，但是衰減的趨勢已漸明顯；鹽稅，統稅雖因其特殊原因而仍有增加，但終難填補關稅的大量減少。第二，除掉關稅因受列強尤其是東鄰的牽制，不能大加改革以圖稅額之增加外，其它如鹽統各稅的稅率，都已經在增加收入的觀點上，改訂過好多次，今日的稅率無論消費者方面，或廠主方面，都已感到苛重萬分，所以，用提高稅率以增加稅收的辦法，以後是很難了。第三，近年的稅收絕對趕不上支出膨脹的速度。一九三四年度的中央支出預算為九一八，二一一，〇〇〇元；已比一九三三年增加不少，一九三五年度更增為九五七，一五四，〇〇〇元，超過同年度的收入額達三萬二千餘萬元之鉅，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央財政危機的嚴重。

2. 中央財政收支的檢討

中央財政收支的實況，是比較難說明的；我們所能依據的也只有政府所頒佈的預算案，然而這種預算的真實性是很成問題的。政府當局對於日益膨脹的歲出的彌補，在預算表上總是用增大各種稅收的估計，甚至虛列收入的項目，以使收支平衡。我們將一九三四年度與一九三五年度預算中所列各項與

事實相比較，就可得到證明（預算表見附錄）。

我們根據一九三五年的實際稅收情形，第一，就覺得那二個預算中所擬定的關稅收入數和菸酒稅收入數，超過實收甚鉅。譬如關稅在一九三四年度差六千七百萬元，一九三五年度也差二千六百萬元。此外，國有營業收入一欄，一九三四年度列為八百餘萬元，一九三五年度驟增至四千餘萬元；試問在這整個國民經濟破產、國營事業十九虧本的現狀之下，該項稅收又何從猛增呢？實際上，這無非要使收支預算在表面上得個平衡而已！第二，有些稅收根本就不能成立；例如在一九三五年的預算裏，交易稅要征二百萬元左右，所得稅也規定為五百萬元，但是交易稅早已奉令取銷，而所得稅的創辦，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所以我們不能不說，這樣的預算表全是魔術上的玩意！第三，債款收入也極不正確，一九三四年度所列債款收入僅五千萬元，少數學者看到這個數字，竟會天真爛漫地說道：政府財政有轉機了，公債的發行也減少了！前途是充滿光明！其實，我們知道：一九三四年度所發行的公債，超過預算所列達四倍之多（詳細情形，請參看下節）；一九三五年度債款收入雖然多列二千萬元，但是照前節所述，在增稅困難和赤字日增的條件之下，實際發行額要想不超過預算，還是很難的。

預算是那樣的不可靠，但是在沒有其它更好的材料供我們的說明以前，我們仍須依照那預算表做我們說明的根據。我

們依據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兩年度的預算看來；第一是稅收漸減（雖然與實際情形不符，但減低趨勢確是存在），而收支總額日益膨大。第二是不正當的收入增加；一九三四年度的其它收入項下列八千三百餘萬元，佔全歲入額百分之九，其重要僅次於統稅，為中央第四種最大的收入；一九三五年度更增至一億一千六百餘萬元，佔歲入百分之十二強，其重要已超過統稅而成為中央最大收入的第三席。而這種其它收入，據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主要的只能是近年來雷厲風行的禁煙稅款。所以鴉片公賣也就成南京政府的重要國策之一了！

歲出方面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債務費支出的增加；第二是軍務費估計的過低。一九三四年度債務費支出，預算所列為二萬五千七百餘萬元，一九三五年度增至二萬七千四百餘萬元（實際還不止此數一九三五年債務支出達三萬萬元以上，即其明證。）這種佔支出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債務費逐年上騰的趨勢，完全由於逐年增發公債的結果。軍務費的支出，一九三四年度為三萬六千二百餘萬元，與一九三三年度軍務費支出相差極微；但是，一九三五年度預算所列軍務費支出較一九三四年度減四千餘萬元。我們從表面看來，軍費的確在向下減；但是實際並不如此，因為一部分軍事教育和軍事建設等費，在預算表中已列入教育建設等費項下。同時，一億元以上的對於各省的補助費，（補助的多寡，完全按各地當局的

軍事勢力來決定，帶有濃厚的封建割據性。) 十九又是當作軍費用的；因此，照我們大略的估計，每年軍費支出總在四億元以上。我們從一九三五年度補助費支出增加的情形看來，也可證明軍費絕對不會比一九三四年度減低，中央預算是比前幾年膨脹得很多了，但是軍務債務兩種經費支出，結果還佔總支出百分之七十左右；政府財政的病態，依然不能掩蓋絲毫！

3. 一年來政府平衡赤字的對策

我們從上面二節的說明中，已經指明稅收是減少了，但是政府每年的支出却日益龐大；並且這種龐大的支出中，百分之七十左右是用於償債和軍費上面。同時，我們又將一九三五年的稅收和一九三五年度の預算作一比較，指出要由其它方式來彌補的財政赤字竟達三萬二千餘萬元之多。至其平衡方法，總不出開源和節流兩種，在這一年中，當局對於節流也特別注意，裁汰駢枝機關和厲行緊縮，總算有些成績。不過，剿共那樣緊張，軍費當然談不到減，因此，節流的効用也就可憐得很了！談到開源，不外增稅和創辦新稅。然而這些方法誠如前面所說，已經到了不能再事發展的絕境。一般人時常說，宋子文辭職到孔祥熙上台，是表示公債政策的末路，而轉向於增稅方面，不過自從一九三五年起，增稅政策也宣告破產，赤字的救濟，又得另想別法了！這一年來想了些什麼辦法呢？在上半年是發行公債，到下半年更進一步將財政與紙幣更密切地聯繫

起來。現在，將一年來當局解救財政危機的經過，作一鳥瞰。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財部發行公債二次，第一次為三月二十日中政會通過的二十四年金融公債一萬萬元，第二次為六月二十八日立法院通過的關稅公債一萬萬元。一萬萬元金融公債的用途，“充實銀行資金，撥還墊款鞏固金融，便利救濟工商業”。結果政府對中中交三行的控制力量加強，暗放下十一月幣制改革的基礎；同時因墊款撥還之故，政府又可向三行透借。至於救濟工商業，則毫無成績可言。六月二十八日通過的一萬萬關稅公債，據該項條例第一條所說，是爲了“彌補二十三年度總預算不敷，由財政部換回銷毀民國二十三年關稅庫券票面五千萬元，騰出基金發行公債”。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財政的不敷，和發行新債的困難！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的財政危機，總算因上述二種公債的發行維持過去了！下半年又怎樣苦撐過去呢？這回答就是十一月四日財政部改革幣制的命令。財政部長孔祥熙氏當時表示說：“在十八個月內，可使政府財政永遠平衡”。但是究竟用什麼辦法來平衡呢？這是誰也不能知道。不過同時也極易了解，那就是增發不兌現的新法幣來彌補以後的財政赤字！所以惡性通貨膨脹的危機，恐怕不久就會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吧！

最後，我們更要說到日本侵略華北的急進，對於中央財政上的打擊。華北（冀，魯，察，綏，晉）中央稅收，每年總

計不下一萬二千萬元，關稅佔全部百分之二十左右；鹽稅也要佔全國鹽稅收入百分之二十，各種統稅平均合計，也佔全國統稅收入的百分之十四。這樣鉅額的稅收，現在已漸漸地被日本帝國主義強奪過去，以象養漢奸，這對於中國的財政危機，無疑地又是一個強有力的推動機呀！

第七章 交通

我們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國經濟年報裏早已說過：目前風起雲湧的交通建設，是有它畸形的特性的：帝國主義者要更進一步控制中國，買辦資產層依附帝國主義者的大量投資而熱烈地參加，再加上當局要完成剿赤的計劃，這些都是近年來中國交通畸形發展的根本原因。

我們更說過：中國的交通建設實在是一具衡量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最好的寒暑表；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更進一步，那末交通建設也就更積極一些。因此，後者愈開展，列強在華的衝突也就隨之加深直至武力的爭奪為止；而我們當然就是列強刀俎下的魚肉。今即將一九三五年中國各個交通部門的建設情形分述於次：

一 鐵 道

鐵道方面大致如下：英庚款支持下的粵漢鐵道株韶段工程，北段株州至淥口韶陵六十六公里，中段耒河南岸至耒陽七十九公里，南段樂昌至平石五十六公里，統在一九三五年

完成。照一般估計，到一九三六年底一定能夠全線通車。浙鐵道的南玉段，在德國資本鉅額投資之下，經過了整整一的歲月，犧牲了二千多勞工的生命，終於在一九三六年的一月裏完成了。民營江南鐵道京蕪段於四月間完成，江南鐵道京與孫家埠間，現在已貫通了。建設委員會主辦的淮南鐵道，第一段由礦局至合肥段早已通車，第二段合肥至巢縣也於九月間完成，巢縣至裕溪口也很順利地在年底築成，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起可正式通車。華南與長江流域一帶的鐵道建設，除了上面幾線以外，尚有錢江大鐵橋的工程的進行，和滬杭甬鐵道曹姚至西興段的工程以及蘇嘉段工程皆在計劃進行之中。

華北方面的鐵道建築，一條是隴海鐵道西寶段的延長；爲了這一段隴海路局曾向滬銀行界商借四百八十六萬元，又向比利時借一百五十萬元，由上海，金城兩銀行担保充築路之用。另一條是山西的同蒲輕便鐵道，同蒲南段太原至風陵渡三百六十公里已於十二月築成，北段七月間修成太原原平段一百三十公里；原平至大同間因萬山崇疊，至今沒有辦法完成。除了這兩條鐵道之外，冀東傀儡殷汝耕有敷設鐵道的傳說，但未見諸事實；山東也有延長膠濟鐵道的計劃，不過也未實現。

一九三五年中，列強攫奪在華鐵道權最活躍的自然要算

英國。它在二三月間，因南京政府深受財政恐慌之威脅，曾策動借二千萬鎊給中國，不過要求以粵漢與平漢接軌，粵漢與廣九接軌，粵漢南段行政權歸英代管，英國資本與經濟委員會合作開發四川的石油，准許滇越鐵道延長至緬甸和四川，作為借款條件。五月間英國著名鐵道專家哈孟德少將更來華考察全國各鐵道，這又是進一步的表示了。

假使英國真企圖從緬甸伸展到雲南四川，勢必要與法國在雲南的勢力衝突；同時友鄰日本，也何嘗肯放鬆呢？

在華北隨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北甯鐵路新榆段又跟着東北鐵道被擄奪了！平綏鐵路隨時隨刻有被截斷的可能，日軍又公然可以扣留津浦路的車輛，正太鐵道局長朱霽青氏因為過去是一義勇軍領袖，也被日人逼得辭職了。總之，日本侵奪華北的鐵道權利，是用着最野蠻最露骨的形式。

在中國的鐵道建設聲中，曾透露了幾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是路政的腐敗，和運輸能力減弱。字林西報有位記者坐了一次同蒲鐵道，在他那篇通信中說：“列車速度等於步行，沿途鋪軌工程極不堅固，常常發生障礙。該路共有機車十五輛，目下破壞者達十二輛之多（見一九三五，四，二十五字林西報）”。據十月間全國各鐵道統計：各路共有機車一，一二八輛，而在廠房修理或待修者有三一五輛，佔百分之二八；貨車共有一四，六五六輛，在修理中者二，二五八輛，佔百分之一

七、這樣高的車輛損壞率是世界各國所沒有的，從此也可證明鐵道運輸能力的低落了！

第二是運費負擔太重。假若說鐵道的作用是爲了發展國民經濟，在這經濟恐慌，原料價格低落的時候，減低運費真是急不容緩，但事實又不是那樣。鐵道部第九次聯運會議規定客票價格，每公里最高不得超過一分五厘，然而至今還有許多鐵路遲遲不行。其實一分五厘還是一個過高的數字啊！

第三是鉅額債務負擔的嚴重。中國現有各鐵道債務總數達十二萬萬元以上，內計外債十萬萬元，內債一萬三千萬元，料款一萬一千萬元。近年政府當局雖然厲行整頓，以求營業收入之增進，不過鉅額債款不設法解除，從國民經濟的發展上說，實在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威脅。因爲，我們假定以年利五厘來償付這鉅額債款的利息的話，每年光是利息就要五六百萬元以上，中國國有的鐵道，從什麼地方去拿這樣大的一筆款子來償付呢？

支付利息當然只有從每年營業的盈餘中去設法，一九三五年國有各鐵道全部收入，除廣九路未有統計以外，共計約國幣一萬六千六百餘萬元；軍運約佔百分之七，計一千一百九十餘萬元，實際現金收入共計一萬五千四百三十餘萬元。而營業用款連同歲計賬，盈虧撥補賬所列用款，全部合計約需一萬五千零九十四萬餘元。這樣，現金收入只餘三百三十餘萬元，

而軍事協餉即需四百八十萬元；此外，償還其它已整理的債款本息及指定某項收入償付借款本息，共需二千五百萬元以上！我們看鐵道營業收支這種竭蹶的情形，那裏談得到舊債的清償，其它關於鐵道本身的改良，那更談不上了！我們從新路的建築談到舊路的狀況，結果只有惶慮，只有失望！

二 公 路

這幾年來，中國公路的飛速發展，是被中外人士所稱贊着的。一九二二年全國公路長度還不過一千餘公里；到了一九三一年就增到六萬六千餘公里了！到一九三五年又達九萬公里以上了！

政府當局以這樣大的努力和數千萬元的金錢來進行公路的建設，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便利運兵剿赤。前幾年赤軍主力在江西，所以江西公路發展特別快。一九三五年赤軍主力西遷，戰事重心移到湖南，貴州，四川，陝西一帶去了，於是這些地方的公路運動也就俄然而起了。以四川為中心的川黔，川鄂，川甘，川陝，川康等路，皆先後動工興築了！公路發展依附軍事的特質，這是極其顯著的例子。

正因為近年來的公路建設主要為的是剿赤，它對國民經濟發展所盡的作用是完全破壞性的。譬如江西有許多公路過去不知耗了多少民間的汗水，現在却長滿豐盛的野草，既不載

人，更不運物！在國民經濟日益衰落的今日，這種畸形的公路建設，真是莫大的威脅呀！

據一般的調查，各省的公路運輸事業，十九都是虧累不

堪，能夠勉強維持已算很好很好的了！這除了前述原因外，

比較起來，鐵路每公里每公噸平均運費為三分二厘，而公路則需二角四分，相差七倍以上。這樣高的運費，使大部分農民和

一部份中小商人望而生畏，爛賤如泥的農產品更無願享受這

新式的交通利器，據蘇，浙，皖，贛，鄂，豫，湘七省公路

營業狀況看來，客運佔十分之八九，貨運祇及一二成。公路建

設對發展農村經濟的意義，真是等於零了。但是精巧的洋貨却

和笨重的土貨兩樣，反能藉公路之利流行窮鄉僻壤！

爲了這種和他們無甚福緣的公路，農民還要受到很大很

大的損失，分析起來，可有下列幾點：

第一點是土地喪失的可怕，據專家的估計，目下中國各公

路所占土地不下一萬萬畝，幾等於全國土地（東四省在內）百

分之五，且築路的土地十九是無償征收的，這損失是多麼可

驚。損失的驚人還不僅如此，很多地方的農民，土地被無償徵

收去了，而田賦却仍須負擔。固然，農村中的地主也要受到這

種損失的，不過他們雖然喪失了一些，但他們仍能從剩餘的土

地上，加磅剝削以取得補償；只有那些中農貧農，一遇自己僅

有的土地空遭征收以後，所受的打擊就無從轉嫁了！

第二點是路款的負擔，近年來各省築路的經費，除了全國經濟委員會和行營借撥一部分外，大部分的款項都由田賦附加，其它稅收附加及臨時派款而來，所以總歸說一句，羊毛出在羊身上。建築費完全壓在大多數的貧苦農民身上。假若我們根據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規定的公路工程標準，來計算公路的建築費，最劣等的丙等公路每公里需費六千一百元（此數字尚未包括土地的價值在內），那末到一九三五年為止，公路的建築費，起碼已在五億四千萬元以上了，全國大衆所負擔的總不在一半以下。

第三是義務勞役的威脅，各省公路建設大都採取征工的辦法。當局以爲這是“多用民力少用民財”的表示，其實這不過是更全面地擴大路捐到窮人身上去罷了！這種無償征工的實例很多，川陝公路沿途經過各縣所規定的征工辦法：（一）實行按全縣人口義務征工，不給工資伙食，其不親身工作者得出代錢或僱工自代；（二）綿陽縣應征工一萬五千，梓潼二萬人，劍閣五萬人，昭化二萬人，廣元五萬人；（三）民工糧食，鋤頭，畚箕，扁担繩索由民工自備。有些區域對築路的民工也有給與津貼的，但是這種津貼極其微細；一公方土方工程所得的報酬，最多也不過在五分至一角之間，而其間舞弊，剝削種種黑幕，我們只要一回憶報紙上時常看見的路工糾紛，就可想

見他們是怎樣被愚弄着啊！

這樣，公路建設在農民心目中無怪是一幅慘痛的圖畫了！

三 航 空

航空事業在中國的發展，還不過是最近幾年來的現象。中美合辦的中國航空公司，也就是中國最大的民用航空公司，因為有巨額外國資本的支持，所以營業是逐年向上發展，下面便是最近四年來該公司飛航及營業發展的成績：

中國航空公司歷年營業狀況表

年 份	飛行公里	乘客飛行公里	載客人數	郵運重量
一九三二年	693,842	1,247,265	3,153	50,851
一九三三年	1,024,963	1,451,384	3,050	49,246
一九三四年	1,341,794	2,365,567	4,570	58,052
一九三五年	1,950,000	5,875,000	10,400	64,000

除了中國航空公司之外，其它兩個民航公司——歐亞和西南，也同樣的業務猛晉。不過我們應該注意，這種營業的進步，大部分是建築在列強對華的整個侵略計劃中的，因為營業雖然發展，公司每年還是損失的。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一九三二年度全年營業收入，只抵得上公司全年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一；一九三三年度雖然進步一些，但是收入總額仍舊只值支出百分之四十一，這不是很明顯的表示着公司每年要支出極大的血本嗎？同樣，爲了填補中國航空公司的損失，郵

政局每年要耗費二百萬元。這幾年來，始終與厄運奮鬥着的歐亞航空公司，七月間又增加資本二百四十萬元，合計總資本已達七百五十萬元了！帝國主義者並不是一個慈善家，他們也並不是傻瓜，他們做着這種蝕本生意，很明顯是有它的軍事企圖的呀！

爲了要達到他們更進一步宰割中國的目的，首先，他們必須完成本國至中國的航空線，再進一步，與中國各航線聯絡起來。這一年來，美德兩國控制下的中國歐亞兩航空公司，於遠東（自然就是又於中國）航空線的發展，非常注意。美國泛美公司橫斷太平洋的飛行，經過很多波折，結果終於在十一月間完成了！東方飛剪號安然從舊金山飛達馬尼拉，德國一向計劃着的歐亞航空計劃失敗後，這一年是積極地在開拓南亞航空線，由柏林經希臘，印度，仰光，庇能等地至廣州，而與歐亞航空公司平粵線聯絡。漢沙公司的大容克斯機一架一架地由柏林飛到中國來；香港方面並且盛傳德國已決定派巨型齊伯林飛艇一艘，航行香港，廣州，上海及橫濱等地。

西南民航公司，是中國三大民航公司中資本最少的公司，它在這一年中，新線都沒有實現；只與法國東方民航公司，對中法聯運有數度接洽。法國眼看美，德等國捷足先登，取得很多中國的航空權利，它當然也不甘落後，所以這年來中法聯運的要求非常強烈。南京政府與西南地方當局，爲了開辦中

法航空，相互曾有衝突。交通部要把聯運交給中國航空公司辦理，由中國航空公司開辦廣河線，但是西南地方當局又堅持須讓歸西南民航公司辦理，以至陷於僵局。

中美、中德的航空，經過美，德兩國努力開拓，試驗飛行早已完成了，但不見諸實現的緣故，是在列強的衝突。英國和日本，誰不服紅美德等國所攫獲的航空利權？所以，它們不僅同樣要起來競爭，並且還要設法破壞對方的計劃。中美航空線的終站，本來是定在香港，但是英國不容應，因此一攔再攔，長此攔下去了！德國的南亞航線所經的領土，大部分是英法等國的，不得到領空國的同意，終不能冒昧從事，因此也攔下去了！

英國對華航空事業投資的落後，早已引起一部分英國人士的批評；倫敦航空評論雜誌的記者痛論英國在列強對華競爭航空事業中的失敗，對香港一個遠東極好的航空根據地不利用，坐視別國發展，而每年喪失數百萬鎊的飛機貿易。因此這一年來，英國對於中國的航空事業也特別注意起來了！香港已積極在建設遠東航空的中樞，而英國皇家航空公司的倫敦上海航線，我們一定可以相信，在短期內會實現起來的。

我們的東鄰日本，繼續不斷地脅迫中國當局，要完成它計劃中的偽滿和華北的聯絡航空，福岡同上海的定期航空也傳說很久了，它也和英國一樣，是處處不甘落後的！

近年來，中國當局和社會開人們，也竭力提倡航空，用盡種種的方法如：派款，征捐，獎券以至獻贈，來進行這一偉業，但就目前的事實看來，有否國防意義，實是很成問題的。

四 航 業

一九三五年中國沿海以及內江航業的衰落，情勢依然很嚴重。全國商船進出口最多的上海，因無貨可裝而停泊在黃浦江上的商輪，最多時總計不下四十餘艘，而且都是千噸以上的船隻，航業衰落的暗影，由此是可以看出個大概來了。

航業如此衰落的原因，第一是一九三五年內，普徧全國的水旱災荒，日本侵略華北的緊張，剿赤戰事的繼續以及普徧各地的兵災匪禍與農民騷擾，都湊在一堆，使內地商業一蹶不振，這對航業的衰落成爲莫大的因素，第二是在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它保障資本雄厚的外輪，可以自由與中國的商輪競爭客貨運；這也是使中國航業衰落的重要原因。外輪在華勢力的雄厚，我們只稍看一看一九三五年全國各地進出口商輪統計就可明白。在這一年內全國進出口商輪總計起來，隻數以中國爲最多，英一三，三四一艘次之，日本五，一〇四七，一二三艘爲最多，英一三，三四一，日本五，一〇四七，一二三艘是佔第一位，日本的九，一九七，三七六噸佔第二位，中國七，六二二，四三〇噸僅佔第三位，中國航業在華商

控制之下是顯然的了！

外商對華航業的控制，不僅表現在營業的優勢上面，帝國主義者並且用着種種的手段來摧毀華商營業，以圖完成它獨霸的野心。自從東北淪亡以後，每年七八百萬元的海運，統統給日本航商獨占了！在一九三五年內，華北的航業也差不多全被日商包辦。華商北方最著名的八大公司（政記，肇興，北方，直東，大通，大統，海昌，惠通，）受着日人重重的壓迫，在五十六艘輪船中，有四十二艘的船長，不得不雇用日本人了，實權都操在日人手中！華商輪船要是航行東三省一帶，強迫要懸掛“滿洲國”的國旗，並且科以重稅；這一年來北方華輪的營業已經衰落不能維持的地步，幾個較大的公司不是股票大部分被日人收買，便是將大部船隻租與日人經營。在帝國主義經濟的政治的夾攻之下的華輪，那有不愈趨暗淡的道理呢？

一九三五年內，民營航業爲了挽救危亡，曾採取各種方式以掙扎圖存，最主要的是：要求發行航業公債一千萬元，民航參加聯運，實現航業合作三項；不過結果都歸失敗，航業公債因爲基金無着不能實現；民航參加聯運計劃，本來已得政府同意和批准，一切聯運事業，國營民營同等待遇。交通鐵道兩部並且已經頒佈六項參加辦法，組織國營民營聯運聯合辦事處，任周鳳圖爲主任；却不料因怡和太古日清等外商輪船公司，藉

口機會均等，強要加入，當局既不敢開罪列強，因此民營參加聯運又歸泡影。此外，航業合作的進行，雖然在一九三四年就已開始，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合作社又告正式成立，積極設計實現長江輪船聯合營業處，但是在利害衝突，國營民營歧視如故的狀態之下，弄到後來一無成就，七月間航業領袖盧洽卿辭理事職。因此，一年來救濟民航的許多計劃，結果皆成畫餅。長江六公司的公攤協定雖告成立，但共同又給與太古怡和日清等外輪公司，以非常有利的條件，民航業仍無前途。

民航業大概也覺得各種救濟復渺茫，還得另外設法，所以在六月間，上海航業公會就宣佈於七月一日起，一切船員凡月薪在十五元以上者皆減為八折發給。不過到後來因為船員團體的堅決反對，無從實現；此後，八月間他們又提出減輕負擔的要求，如：停徵商船學校三成噸鈔附捐，停航不付關鈔，減低提單印花三種；但是當局仍沒有採納。總結起來說，一年來的各種救濟和掙扎，是完全失敗了！

國營招商局年來業務是發展的，聯運的創辦，新輪的購置，在在都表示着蓬勃的朝氣，一九三五年的營業也能得到點盈餘，不過它的前途也同樣非常黑暗。第一因為招商局營業的發展引起外輪強烈的競爭。譬如招商局新購四海輪(元亨，利貞)加入南洋航線以後，營業非常發達，一向握該線牛耳的太古怡和兩公司的營業當然受到很大打擊。因此不久，惟

和公司即新製德生輪加入南洋航線，該輪噸位與四海輪差不多，而速率與燃料又比四海輪快速而經濟，因此營業又被怡和所奪了，並且風傳外商方面還要添購同樣快輪六艘，所以外輪的競爭簡直可制國輪的死命。第二是該局負債過鉅，十月間各董事終於爲了三千萬左右的債務無法應付而被迫辭職了。

從上面看來，我們認爲航業的衰落，大部分原因是由於國民經濟的衰落，但是救濟國輪衰落，除了自身組織的健全，免除許多苛重的捐稅負擔外，最主要的還是外商航權的收回！收回航權非但是振興民族航業所必需，並且與國防前途，亦有很大關係。

五 電 政

一九三五年的國內電政事業，無論就發展與整理兩方面來說，都有相當的成績。交通部國際電台於一月間增闢羅馬電路，從此，中國與世界各重要都市都可通達無線電報了！在國內方面，九省市（蘇，浙，皖，贛，湘，鄂，豫，魯，冀）長途電話工程，進行極速，到一九三五年年底止，已完成大半，全部工程預計在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間定可告竣。九省市長途電話共分幹支線八條，而以南京爲各線啣接中心。現在南京至杭州，蕪湖及徐州三幹線已完成，並且已經開放通話。其它如：濟南天津，濟南青島，上海南通，鎮江淮陰，福州永嘉，

福州廈門，巴縣成都，巴縣貴陽等各重要都市線路也在這一年內架設完竣。九月間政府議決發行電政公債一千萬元，作整頓及擴充電報電話及無線電經費，由中，中，交三行及郵政匯業儲金局抵押六百萬元，這對於年來積極建設的電政事業給與莫大的幫助。

在整理方面，電報局台合併的促進很努力，自四月一日起，廈門，福州，青島，巴縣，成都，濟南，張垣，鄭縣，宜昌，南昌，萬縣，貴陽，長安，長沙，烟台，歸綏，蘭州，甯夏等十八處繼續實行起來。有線電無線電合併的計劃，差不多是完全實現了。交通部辦理有無線電的合併以及郵電合設以後，又指定在吳縣，鎮江，蕪湖，九江等二十二處之電報局同電話局先後合併；此外，關於各地電報幹線工務處的裁撤，以及江蘇，安徽，山東，河南，河北五省區長途電話管理處的裁撤等等，對於健全電政組織和提高工作效能上，當然是一很大的進步。

不過；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國經濟年報中，我們曾經說過，中國電政事業最嚴重的問題是每年五六百萬元的營業損失，而形成這一嚴重危機的基本原因不外是：內戰的毀壞，外債的鉅大，以及官僚勢力的侵入。假若不能打破這幾種陷電政事業於萬劫不復之境的因素，那末，中國電政的前途絕對不能光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裏，當局公佈電政舊債整理的辦法及與

權各國礎商的經過，十餘年來未能清償的七項舊債，都從新定分期還本付息的辦法，八千萬左右的債務整理總算完成。新訂合同之中，雖然是取消了許多過去非常苛刻的借款條和高率利息，債額也減去一些，但是每年應該償付的債務還可驚得很！而短時間，因為軍事需要與外資投資而相當有些步的中國電政事業，從它本質上看來，危機還是非常深刻！

× × × ×

我們對於一九三五年整個中國交通事業發展的考察，到告一結束。我們總認為在這種帝國主義者促進下的交通建設，它將引導我們走向被宰割和被屠殺的路上去！交通的便利，使帝國主義者控制我們的力量更容易發揮，我們闢開勞苦衆對交通建設所受的層層壓榨不說，單就這一點講，在這民危機深化的關頭，也值得我們萬分注意啊！

第八章 東北經濟

一 概 述

從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過去一年間對東北四省的統治中，更可以明白地看出下列三種基本趨勢：第一、就是這統治之強，——在政治上的表現便是“在滿機構改革”之實現（即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東北的政治機構之統一化），在經濟上的表現便是日本資本在東北的獨佔勢力之擴大。第二、目前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四省的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設施都不以消化現在已吞進去的獵獲物為目的，而以準備作進一步的侵略工作為目的。第三、這一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繼續統治之結果，當地的工商業更形衰落，使農村更形破產。上面所說的這種基本趨勢在傀儡國底經濟政治生活底任何方面都可以看

日本在東北的統治機構向來分為三個系統：（一）軍部統下的滿洲駐軍當局；（二）外務省系統下的總領事（傀儡成立後便升為大使館）；（三）拓務省管轄下的關東廳。除了

來。

述三個系統以外，更有直屬拓務省管轄，但又與外務省以至陸

軍當局發生直接關係的滿鐵會社。有了這些分歧的機關，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東北的政策上，不免要發生相互傾軋的現象。日本帝國主義者早已看到了自己在東北的統治機構上的缺陷，是很早就想加以改革的。自從九一八之後，駐軍當局在

這統治機構中所處地位，隨着軍部在日本帝國主義底整個機關

中所處地位之增高，而日益增高起來。到去年，軍部終於提出

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在滿鐵機構改組問題。軍部的提案在九月十

四日內閣會議上正式通過了。改組底主要内容便是由駐軍軍

令官兼任關東廳廳長和駐滿全權大使，換言之，便是把日本

帝國主義統治傀儡國的整個機構統統放在軍部底直接監督之

下，也即是說，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整個統治機構，祇不過是

未來的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中的整個作戰機構底一部份而已。

這事實對於了解目前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一切經濟設施有

非常重大的意義。

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在滿鐵機構改革”之後，接着便着手改

組它底東印度公司——滿鐵會社。軍部所提出的滿鐵改組案

內容主要有下列四點：(一)把滿鐵改組為一種股票管理公司

使現在的一切直營事業統統獨立起來，但改為滿鐵底一種

屬公司；(二)滿鐵在附屬地的行政權歸還傀儡國並廢除治

法權；(三)滿鐵底經濟調查會與關東軍底特務部合併，成

經濟參謀本部；(四)關東軍司令官(兼全權大使)對滿鐵有一元的監督權。這改組案底基本意義有兩點：即：(一)使滿鐵可以出售現下所直營事業底一部份或全部份的股票，把這筆資金騰出來作為“開發”華北的資本，即使滿鐵擺脫現下的龐大而不靈敏的姿態，而成為繼續向中國內地實行經濟侵略的工具；(二)使關東軍——即軍部——把握滿鐵底全部指導權。這改組計劃發表後，引起了日本國內資本家底大恐慌和滿鐵股票之狂跌。因此直到現在為止，這計劃還未能全部實現，但是軍部方面已經獲得了重大勝利，即它對於滿鐵已經把握到了所謂“一元的監督權”了。

二 日本的“東印度公司”——滿鐵會社

滿鐵會社(簡稱滿鐵)底基本事業是南滿鐵路，全長一千一百二十九公里。這鐵道原係東清鐵道底支線，日俄戰爭後，由帝俄政府讓給日本的。日政府組成了一個官民合辦的滿鐵會社，來管理這鐵道，並且以這鐵路為基礎開始“經營”(侵略)東北。數十年來經營的結果，滿鐵的事業向各方面擴張，自一九一八日帝國主義直接佔領東北四省之後，滿鐵底勢力更為膨脹，如今它已成了退可以操縱東北四省的農商工交通等一切經濟部門，進可以侵入關內，作為“經營”整個華北的大本營。在一九三五年三月末，滿鐵底總資產有一，八一，二〇二千

圓日金（包括未繳股金二五一一，七四二千圓日金），其中直營事業費有七七七，九四四千圓，佔總資產底43%；但鐵道（滿鐵本線）投資僅二八九，七七七千圓，僅佔直營事業費底37.3%，和總資產額底16%。

所以在滿鐵會社底全部經營事業中，滿鐵本身所佔地位實在很微小。直營事業中，除鐵道以外，包括滿鐵附屬地內的地方設施，煤礦，港灣（大連），製油工場，旅館和其它各種事業。

但是直營事業還不是滿鐵所經營的全部事業，除了這種直營事業以外，還有間接經營的所謂關係會社。這些會社底資本有一部份或全部是滿鐵所拿出者的；在表面上雖稱獨立企業，但是全由滿鐵操縱。這種關係會社包括工，商，農，礦，運輸，金融，旅館，報紙和其它等十一個部門，七十一家企業，額定股本六二五，七八一千圓，（內滿鐵認四四一，二〇三千圓），已繳股本三二六，六三五千圓，（內滿鐵佔二四五，五六七千圓）（根據昭和九年度末，即一九三五年三月末為止的材料）。但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以後，又有下列幾種新企業成立。

企業名稱	額定股本	滿鐵承受數
大豆精製	200千圓	100千圓
滿洲礦業開發	5,000	2,500
滿洲林業	5,000	1,000

然而這還不是滿鐵底全貌。一九三三年，傀儡國政府以全

部國有鐵道“委托”滿鐵經營，此外又“委托”後者建築了十數

條新的路線，一九三五年三月間，蘇聯以中東路出讓給傀儡國

以後，傀儡政府也把這條鐵路“委托”滿鐵經營。所以如今全

東北的鐵道已經成了滿鐵底實際財產，計共二三線，五，七三

六，六公里長，若再加上滿鐵本線，共有二四線，六，八六五，六

公里。此外，再加上朝鮮總督府所委托經營的北鮮鐵道的一

部，那麼滿鐵所經營的鐵道當在七千公里以上（已建築而未正

式營業的各線不計在內）。所以在事實上，證明南滿鐵道會社

就是傀儡國底鐵道部和實業部。

滿鐵所直接或間接經營的事業既是如此衆多，而且又在

年復一年地擴大起來，因此所需要的資金也就增加了。吸收資

金的最簡捷的辦法便是發行社債（公司債）。在一九三五年六

月末，滿鐵所發行的社債有六一二，六二〇千圓。照法律規定，

社債發行額可以達到已繳股金的二倍，但不能超過總資本額。

因此至八億圓的總資本額為止，所能發行的社債發行額僅有

一八七，三七五千圓而已。這當然不能滿足野心勃勃的滿鐵

滿洲移民	15,000	5,000	19,600千圓
滿洲鹽業	5,000	1,000	10,000
興中公司	10,000		
合計	40,200千圓		

的要求 因此，滿鐵方面要求議會更改社債“不得超過總資本額”的規定，並且提出了所謂“資金五年計劃”。據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大阪朝日新聞所載，滿鐵方面所需要的資金，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的資金需要額和一九三七年以後的“資金五年計劃”合在一起，共總需要資金額達七二八，百萬圓。

但是滿鐵當局雖然可以藉軍部的實力援助叫議會修改“

不得超過資本總額”的社債發行條例，却沒法叫國內的財閥從

自己腰包裏拿出錢來承銷滿鐵社債。於是滿鐵社債之難推銷

便成了一個嚴重問題。據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九日大阪朝日新

聞底社說，滿鐵社債之推銷難包含兩種意義：(一)日本國內的

金融資本家對滿鐵和滿洲國前途之悲觀傾向；(二)金融資本

家對軍部之不信任。

日本的財閥對於滿鐵前途之悲觀主要是着眼於滿鐵所經

營的事業底內容。因為：(一)愧儡國“委托”滿鐵經營的所謂

“國有鐵道”每年要虧空一千萬圓，這使滿鐵對於這方面所投

的資本，暫時恐不能獲利；(二)滿鐵今後的鐵道投資計有既設

鐵道底修理費一億五千萬圓；新鐵道建設費一億二千五百萬

圓。但這些鐵道之建設都以作戰為目的，在經濟上着眼，其價

值更不如已設的鐵道；(三)如今滿鐵所計劃的各種新設會社，

也都是從軍事立場出發，而不是從經濟的意義上出發的；因此

在將來是否能夠賺錢，還很難說，因而也就很難使人樂觀。

東北原有的九條國有鐵道建設費，每公里平均爲六萬六千圓；但最近滿鐵爲軍事目的而建築的鐵道，其建築費沒有不在上述數目以上的，例如：敦圖線底每公里建築費爲十六萬八千圓，海克泰克及拉納線每公里的建築費爲十萬八千餘圓。在目前正在趕築中的鐵道以及正在計劃中的鐵道，其成本也是很高，而其收入決不會好過原有的鐵道。此外，滿鐵在東北各地所開拓的公路也是以軍事爲目的的（至一九三五年十月底爲止共有二十九線，三，九一九公里），在經濟上的價值極微小。在這些公路上行駛的公共汽車僅夠維持直接經費，而不能補償公路底建設費或給與利潤。在有些公路上，是根本不准老百姓行走的；因此，更談不上經濟利益了。

至於工業方面，日本的生鐵製造成本要比英國貴兩倍，比美國貴三倍，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幸賴“國策”的見地，日本的鋼鐵企業（包括鞍山昭和製鋼所）仍能在政府的維持下繼續經營着。如今滿鐵仍從“國策”的見地出發在滿洲建立種種軍需工業。最顯明的實例便是石炭液化工業（從煤裏面提煉煤油）。這種石炭液化的工業還剛剛脫離實驗階段，但滿鐵就預備在一九三六年度投資一千三百萬圓，在撫順建立一試驗工場，且預備在最近將來繼續投資四，五千萬圓，使這事業得能企業化。不論石炭液化的技術發展到如何程度，從經濟的立場出發，決沒有從石油礦中直接提煉石油來得便利。可是日帝

國主義者從軍事的立場出發，便決定投殖大批資本來開發這
專業了。

然而開發這些事業（不賺錢的鐵道，公路和軍需工業）的

資本是要財閥們拿出來的。他們可決沒有像軍部的那些武人

一樣“慷慨”。他們在投資的時候，首先所顧慮到的便是資金

之安全，和利潤之保證。軍閥們的對外侵略是為財閥們底資

本和商品開闢對外市場，這是全體財閥們所完全諒解，而且極

力主張的。但是要他們先拿出本錢來去投資，而他們對於自

己的代理人——軍閥——們底勝利又沒有十分把握，即對於

資金安全和利潤保證沒有把握的時候，他們（財閥）之中的每

一個便不得不加以鄭重考慮了。興中公司本是日本的東印度

公司在華北的支店，在日本軍閥對於統治華北有十二分的把

握的時候，這支店底前途是未可限量的。但是現今的國際情

勢和中國人民大衆的反抗情緒却不允許他們如此樂觀，於是

興中公司在成立之初便有高橋藏相所代表的日本財閥提出異

議。結果，雖因軍部之極力主張，終於使興中公司在一九三五

年冬成立了，但日本財閥對於滿鐵社債的“愛情”却更冷淡

了。

日本軍閥好比是貪吃的嘴，他們在吞進東北四省時嚐到

了味道以後，更想進一步而吞食華北各省，然而站在消化這

食物的腸胃地位的財閥却早已感覺到消化的困難，因此要求

他們的嘴細地咀嚼。日本軍閥和財閥在整個國策上，以及在對華對滿政策上的矛盾也就在這裏。我們不看到這種矛盾固然是錯誤，但過分重視了；這種矛盾更是不該：——要知道不論是嘴也好，抑是胃腸也好，都是食肉獸底整個機體底一部份而已。

三 工 業

滿鐵會社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東印度公司；我們知道了滿鐵會社底發展及其現狀，便可以了解日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經濟勢力和它底統治政策底大概。所以我們在上面以很長的篇幅來敘述這問題。然而目前東北四省的工業情況又如何呢？

自從東北四省被佔領以後，日本資本所創辦的企業便像雨後春筍般興立起來。把純粹私人所經營的不計以外，僅與滿鐵有關的便有二十家（與中公司和商業文化機關都不在內）總資本有廿六億餘，但另一方面上著資本家所經營的各種工商企業却是大批地倒閉。東北所有的重工業企業幾乎完全是日本資本所創設的，而上著資本所開設的大半是小規模的輕工業企業。去年東北礦工業底生產狀況正是表示重工業企業之飛躍發展和上著資本所開辦的豆餅，豆油，麵粉等輕工業部門之衰退。從下面一張統計表中就可以看出此種趨勢來：

東北五個重要工業部門底生產指數：

業	別	1935年1月至6月	前年同期	增或減
豆餅	(單位千塊)	13,377	21,082	(-) 7,702
(大連, 安東, 營口, 哈爾濱合計)				
生鐵	(單位噸)	299,912	230,434	(+) 69,478
(鞍山, 本溪湖合計)				
硫酸阿母尼亞	(單位噸)	15,904	14,251	(+) 1,653
(撫順, 鞍山合計)				
發電	(單位千基羅瓦特小時)	124,036	123,717	(+) 50,319

從上面這個表裏面可以看出，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六月間的生鐵出產量要比上年同時期增加六萬九千餘噸，即增加30%；發電力增五千萬基羅瓦特小時，即40.1%；硫酸阿母尼亞增一千六百五十噸，即11.6%。這些所謂重工業部門底猛速的發展，完全是日帝國主義者底軍事政策所造成的；因為這種企業都是滿鐵或其他日本的私人資本家所創立的，因此此種猛速發展所造成的利潤也全為日本資本家所攫得。反之，成為東北土著資本家底基本地盤的豆餅工業底生產量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六月間較去年同時期跌落七百七十萬噸，即減少36.5%。豆餅業底生產在六月以後更形衰退，據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滿洲日日載道：

“哈爾濱油坊最近因日本內地需要的增加，轉得小康。

故八月以來十一個操縱業的工場，每日生產達二萬枚。但自大連系油坊在哈爾濱進出之後，又因原料品極度的缺乏，大豆價格的高漲之故，每枚油粕價格，遂達一角，致使營業惡化，油坊陸續的倒閉。目前哈爾濱繼續操業的油坊，僅和聚公及恆祥東二家，日產二千枚而已。但因營業狀態的日趨惡化之故，此二油坊近亦已停閉，哈爾濱市全部油坊有中止操業之勢。所以如不實行規定特別運費，減輕稅率，中央銀行對於振興油房，徹底加以補助的話，則全市油坊不免走入衰退之一途。”

除豆餅業以外，土著資本底另一個地盤——麵粉業也處於相同的境地。當然，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有在豆餅和麵粉業方面投資的。不過日本資本家因為資本雄厚，同時又受到各種特殊政策保護，故非特不會像土著資本家一樣陷於破產；有時甚至反因後者之衰落而得勢了。這種特殊保護政策之一便是鐵路運費。東北土著資本家的豆餅工業和麵粉工業大半集中在北滿。故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從向蘇聯購有中東鐵路以後，便提高該路的豆餅豆油、麵粉等運費。如豆油運費以前每一公噸為一·〇五元，現時為四·〇〇元，約增四倍弱。又如每公噸麵粉運費，在以前由哈爾濱運至滿洲里為一三·九九元，如今三二·七二；以前運至綏芬河為七·八九，如今為一九·一三，平均增二，三倍不等，同時由長春至哈爾濱之間的運費更故如下：由哈爾濱輸往長春，以前為七·三〇元，如今為八·七四元；

由長春輸往哈爾濱，以前爲六，七五元，如今爲七，四一元。卽由哈爾濱向南輸出每一公噸增一，四四元，但長春向北輸出僅增〇，六六元。結果，使北滿的土著資本家的麵粉不能向南輸出，而南滿日本工廠所出麵粉反能向北滿輸出。日本三菱公司由南滿輸往北滿的麵粉在哈爾濱，僅賣三，二元一袋，較當地市價反低三角。這樣便使當地的麵粉廠不得不紛紛倒閉，或出賣與三井，三菱等，日本財閥了。

東北農村因爲當地豆餅業之停歇，世界市場上大豆價格之跌落，輸出量之有減無增；更因傀儡政府之橫征暴斂，早陷於破產境地。生產率大爲低落。據報載，偽奉天省二八縣內，糧食能自給自足的祇有九縣。在安東一帶白米一斗賣價在五元以上。東北四省自從處於日帝國主義者直接統治之下以後，各種農作產量均見減退，但是有一樣增加了；這就是鴉片。在最近的熱河境內，鴉片田已經由三、三五〇頃增加到六萬頃以上。因爲鴉片煙是傀儡國財政之重大來源，同時又是麻醉東北人民的最好辦法，故日本帝國主義便極力獎勵種鴉片；鴉片底田賦可以比普通農作物減少一半。

四 對外貿易

東北底對外貿易是傀儡國財政底主要來源，同時也是東北經濟情況底重大指標。東北四省底對外貿易本來是我國底

唯一的出超區域，在從前曾經彌補了全國入超額之一部份。但是自被日本佔領成立了傀儡國以後，傳統的出超貿易一變而為入超貿易。而且入超的數額是一年復一年地增加起來。這種轉變之原因是：（一）日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整個東北經濟之衰退，尤其是成為東北主要出口貨底特產（大豆）生產額之跌落；（二）日本對東北投資之激增和日貨之傾銷（這又是反映土著產業之衰落）。

一九三五年東北四省的對外貿易為輸出四億一千五百萬元，輸入六億三百萬元，入超額達到三十一億八千六百萬圓的空前紀錄；比一九三四年的一億四千五百萬元的入超額增加了四千一百萬元。一九三五年的輸出額比一九三四年又減少了三千一百萬元，而輸入額反而又增加了一千萬元，這便是造成了一九三五年底空前的入超紀錄底來源。最後還有一層要指出的就是一九三五年東北對外貿易總額也比一九三四年減少二千萬元。（請參看附錄）

若以東北對外貿易的內容來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東北特產的大豆，豆餅，粟，高粱，玉蜀黍等農產物在數量和物價上均有顯著的減少。豆油輸出在數量上稍有跌落，但是因為價格上漲，所以在金額上反有若干增加。但總計起來，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一月間，十二種主要農產物輸出量為五千八百萬担，總值二億三千百萬元，比前年同期間減五百萬担，三千六百

萬元。反之，在一九三五年間在東北對外貿易中硫酸阿母尼亞和羊毛底輸出額却有顯著的增加；大家知道，這兩樣東西是日本所非常缺乏的軍需品。

在輸入品方面，迅速增加的是機械，工具，建築材料，車輛船舶等等。這些都是日本在東北的軍事建築所必需的物品。

因於東北農業之日益衰落，輸出貿易在將來仍舊不會有增加的可能；但是在另一方面因於日本對蘇備戰和對華侵略之積極化，輸入貿易將繼續增加起來。這樣，在一九三六年的東北入超額大概將更多於一九三五年的數目。

上述幾個簡單的數字已充分地表示出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東北四省底經濟衰退情形。事實足以揭穿了帝國主義者和漢奸們“王道樂土”的虛偽宣傳。

附錄 中國經濟之統計資料

1. 近八年來中國對外貿易比較表

(價值國幣千元;指數1926=100)

年別	進		口出		口合		計入	
	價值	指數	價值	指數	價值	指數	價值	指數
1928	1,863,320	106.4	1,544,531	114.7	3,407,851	110.0	318,789	77.7
1929	1,972,083	112.6	1,582,441	117.5	3,554,524	114.7	389,642	99.9
1930	2,040,599	116.6	1,394,166	103.5	3,434,765	110.9	646,433	151.5
1931	2,233,376	127.5	1,416,963	105.2	3,650,339	117.8	816,413	202.0
1932	1,634,726	93.3	767,535	57.0	2,402,261	77.5	867,191	217.5
1933	1,345,567	76.8	611,828	45.4	1,957,395	63.2	733,739	183.8
1934	1,029,665	58.8	535,214	39.7	1,564,879	50.5	494,451	122.8
1935	919,211	52.5	575,809	42.8	1,495,020	48.3	343,402	87.8

註：上表根據中行月刊一二卷一、二期三頁表一。

2. 近五年來主要列強對華貿易所佔百分表

進	口出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美	22.71	25.66	22.17	26.64	19.45
英	14.44	17.4	16.70	16.16	14.50
日	21.55	14.56	11.39	13.87	15.84
總	6.03	6.75	7.95	8.99	11.09
	3.40	6.05	2.91	31.89	27.27
	3.58	23.61	22.16	16.16	18.58
	5	12	24	19.37	13.47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註：上表所列各國%，並非單指各本國而言，乃係與一部份殖民地合計

如：1.美國連菲律賓在內；2.英國連印度在內；日本連朝鮮台灣在內

3. 一九三五年進口商品分類統計(金單位)

A. 飲食品	
1. 糧食	53,899,281
a. 米穀	50,909,951
b. 其他糧食	2,989,330
2. 魚介海產品	9,997,501
3. 葷食罐頭食物及日用品	6,267,768
4. 藥品, 干仁, 菜蔬	3,796,159
5. 酒及其他飲料	1,605,170
合計	75,565,879
B. 原料	
1. 小麥	19,821,107
2. 菸草	4,763,920
3. 植物纖維	23,951,451
4. 動物毛	3,005,009
5. 金屬及礦砂	7,030,950
6. 染料	29,685,933
7. 橡皮, 樹膠	2,146,624
合計	90,404,994
C. 半製品	
1. 棉紗線	2,239,071

附錄 中國經濟之統計資料

1,613,673	2. 毛絨及絨
3,838,802	3. 人造絲
40,399,980	4. 雜件及未煉鮮鋼鐵
1,888,919	5. 生皮熟皮及其他動物產品
17,983,597	6. 木材
68,014,042	合計
15,131,494	1. 糖
3,238,045	2. 麥粉
1,52,590	3. 紙張雪茄菸
574,692	4. 皮製品
484,044	5. 傢具及木竹藤製品
25,955,701	6. 紡織品
13,031,866	a. 棉製品
6,018,501	b. 各類絲製品
6,351,987	c. 毛製品
553,347	d. 絲製品
27,529,941	7. 交通工具
35,418,847	8. 機械及工具
12,300,993	9. 雜項金屬製品
28,329,784	10. 化學產品及醫藥

4. 一九三五年出口商品分類統計(單位國幣元)

11. 染顏料油漆等	20,405,620
12. 油臘等	30,347,604
13. 玻璃搪磁器等	3,140,134
14. 石料水泥等	2,567,374
15. 橡皮靴鞋	847,928
16. 文化用具	31,580,142
合計	231,004,933
E. 雜貨	36,409,107
總計	501,398,955
1. 牲畜類	8,126,458
2. 蛋及蛋產品	32,069,462
3. 肉類	12,900,503
4. 魚介海產品	3,098,475
5. 糧食	13,652,083
6. 鮮菓乾菓及製菓	8,545,621
7. 酒	1,013,096
8. 茶	29,624,184
9. 菸葉	8,348,983
10. 其他植物產品	6,217,695

A. 飲食品

合 計	123,596,560
B 原料	
1. 豆	5,255,005
2. 子仁	49,000,512
3. 竹籐	1,588,000
4. 植物性染料	2,300,171
5. 燃料	8,572,048
6. 木材	788,043
7. 烟草	7,694,428
8. 生皮熟皮	19,105,653
9. 動物毛	41,189,617
10. 其它動物產品	4,149,771
11. 植物纖維	38,220,486
12. 礦砂及金屬	42,004,449
合 計	219,868,183
C. 半製品	
1. 動物纖維	40,995,355
2. 木	31,062
3. 皮貨	4,522,953
4. 豆餅及雜糧製品	5,227,008
5. 油臘	57,279,830
6. 棉紗	21,394,995
7. 草帽鞣	2,285,211

合計 132,025,314

D. 全製品 1. 糖 2,018

2. 麵粉 40,03

3. 紙烟 11,357,151

4. 瓦頭 18,838,502

5. 其它紡織品 7,66,144

6. 金屬製品 1,570,189

7. 玻璃及其製品 250,324

8. 石泥土及其製品 3,330,844

9. 化學品及化學產品 5,388,451

10. 木製品 810,133

11. 紙 4,807,815

12. 編織針織品 21,062,109

13. 草帽 5,783,416

14. 爆竹烟火 1,360,450

15. 草蓆地氈 4,595,664

16. 藤竹器 1,063,916

合計 77,938,039

E. 雜貨 22,330,964

合計 575,809,060

註：1933年及1934年之進出口商品分類統計，可參閱本社所編134年中國

7. 東北對外貿易額統計 (千元單位)

年份	輸出	輸入	總貿易額	入出超
1928年	434,035	302,956	736,991	出 131,080
1929年	426,351	329,885	756,246	出 96,475
1930年	396,714	306,999	703,713	出 89,715
1931年	478,554	223,432	701,986	出 255,122
1932年	394,969	192,992	587,961	出 201,977
1933年	448,477	515,832	964,310	入 67,355
1934年	448,427	593,562	1,041,989	入 145,136
1935年	417,805	603,510	1,021,315	入 185,705

註：(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包括東北各港間的貿易，以後並不包括此數，(二)一九三二年前單位為千滿兩，以後為俄國之幣千元，(三)本表根據俄國財政部報告。

8. 上海進口物價指數表

類別	原 料 品					總指數
	農 產	林 產	礦 產	平 均	生 產 品	
1928	119.9	102.8	105.2	12	36	82
1929	127.7	106.6	101.0	5	34	
1930	151.1	121.7	116.9			
1931	159.2	147.1	116.8			
1932	138.4	120.2	111.0			
1933	131.1	110.6	104.1			
1934	123.4	109.2	107.5			
1935	119.9	104.0	108.1			
1928	102.6	105.5	115.5	12	36	82
1929	127.7	120.3	120.3	5	34	
1930	151.1	123.1	141.6			
1931	159.2	123.1	123.1			
1932	138.4	160.2	153.7			
1933	131.1	145.7	152.6			
1934	123.4	147.1	147.1			
1935	119.9	136.1	136.1			

9. 上海出口物價指數表

類別	原 料 品					農產	動物產	林產	礦產	平均	生產品	消費品	總指數
	項目	19	7	2	5								
1928	106.8	106.0	94.4	104.9	106.0	104.0	101.6	104.5	104.5	106.0	104.0	101.6	104.5
1929	109.6	108.3	93.1	99.2	107.5	103.6	102.0	105.2	105.2	107.5	103.6	102.0	105.2
1930	115.9	105.7	96.0	114.5	113.8	102.6	104.0	108.3	108.3	113.8	102.6	104.0	108.3
1931	107.0	107.3	107.9	132.7	110.6	96.1	117.6	107.5	107.5	132.7	96.1	117.6	107.5
1932	95.7	80.8	99.9	109.8	95.6	73.1	104.5	90.4	90.4	109.8	73.1	104.5	90.4
1933	85.8	80.0	89.5	108.3	88.2	67.5	89.3	82.0	82.0	108.3	67.5	89.3	82.0
1934	73.7	79.8	84.8	115.8	80.7	52.2	80.3	71.7	71.7	115.8	52.2	80.3	71.7
1935	82.3	82.8	74.4	119.8	87.3	62.2	78.0	77.6	77.6	119.8	62.2	78.0	77.6

註：前表及本表根據國定稅則委員會所擬物價指數以1926年=100。

10. 一九三五年主要工業生產指數表

月 份	捲 烟	棉 紡	麵 粉	水 泥	火 柴	總指數
一 月	121.7	124.8	119.5	90.9	89.6	109.1
二 月	93.3	92.6	85.4	95.0	35.8	76.5
三 月	99.4	105.0	122.0	89.6	93.8	102.3
四 月	95.5	120.4	155.5	112.6	111.7	118.6
五 月	82.3	112.7	148.9	111.7	103.2	111.0
六 月	87.7	129.7	154.3	117.9	101.0	116.2
七 月	55.7	79.1	122.2	77.6	43.9	71.9
八 月	71.5	91.1	151.9	80.1	51.8	84.4
九 月	83.8	99.2	149.9	83.9	66.5	93.8
十 月	97.9	110.5	138.7	90.8	83.3	102.0
十 一 月	109.1	119.0	114.5	104.3	101.6	110.5
十 二 月	114.7	113.6	100.9	47.0	97.4	107.3
全年平均	92.8	107.8	129.5	91.8	81.6	100.3

註：本表根據中央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製，1933年=100。1935年十二月份水泥項下，因唐山啓新之生產未列入，故數字驟減，故是月總指數係除去水泥後之平均數。

11. 最近五年來在華中日英三國紗廠比較表

廠	數	紗		綿		布		機
		數	占全國%	數	占全國%	數	占全國%	
華	1931年	82	2,383,474	56.97	70,420	26.95	15,918	49.82
	1932年	84	2,465,304	56.65	113,338	32.82	17,829	48.84
	1933年	89	2,637,413	57.19	135,860	33.25	19,081	48.23
	1934年	92	2,742,754	57.97	143,042	32.47	20,926	48.85
	1935年	96	2,807,391	56.68	144,045	32.53	22,567	45.85
日	1931年	45	1,630,433	38.98	190,844	73.05	13,554	42.42
	1932年	41	1,715,792	39.43	232,236	67.20	15,983	43.79
	1933年	41	1,790,748	38.84	272,700	66.75	17,592	44.46
	1934年	41	1,803,484	38.12	294,692	66.91	19,017	44.40
	1935年	44	1,946,532	39.29	296,092	66.86	21,606	44.86
英	1931年	3	169,228	4.05	—	—	2,480	7.76
	1932年	3	170,610	3.92	—	—	2,691	7.37
	1933年	3	183,196	3.97	—	—	2,891	7.31
	1934年	3	184,908	3.91	2,720	0.62	2,891	6.75
	1935年	4	199,908	4.03	2,720	0.61	3,991	8.28
計	1931年	130	4,183,138	100.00	261,264	100.00	31,592	100.00
	1932年	128	4,351,706	100.00	345,574	100.00	36,503	100.00
	1933年	133	4,611,357	100.00	408,560	100.00	39,554	100.00
	1934年	136	4,731,146	100.00	440,454	100.00	42,834	100.00
	1935年	144	4,953,831	100.00	442,857	100.00	48,164	100.00

註：本表根據蔣迪先：民國廿四年棉業之回顧。

12. 1932—1935年全國紗業操業狀況表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上半期	下半期	上半期	下半期	上半期	下半期	上半期	下半期
開工總數	4,285,528	4,493,303	4,584,730	4,640,206	4,678,272	4,777,092	4,809,559	4,952,826
停工總數	2,358,360	657,790	2,696,022	1,119,334	1,224,267	963,683	1,344,986	1,366,273
平均停工總點 半年間總數	1,376	2,039	630	1,775	1,583	1,598	1,757	2,443
停工週數	5.80	2.26	2.33	3.16	3.89	2.44	3.72	5.08

註：本表根據華商紗廠聯合會列年來調查報告。

13. 1930—1935年上海洋莊絲市平均價升降表

	高等廠經	上等廠經	中等廠經	廠經八三勻度	上等魯四	中等川經	上等天經
	13/15條份	13/15條份	13/15條份	20/22條份	13/15條份	13/15條份	八 兩
1930年	1,728 元	1,578 元	1,484 元	1,438 元	1,404 元	1,329 元	605 元
1931年	1,639 元	1,477 元	1,355 元	1,311 元	1,314 元	1,238 元	539 元
1932年	1,117 元	1,024 元	937 元	876 元	955 元	872 元	419 元
1933年	959 元	853 元	785 元	738 元	772 元	732 元	396 元
1934年	623 元	573 元	526 元	503 元	527 元	480 元	298 元
1935年	647 元	617 元	576 元	551 元	527 元	508 元	281 元

註：本表根據中國銀行經濟研究室

15. 1912—1934年中國煤礦生產量表

年份	產煤量
1912年	8,987,862
1913年	12,799,771
1914年	14,102,339
1915年	13,416,666
1916年	15,902,616
1917年	16,902,260
1918年	18,339,502
1919年	20,051,513
1920年	21,259,610
1921年	20,459,411
1922年	21,097,420
1923年	24,552,029
1924年	25,768,875
1925年	24,255,042
1926年	23,040,119
1927年	24,172,009
1928年	25,091,740
1929年	25,437,480
1930年	26,036,564
1931年	27,214,673
1932年	18,665,000
1933年	19,000,000
1934年	20,000,000

省名	耕地指數——固定基年 (1873=100)		耕地指數——移動基年			普通每年農家所耕種之畝數	荒地佔土地總面積之百分率	可墾荒地佔土地總面積之百分率	可墾荒地佔土地總面積之百分率
	1873	1893 (1873=100)	1893 (1893=100)	1913 (1913=100)	1933 (1913=100)				
察哈爾	100	104	104	108	93	45.0	75.0	57.0	42.75
綏遠	100	95	93	97	95	128.0	34.5	57.1	19.70
夏海	100	100	102	102	97	39.5	53.3	21.7	11.57
綏西	100	169	175	104	116	39.0	18.0	43.0	7.74
山西	100	116	117	100	101	38.5	17.8	15.8	2.81
西北	100	98	95	96	96	38.4	19.7	23.0	4.53
北東	100	103	110	106	101	41.5	13.8	27.7	3.82
蘇北	100	98	100	103	98	31.6	12.0	26.2	3.14
蘇東	100	103	105	102	94	29.3	16.9	36.9	6.24
安徽	100	101	102	101	108	21.1	12.2	20.0	2.44
湖北	100	106	107	101	100	27.6	12.0	34.8	4.18
四川	100	99	117	118	99	35.5	11.5	26.3	3.02
湖南	100	104	109	105	118	17.8	17.8	39.2	6.98
江西	100	102	104	102	106	20.8	16.7	22.9	3.82
浙江	100	111	133	120	99	13.3	20.0	50.0	10.00
雲南	100	115	121	105	108	14.0	21.0	33.0	6.93
貴州	100	88	89	101	98	18.9	22.5	50.9	11.45
湖北	100	88	89	94	97	21.1	17.9	50.9	11.45
湖南	100	99	93	71	97	15.2	9.8	19.5	5.10
浙江	100	102	73	96	107	15.6	20.8	46.7	1.91
福建	100	96	92	96	87	15.6	20.8	46.7	1.91
廣東	100	101	101	100	101	13.7	16.2	48.5	7.86
廣西	100	105	117	111	105	12.9	17.2	17.9	3.08
計*	100	101	101	100	100	30.2	19.1	33.3	6.36

* 總計行內之耕地指數，係由各時期之二十二省耕地面積總數計算而得。

10畝以下		10-20畝	20-30畝	30-50畝	50畝以上
各組經營面積之農家百分率					
察哈爾	14.3	18.5	16.1	28.4	22.7
遼寧	4.6	5.2	10.3	21.6	58.3
魯	15.6	13.6	11.0	32.2	27.6
青	20.8	22.4	16.6	27.2	13.0
甘肅	21.6	18.2	15.5	25.8	18.9
陝西	24.8	19.9	15.9	25.7	13.7
山西	18.4	18.6	16.5	28.1	18.4
河北	26.4	23.1	18.0	22.9	9.6
山東	39.3	23.4	14.9	16.4	6.0
江蘇	40.5	31.2	11.9	11.3	5.1
安徽	35.3	27.6	14.2	14.4	8.5
河南	29.3	23.2	17.1	20.8	9.6
湖北	49.9	33.9	8.9	5.1	2.2
四川	39.2	33.6	14.2	8.5	4.5
雲南	58.0	29.7	6.8	3.4	2.1
貴州	49.7	30.8	11.0	5.5	3.0
湖南	48.4	33.7	10.2	5.2	2.5
江西	47.2	33.5	10.7	5.2	3.4
浙江	53.5	31.4	8.4	4.7	2.0
福建	62.2	25.7	6.1	4.0	2.0
廣東	62.1	26.5	6.5	3.1	1.8
廣西	63.0	23.9	7.5	3.7	1.9
加權平均	35.8	25.2	14.2	16.5	8.3

17. 中國各省農家土地經營面積分配概況(農情報告三卷四期)

18. 三種租額折合之比較及其佔地價之百分率

(見農情報告三卷六期)

省名	每畝之普通租額 (元)			普通水旱地之平均價格(元)	總租額	總租額	總租額	分租	分租	分租
	普通租	總租	分租							

陝甘	0.8	1.2	1.5	1.9	27.4	2.9	4.4	12.0	—	6.9
陝西	2.4	2.0	3.0	3.0	23.8	10.1	13.0	12.6	6.2	12.6
山西	1.8	1.8	1.8	1.8	29.0	6.2	5.9	6.2	5.9	6.2
河北	3.0	3.0	3.3	3.3	40.8	7.3	7.6	8.1	8.1	8.1
山東	4.7	3.8	5.5	6.1	29.3	16.0	18.8	20.8	20.8	20.8
江蘇	3.8	3.4	5.6	5.6	43.7	8.7	7.8	12.8	12.8	12.8
安徽	3.1	3.1	5.4	5.4	33.0	9.4	9.4	16.4	16.4	16.4
河南	2.9	4.4	2.5	2.5	41.2	8.3	6.8	13.6	13.6	13.6
湖北	3.4	2.8	8.3	8.3	49.1	11.4	14.5	16.9	16.9	16.9
四川	5.6	7.1	7.6	7.6	45.3	13.9	16.6	16.8	16.8	16.8
雲南	6.3	7.5	4.5	4.5	37.2	6.2	13.4	12.1	12.1	12.1
貴州	2.3	5.0	7.2	7.2	25.3	17.4	17.4	28.5	28.5	28.5
湖南	4.4	4.4	6.7	6.7	18.2	19.2	18.1	36.8	36.8	36.8
江西	3.5	3.3	5.9	5.9	44.7	9.6	10.3	1.2	1.2	1.2
浙江	4.3	4.6	6.0	6.0	28.6	17.8	19.9	21.0	21.0	21.0
福建	5.1	5.7	6.1	6.1	39.5	17.0	19.0	15.4	15.4	15.4
廣東	6.7	7.5	6.5	6.5	—	—	—	—	—	—
廣西	4.7	6.6	4.6	4.6	—	—	—	—	—	—
總計	3.6	4.2	4.6	4.6	32.6	11.0	12.9	14.1	14.1	14.1

20. 上海對外匯價表

時間	倫	敦	組	約	巴	黎	漢	堡	孟	買	爪	哇	香	港	新	加	坡	日	米
1922	2	5.056	53.133	662.574	759.607	185.919	172.198	134.446	—	98.020	101.039	112.267							
1923	2	3.332	51.371	871.903	563.131	172.198	168.080	140.127	101.246	99.363	100.750	208.109							
1924	2	4.584	52.480	1,076.292	—	154.483	137.796	121.224	97.466	101.246	103.238	126.835							
1925	2	3.320	54.822	1,205.368	—	154.483	137.796	121.224	97.466	101.246	103.238	126.835							
1926	2	1.578	50.390	1,582.218	204.172	137.796	122.597	110.909	92.669	91.254	87.069	135.724							
1927	2	10.030	44.677	1,136.527	—	122.597	125.888	114.130	92.159	92.254	79.000	98.938							
1928	1	10.695	46.137	1,170.261	193.296	125.888	114.406	103.394	88.869	92.159	81.133	89.544							
1929	1	8.524	41.508	1,060.853	174.337	82.855	82.855	74.316	88.604	88.869	73.358	59.680							
1930	1	2.789	29.850	762.339	93.638	66.722	66.722	55.045	92.290	92.003	52.742	45.215							
1931	1	0.004	22.243	565.377	90.504	81.381	81.381	53.327	92.003	90.139	52.716	76.081							
1932	1	2.766	21.487	547.600	86.199	81.924	81.924	50.608	88.076	88.139	52.951	100.909							
1933	1	2.824	26.109	521.817	85.349	88.965	88.965	49.762	88.076	88.076	57.121	113.408							
1934	1	4.100	33.785	514.256	85.349	88.965	88.965	49.762	88.076	88.076	57.121	113.408							
1935	1	4.938	34.508	524.000	85.270	93.430	93.430	50.901	80.350	80.350	60.083	121.140							
一月	1	5.778	36.122	547.300	89.160	97.770	97.770	53.153	81.410	81.410	63.034	126.810							
二月	1	7.085	38.000	573.000	93.270	105.140	105.140	55.685	79.840	79.840	67.875	135.200							
三月	1	7.109	38.505	583.000	94.730	105.330	105.330	56.978	74.050	74.050	67.973	135.510							
四月	1	8.125	40.971	622.000	100.880	110.779	110.779	60.332	69.200	69.200	71.640	132.230							
五月	1	7.620	40.351	610.000	98.980	107.950	107.950	59.076	69.200	69.200	69.929	138.790							
六月	1	6.770	38.755	585.000	95.120	103.410	103.410	56.525	72.360	72.360	67.060	132.590							
七月	1	5.943	36.490	550.000	89.620	97.090	97.090	54.460	71.780	71.780	62.890	124.030							
八月	1	5.630	36.870	559.000	90.840	98.771	98.771	54.302	73.720	73.720	63.977	126.830							
九月	1	5.346	35.481	538.300	87.390	95.567	95.567	52.159	72.500	72.500	61.563	123.410							
十月	1	2.415	29.573	449.000	72.790	79.260	79.260	43.290	78.840	78.840	51.135	102.760							
十一月	1	2.375	29.500	447.000	72.680	79.100	79.100	43.250	88.850	88.850	51.000	102.510							

至慶 中國銀行 經理 啟

21. 英美金銀市價指數及金銀比價統計表

時 期	倫 敦				組 約			
	金 價	銀 價	金銀比價	金 價	銀 價	金銀比價		
	金一盎司 合便士數	銀一盎司 合便士數	指 數	金一盎司 合美金數	銀一盎司 合美金數	指 數		
1931	1,110.23	14.6020	59.7	20.67	100.0	0.290	71.3	
1932	1,416.82	17.8400	73.0	20.67	100.0	0.283	73.0	
1933	1,498.40	18.2150	74.5	27.18	131.5	0.346	78.6	
1934	1,651.85	21.2253	86.8	34.94	169.0	0.480	72.8	
Nov.	1,673.46	24.2572	99.2	35.00	169.3	0.513	64.5	
Dec.	1,687.44	24.4037	99.8	35.00	169.3	0.514	64.3	
1935								
一月	1,701.56	24.5841	100.5	35.00	169.3	0.544	64.3	
二月	1,712.79	24.8177	101.5	35.00	169.3	0.546	64.1	
三月	1,760.61	27.3798	112.0	35.00	169.3	0.590	59.3	
四月	1,730.85	30.9864	126.7	35.00	169.3	0.678	51.6	
五月	1,701.12	33.8654	138.5	35.00	169.3	0.744	47.0	
六月	1,695.00	32.3464	124.3	35.00	169.3	0.720	48.6	
七月	1,690.19	30.3889	120.5	35.00	169.3	0.682	51.3	
八月	1,683.00	29.4760	119.6	35.00	169.3	0.664	52.7	
九月	1,691.62	29.2550	119.6	35.00	169.3	0.654	53.5	
十月	1,699.70	29.3681	120.1	35.00	169.3	0.654	53.5	
十一月	1,695.46	29.2837	119.7	35.00	169.3	0.654	53.5	
十二月	1,692.98	25.5625	104.5	35.00	169.3	0.588	59.5	

23. 一九二一年來上海各銀行現銀存底統計表

時期	華商銀行		外商銀行		總計	
	庫存數	%	庫存數	%	庫存數	%
1921	21,313	30.33	48,950	69.67	70,263	100.00
1922	28,781	40.77	41,813	59.23	70,594	100.00
1923	29,991	47.23	33,511	52.77	63,502	100.00
1924	48,019	42.14	65,919	57.86	113,938	100.00
1925	62,233	46.43	71,817	53.57	134,050	100.00
1926	73,494	49.88	73,859	50.12	147,353	100.00
1927	79,342	55.78	62,907	44.22	142,249	100.00
1928	102,760	59.90	68,781	40.10	171,541	100.00
1929	144,196	60.02	96,064	39.93	240,260	100.00
1930	166,293	63.48	95,663	36.52	261,956	100.00
1931	179,305	67.36	86,883	32.64	266,188	100.00
1932	253,289	57.78	185,050	42.22	438,339	100.00
1933	271,786	49.65	275,660	50.35	547,446	100.00
1934	280,325	83.68	54,672	16.32	334,997	100.00
1935	294,983	88.03	40,097	11.97	335,080	100.00
1936	289,657	86.80	44,043	13.20	333,700	100.00
1937	275,571	85.00	48,628	15.00	324,199	100.00
1938	282,577	83.93	54,093	16.07	336,670	100.00
1939	290,165	85.11	50,773	14.89	340,943	100.00
1940	295,959	86.82	44,914	13.18	340,873	100.00
1941	300,065	88.59	38,648	11.41	338,713	100.00
1942	288,399	87.77	40,184	12.23	328,583	100.00
1943	293,351	87.30	42,662	12.70	336,013	100.00
1944	293,529	87.77	40,884	12.23	334,413	100.00
1945	245,617	85.64	41,198	14.36	286,815	100.00
1946	239,443	86.88	36,159	13.12	275,602	100.00

註：指數以1926年=100。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24. 中中交三行發行額統計表

時期	中央銀行			交通銀行			中國銀行		
	銀元券	指十數	關金券	銀元券	指十數	銀元券	指十數	銀元券	指十數
1928	11,696,762	35.80	—	—	—	111,950,376	85.60	—	—
1929	15,379,862	47.07	—	—	—	131,348,281	100.43	—	—
1930	22,669,228	69.38	—	—	—	127,210,210	97.27	—	—
1931	24,773,349	75.82	250,000.00	30.65	38,000,769	91.28	94.43	123,493,968	94.43
1932	39,145,360	119.81	425,000.00	52.10	38,453,069	92.37	86.31	112,872,084	86.31
1933	70,271,542	215.08	416,715.40	51.08	42,702,869	102.58	93.19	121,878,855	93.19
1934	85,339,300	261.20	3,324.30	45.77	57,883,500	139.04	104.65	136,868,530	104.65
1935	89,059,751	272.58	373,324.70	45.77	56,115,200	134.80	100.60	131,562,652	100.60
月	89,932,353	275.26	373,324.70	45.77	51,029,900	122.58	99.68	130,360,040	99.68
月	92,694,871	283.71	373,324.70	45.77	46,424,300	111.52	88.67	115,957,789	88.67
月	92,031,583	281.68	373,324.70	45.77	44,252,500	106.30	85.37	111,643,369	85.37
月	93,312,819	285.60	373,324.70	45.77	44,280,700	106.30	85.97	112,428,123	85.97
月	98,727,916	302.18	373,324.70	45.77	47,000,300	112.88	87.94	115,005,488	87.94
月	105,718,220	323.57	373,324.70	45.77	46,440,000	111.55	88.46	115,684,791	88.46
月	109,281,278	334.48	373,324.70	45.77	47,575,500	114.28	87.11	115,225,184	87.11
月	117,619,539	360.00	373,324.70	45.77	49,130,000	118.02	87.57	114,531,289	87.57
月	131,246,364	401.71	373,324.70	45.77	54,862,900	131.79	91.34	119,455,496	91.34
月	150,892,914	461.84	586,679.80	71.92	69,810,200	167.69	112.86	147,605,851	112.86
月	176,065,369	538.89	373,324.70	66.62	84,310,600	202.52	134.32	175,667,224	134.32

註：銀元券單位爲元，關金券單位爲海關金單位，指數：1. 銀元券以一九三一年全年平均 = 100，
2. 關金券以一九三一年五月 = 100。

25. 最近上海內國債券及股票指數表

時 期	股票指數 *(二十年七月末日 = 100)			內 國 債 券 指 數 *二十年七月末日 = 100			† 投資利益月息一分 = 100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最高	最低	平均
1928	—	—	—	—	—	—	△89.44	△53.28	△69.62
1929	—	—	—	—	—	—	△96.43	△71.27	△80.95
1930	110.65	88.60	—	106.81	54.70	—	△84.82	△52.82	△68.03
1931	90.89	76.66	—	77.68	49.48	—	△82.90	△28.46	△62.29
1932	76.92	67.23	—	92.86	58.66	—	△64.37	△23.24	△49.05
1933	—	—	—	—	—	—	△92.51	△46.29	△69.56
1934	70.53	59.77	71.37	109.80	80.05	78.30	107.63	—	—
1935	—	—	—	—	—	—	—	—	—
一月	59.77	53.93	59.32	99.87	97.36	98.82	97.66	92.66	95.56
二月	58.16	57.56	57.94	99.57	97.29	98.13	96.62	93.63	95.06
三月	57.56	56.60	56.95	101.90	98.86	100.79	100.20	95.76	97.99
四月	56.96	56.85	56.90	102.74	101.60	102.31	100.82	99.11	100.03
五月	56.87	56.53	56.71	102.97	99.13	102.27	100.95	99.87	99.83
六月	56.53	56.53	56.53	99.50	91.97	95.26	95.64	82.25	88.16
七月	56.62	56.53	56.53	96.55	88.93	92.65	89.82	76.47	82.75
八月	56.55	56.53	56.58	96.04	93.76	95.13	87.88	84.52	86.35
九月	56.98	56.53	58.53	94.93	91.30	93.77	85.93	79.68	84.47
十月	58.19	56.67	56.62	95.37	86.08	90.66	88.81	71.63	77.81
十一月	57.51	57.01	57.41	110.44	93.10	102.80	110.95	80.91	97.94
十二月	57.01	57.01	57.26	109.57	103.08	106.44	109.54	89.85	103.40

註。*根據新豐洋行投資月報，†根據新華銀行報告，△係每月最高最低平均數之平均。

26. 倫敦證券市場中國外債債票市價表

日期	關稅		債券		賠款		債券		鹽稅		債券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1930	89.00	77.00	69.50	55.00	81.00	67.00	54.00	28.00	65.50	42.50	35.50	20.00
1931	90.50	72.00	70.50	65.50	89.29	71.00	52.00	33.50	70.00	46.00	31.50	10.20
1932	98.50	77.00	78.50	63.50	110.50	77.50	47.50	33.00	76.00	52.00	26.30	11.16
1933	102.50	94.00	90.75	69.00	108.75	77.00	66.00	37.00	91.00	60.00	35.00	18.24
1934	103.25	100.38	98.75	88.25	98.25	80.00	86.50	31.00	99.00	69.00	47.00	28.50
1935	104.75	103.00	99.00	97.75	99.75	98.00	90.25	67.00	99.50	97.75	49.50	47.00
一月	105.00	104.25	99.75	98.50	99.50	98.50	89.10	85.50	99.75	99.00	48.25	46.50
二月	103.75	100.00	99.00	96.50	101.25	96.50	89.50	88.25	99.75	99.00	47.00	44.00
三月	102.00	100.00	98.25	95.75	96.75	95.00	89.75	85.50	99.00	97.00	47.50	44.00
四月	102.75	102.00	97.75	96.50	97.63	95.50	86.50	85.75	99.00	97.25	48.50	47.27
五月	102.75	101.00	98.75	93.00	93.00	93.00	86.25	76.00	99.50	98.00	48.00	40.00
六月	102.50	102.00	93.50	88.50	93.00	90.00	80.50	73.00	99.00	98.00	44.00	38.00
七月	102.50	101.50	91.00	86.00	90.75	90.00	79.50	74.00	99.00	97.00	41.00	35.00
八月	101.50	100.25	89.75	88.50	92.25	90.50	80.75	78.50	100.00	97.00	40.00	39.50
九月	101.75	101.25	92.50	89.75	97.00	93.00	78.50	76.00	100.00	99.00	40.00	38.00
十月	102.25	100.25	93.75	88.50	98.00	93.50	78.75	72.50	99.50	96.00	47.00	39.50
十一月	102.25	101.25	91.00	88.50	97.75	94.00	74.00	71.50	96.00	96.00	46.00	42.00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時 期	鐵 路										債 券			
	京滬路		滬杭甬路		津浦路		津浦綫		北甯路		隴海路		清道路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1930	63.00	42.00	78.00	68.00	35.10	20.26	30.10	20	79.00	67.00	25.75	9.00	—	—
1931	60.00	35.40	83.00	63.00	30.35	5.15	24.29	5.15	82.00	64.00	19.50	8.50	13.18	8.13
1932	43.48	27.50	78.83	65.50	27.32	5.10	25.30	5.10	90.00	65.00	15.19	5.10	8.13	5.10
1933	55.00	30.45	94.00	60.70	27.32	12.22	23.28	12.17	—	—	—	—	—	—
1934	80.50	55.00	100.25	93.00	38.42	20.25	28.50	17.22	100.50	94.50	19.00	11.00	32.00	20.00
1935	82.05	77.75	101.00	100.50	36.03	32.00	31.50	28.50	100.50	100.00	19.25	16.00	35.75	24.00
一 月	83.25	82.00	101.00	100.50	36.00	34.00	31.00	29.00	100.50	98.25	19.38	18.50	34.25	32.50
二 月	83.75	81.00	101.00	100.50	34.50	32.00	29.00	26.50	99.75	98.75	19.25	17.50	34.50	30.00
三 月	86.75	81.00	101.00	100.50	32.00	30.00	27.00	26.00	99.50	99.50	17.50	16.50	31.00	30.00
四 月	86.75	86.00	102.00	101.00	31.00	30.50	27.00	27.00	99.50	99.50	19.00	17.50	31.00	30.00
五 月	84.50	74.50	102.00	102.00	31.00	27.00	27.00	23.00	99.50	99.50	19.00	18.25	15.50	31.00
六 月	80.00	69.00	—	—	—	—	—	—	99.50	99.50	18.00	15.50	31.00	30.00
七 月	68.00	65.00	—	—	—	—	—	—	99.50	99.50	15.50	13.00	29.00	25.00
八 月	71.75	67.50	—	—	—	—	—	—	97.50	97.00	15.50	13.00	29.00	25.00
九 月	71.00	68.00	—	—	—	—	—	—	97.50	97.00	15.50	13.00	29.00	25.00
十 月	75.50	69.50	—	—	—	—	—	—	97.50	97.00	15.50	13.00	29.00	25.00
十一 月	70.00	68.00	—	—	—	—	—	—	93.00	93.00	19.00	12.00	30.00	27.00
十二 月	—	—	—	—	—	—	—	—	93.00	91.50	19.00	18.00	28.00	28.00

註：(1) 數字依據：路選社及新豐洋行報告

(2) 計算方法：本表各項債券除標有記號者外，各債券之票面額皆為英鎊一百鎊。

(3) * 該項債券，係每張券十鎊，每張值美金五十元，此項市價係每張債券一全張，(即值美金五百元)值英鎊數之市價。

27. 歷年國家預算歲入歲出對照表(單位元)

年 度	入			出		
	經 常 門	臨 時 門	經 臨 合 計	經 常 門	臨 時 門	經 臨 合 計
民國二年度	318,165,553	239,130,592	557,296,145	423,684,122	218,552,954	642,236,876
民國三年度	351,064,812	31,436,376	382,501,188	254,922,955	102,101,075	357,024,030
民國五年度	426,383,086	45,741,609	472,124,695	285,942,286	185,577,150	471,519,436
民國八年度	409,838,001	80,581,785	490,419,786	271,289,207	224,473,681	495,762,888
民國十四年度	442,202,929	18,440,811	461,643,740	421,146,607	213,215,350	634,361,957
民國二十年度	708,352,865	184,982,208	893,335,073	868,919,492	24,415,581	893,335,073
民國二十一年度	—	—	621,707,350	—	—	788,346,637
民國二十二年度	—	—	680,415,589	—	—	828,921,964

註：本表係自二十四年申報年經。

28. 一九三四年度及一九三五年度中央財政預算表

附錄 中國經濟之統計資料

歲入之部		歲出之部	
1935年度 總計	%	1934年度 總計	%
關稅	341,361,000	382,814,000	41.70
鹽稅	184,219,000	190,354,000	20.73
菸酒稅	22,349,000	23,105,000	2.52
印花稅	12,000,000	12,884,000	1.40
統稅	113,298,000	116,960,000	12.74
礦稅	3,873,000	2,724,000	.30
交易所稅, 交易稅	1,950,000	100,000	.01
所得稅	5,000,000	1,600,000	.17
銀行稅	1,600,000	1,600,000	.60
國有財產收入	8,847,000	5,545,000	2.32
國有事業收入	20,855,000	21,304,000	1.36
國家行政收入	10,931,000	12,517,000	.91
國有營業收入	40,269,000	8,349,000	5.47
債券收入	70,000,000	50,000,000	7.2
協款收入	3,768,000	6,583,000	9.00
其他收入	116,832,000	83,265,000	100.00
總計	957,154,000	918,111,000	
移務	5,871,000	5,721,000	.62
國稅	12,578,000	12,788,000	1.39
內稅	4,371,000	4,535,000	.50
外稅	9,401,000	8,826,000	.74
財政	66,011,000	68,192,000	3.68
會計	37,222,000	33,819,000	3.92
文書	2,835,000	2,964,000	.45
實業	4,389,000	4,134,000	.57
交通	4,929,000	5,150,000	.62
建設	1,724,000	1,435,000	.16
補助	36,375,000	25,989,000	3.92
軍費	101,980,000	82,560,000	8.99
撫恤	4,936,000	3,762,000	0.41
債務	321,000,000	362,991,000	36.27
有價證券	274,803,000	257,530,000	28.05
營業	60,971,000	50,318,000	5.48
資本	7,766,000	7,343,000	.80
支出	957,154,000	918,211,000	100.00

29. 最近三年中國有鐵道營業收支比較

營業收支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一月至七月
營業里程	7,236	7,318	7,318
營業進款	148,352	158,314	97,049
客運	60,793	60,466	35,634
貨運	81,612	90,965	57,205
其他	5,947	6,883	4,209
營業用款	106,106	107,652	62,631
總務	28,390	28,981	14,596
車務	14,857	15,359	9,074
運務	20,890	21,414	12,565
機務	22,039	22,662	13,776
工務	19,880	18,652	12,320
其他	50	585	300
營業百分比比例	71.52%	68.00%	64.53%

30. 中國有鐵道商品運輸比較(單位千)

品別	噸			進			款			延噸公里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礦產品	13,692	15,832	25,243	29,904	2,070,850	2,708,627						
農產品	3,498	4,783	19,098	24,378	838,749	1,124,346						
工藝品	2,891	3,112	17,389	19,047	657,473	694,062						
其他	870	950	5,088	5,603	167,735	189,848						
共計	20,951	24,677	66,819	78,932	3,734,808	4,746,883						

31. 全國公路年別統計

年	份	通車公里數	增加公里數
十	年	1,185	—
十	一	8,000	6,815
十	二	13,611	5,611
十	三	16,000	2,389
十	四	23,303	7,303
十	五	25,111	2,808
十	六	29,170	3,059
十	七	30,550	1,380
十	八	34,444	3,894
十	九	46,666	12,222
二	十	66,111	19,445
二	十	80,899	14,788
二	十	98,161	17,262
二	十	107,591	9,430
二	十	128,550	20,909

註：鐵路協會統計。

32. 全國公路省別統計

省別	路綫總公里	已通車公里	建築中公里	計劃公里
江蘇	7,581	3,769	3,043	764
浙江	4,746	3,122	342	1,283
安徽	6,326	4,208	185	1,933
江西	9,916	4,652	1,181	4,083
湖北	5,776	3,240	1,028	1,508
湖南	8,114	2,076	422	5,616
河南	5,491	3,064	646	1,781
福建	6,044	3,263	553	2,223
四川	4,868	3,096	—	1,772
雲南	6,241	1,368	1,459	3,414
貴州	2,130	1,330	800	—
廣東	17,587	11,244	144	6,199
廣西	5,261	4,685	—	576
山東	5,788	5,424	364	—
河北	3,127	2,037	—	1,090
山西	3,414	2,060	—	1,354
陝西	2,594	1,044	1,250	300
察哈爾	3,632	3,632	—	—
綏遠	2,570	2,046	—	524
寧夏	1,693	1,698	—	—
甘肅	7,807	7,207	600	—
青海	2,944	1,619	323	1,002
新疆	7,973	7,973	—	—
西康	903	575	—	328
外蒙古	5,632	3,779	—	1,253
西藏	5,764	926	—	4,838
東北四省	7,333	3,419	1,474	2,445
總計	150,665	92,555	13,819	44,291

註：本表由經委會統計，因材料來源不同，故異。

33. 最近三年全國進出口商輪國別統計

國別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噸	隻	噸	隻	噸	隻
美國	5,298	5,026	5,406,637	4,450	4,786,478	4,450
英國	47,574	48,738	58,866,763	48,477	60,112,641	41,955,285
法國	158	95,772	41,151,397	104,450	1,419,983	9,610
德國	93,878	541	1,439,401	567	1,565,787	2,729,661
日本	518	—	—	4	1,565,787	103,426
蘇俄	2	—	—	—	2,729,661	808,752
荷蘭	945	890	1,561,662	976	1,565,787	21,919,100
比利時	535	537	2,342,949	635	2,729,661	2,441,438
丹麥	10	8	23,748	36	103,426	4,564,336
瑞典	879	727	756,164	852	808,752	65,492
挪威	12,863	13,045	20,139,115	15,652	21,919,100	966,730
希臘	702	660	2,527,128	663	2,441,438	438,038
西班牙	2,879	2,040	4,474,949	2,143	4,564,336	62,436
葡萄牙	25	16	59,426	18	65,492	29,644
印度	5,285	4,905	1,133,268	3,926	966,730	—
爪哇	128	138	517,284	116	438,038	—
荷屬東印度	46	38	68,598	32	62,436	—
暹羅	—	2	5,444	8	29,644	—
其他	—	—	—	—	—	—
共計	171,725	173,083	140,473,933	183,005	143,978,837	—

美比英荷中丹但芬法德希義日和瑞巴葡瑞蘇其
 國時國利國參淨國國盟利本囉威馬牙典聯他
 國利國參淨國國盟利本囉威馬牙典聯他

天保